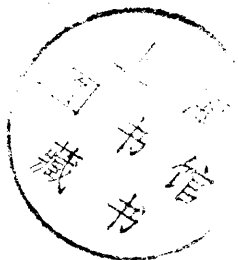


幽默詩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86448



~~1555382~~

## 編者自序

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消遣簡直也不容易。一年多以前，我既以消遣爲目的，編成了幽默筆記，當時隨口許了一個願，說關於詩詞曲聯話的，都不放入那本書中，以便另編幽默詩話等書。誰知此後我翻翻弄弄，過不了多久，果然又厭倦起來，又覺得無聊了。而且時世越來越緊，勉強求生存，已是很難了，那裏來的心緒，再說消遣。一天到晚，除了不得不闔眼睡眠之外，不是忙忙碌碌，頭昏腦脹，臂痛手痠，挑起人生的擔子，埋頭向着墳墓跑去，便是一有片刻的空閒，「呆打孩」——抵着牙兒慢慢的想，「走也懶，坐也懶，吃飯也懶，甚至連大小便都懶，懶，懶，說不出的懶，說不出的厭倦，便是說不出的無聊，再編書編詩話編幽默詩話嚇，這還了得！有這種閒情逸致麼！罷了，算了，再也不用提了……我有了這個心思，便聽由一些書本子，在原来的地方擱着，秋毫無犯，不管牠們一天落上多少塵土，一晚飄上多少烟灰，準備着牠們就此葬送了。如是者好久好久。我既不做這件事，也不做別的同性質的事，假使空了，就只是懶着，懶得好像在暖洋洋的冬日之下，就要一大塊一大塊融化下來的一個雪鑄大阿福。可以稱得奇懶無比。不知在那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半鐘，由孩子們喊着起來吃中飯的口號之下，我居然從牀上慢慢地坐了起來。向牀邊桌子上拿眼鏡的時候，似乎看見眼鏡底下放着一張邊幅不修的紙片，上面好像還寫着幾個花花綠綠的字。我戴上眼鏡之後，就取來一看，原來是這樣的四句：「並非落魄貪杯酒，更不猖狂愛吟詩，今日懶從牀裏起，這回丟盡老面皮。」哈，原來是我的妻子和我開玩笑。我就遙遙的請她下樓來（因爲我懶得爬樓梯，一直是睡在樓下的），問她什麼意思。她說，這是我代替你編的幽默詩話呢。你早就對人家許願，要編這書了，現在半途而廢，在這星期日，睡到這時才起來，不是丟盡老面皮麼？我說，人生貴適意耳。我要怎樣便怎樣，那願得到別人。她說，即使你不必顧到別人，你又幾會適意來！你空了只是懶着，睡着，我看你更是無聊了。

還不如找件事消遣消遣。而且你既已在各種消遣之中揀定了編書，還不如就此編下去的好。而編書編到了幽默詩話，也不妨繼續的幽默下去，在其中哼唧唧，尋些苦趣的好。我說，你看，我不是太忙麼？何曾有些空來在熱天，每晚七點鐘便須到一個地方去，寫一些「敬啓者」「意阿戰爭」之類，連得傍晚時的網球也打不盡。與在冬天，每晚雖然可以安居衙堂裏，不必出去，但又不能不在夜飯碗放了之後，硬將A B C D變成——J I，一直到十二點敲過才罷手。星期日吃力得爬也爬不起來，連得足球場也沒有氣力去趕，去擠，去喊叫。網球足球本來是我的嗜好，已到了這個地步，其他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雖不至於我如浮雲，總有些望望然而去之之感。她說得啦，不用多說啦，我還有什麼不曉得麼。這樣罷，我來幫幫你，與不與我？我說，你既如此一再勸進，又是自告奮勇，真叫我誠惶誠恐，不勝感激之至。那末我就依然將牠編下去罷。我便起來，將那些書本子，拂拭了一會，還了牠們的本來面目。隨手找了一本，給了妻子說，你就去找找看，有無可用的材料。我剛剛措好面，坐下來喝開水的時候，她就走過來，指着一處對我說，這條可用麼？不過有屈你些。我說，什麼就接過來從她所指的地方一看，是……：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嫁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我笑了，我說，幸虧我不麻而無胡，至多是不麻之胡。不然，真正太辱沒你這菩薩了。她披披嘴說，哼，還逞強呢，區區一本書，編了這麼久，還不算「麻胡」麼？（披「麻胡」雖古來確有其人，也如本篇作麻面而有鬚髭的人解，但其另一意義，卻就是現代通行的「媽虎」二字的原音。）我除了笑笑之外，一時竟沒有說話。從此以後，我便打起幽默精神，幹此幽默盛事。於今我得了妻子的幫忙，總算編好了。看來天下大勢，由盛而衰，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物極必反，幽默的氣數已到，不久之間，一定又會有什麼東西，出來奉天承運，在出版界中稱孤道寡的好。在我早已無此幽默雅興，用不着如喪考妣的痛悼牠。更用不着再發什麼別的幽默宏願了。在這裏，我叫一聲再會罷，幽默。



# 凡例

- 一 本書共分四部份：一，幽默詩話；二，幽默詞話；三，幽默曲話；四，幽默聯話。
- 一 本書所有材料，除直接採自各種詩詞曲聯話之幽默文字外，並旁及古今各種筆記，抉擇其性質相同者。
- 一 本書取材標準：
  - (一) 意趣談諧，而又富有雋永之味，能引起美感者。時行笑話書上之打油詩以及猥褻詩詞不錄。
  - (二) 務須有話，單篇幽默詩詞曲聯不錄。
  - (三) 凡原書非詩詞曲聯話或筆記者，不錄。
- 一 所錄各篇，俱都注明出處（其有注出子史名目者，亦自其他筆記中轉錄而來，並非直接錄自該子史）。
- 一 同一故事，出處不同，詳略互見者，並列以資參證。
- 一 卷末附有本書用書提要，以供參考。
- 一 本書編者能力有限，遺珠尚多，尚望海內賢達，與以增補。
- 一 本書與幽默筆記爲姊妹作，意味相同，材料各異，併而讀之，當有相得益彰之妙。

# 分類目次 (以筆畫多少爲序)

|    |    |     |         |    |     |
|----|----|-----|---------|----|-----|
| 一  | 文字 | 一   | 一六      | 倡優 | 一三  |
| 二  | 天時 | 二   | 一七      | 貧富 | 二三  |
| 三  | 夫婦 | 四   | 一八      | 婢僕 | 二六  |
| 四  | 幻異 | 八   | 一九      | 動物 | 二九  |
| 五  | 生死 | 九   | 二〇      | 植物 | 三五  |
| 六  | 地理 | 一三  | 二一      | 飲食 | 三九  |
| 七  | 行遊 | 一七  | 二二      | 慶弔 | 五四  |
| 八  | 技能 | 二八  | 二三      | 器用 | 五八  |
| 九  | 官政 | 三七  | 二四      | 親族 | 六五  |
| 一〇 | 姓名 | 五一  | 二五      | 癖習 | 七二  |
| 一一 | 科第 | 五八  | 二六      | 雜類 | 八三  |
| 一二 | 品藻 | 六三  | 二七      | 釋道 | 九八  |
| 一三 | 建築 | 一〇三 | 二八      | 體容 | 一〇九 |
| 一四 | 師友 | 一〇四 | 附錄 (詞話) |    |     |
| 一五 | 起居 | 一一〇 | 一       | 天時 | 一二一 |

|    |         |     |
|----|---------|-----|
| 二  | 夫婦…………… | 二二三 |
| 三  | 行遊…………… | 二二四 |
| 四  | 官政…………… | 二二八 |
| 五  | 技能…………… | 二三〇 |
| 六  | 姓名…………… | 二三三 |
| 七  | 品藻…………… | 二三五 |
| 八  | 倡優…………… | 二三八 |
| 九  | 婢僕…………… | 二四五 |
| 一〇 | 慶弔…………… | 二四八 |
| 一一 | 器用…………… | 二四九 |
| 一二 | 釋道…………… | 二五〇 |
| 一三 | 雜類…………… | 二五一 |
|    | (曲話)    |     |
| 一  | 品藻…………… | 二五五 |
| 二  | 官政…………… | 二五八 |
|    | (聯話)    |     |
| 一  | 天時…………… | 二六三 |
| 二  | 夫婦…………… | 二六四 |

|    |         |     |
|----|---------|-----|
| 三  | 地理…………… | 二六六 |
| 四  | 行遊…………… | 二六七 |
| 五  | 姓名…………… | 二六八 |
| 六  | 官政…………… | 二七六 |
| 七  | 師友…………… | 二七九 |
| 八  | 科第…………… | 二八一 |
| 九  | 建築…………… | 二八二 |
| 一〇 | 倡優…………… | 二八四 |
| 一一 | 動植…………… | 二八五 |
| 一二 | 飲食…………… | 二八七 |
| 一三 | 慶弔…………… | 二八九 |
| 一四 | 親族…………… | 二九〇 |
| 一五 | 器用…………… | 二九二 |
| 一六 | 癖習…………… | 二九三 |
| 一七 | 雜類…………… | 二九四 |
| 一八 | 釋道…………… | 二九九 |
| 一九 | 體容…………… | 三〇〇 |

一 文字

題壁詩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驗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去水也，水旁去為法字。女戴笠為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寇盜為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楓窗小牘）

僧似鰲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堅不必解說。彼音奴來切者，三足鰲也。徐浩詩『法士多瓌能』，卻在來字韻押，乃是僧似鰲爾。（道山清話）

亞字謎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記與，亦有深意。（青箱雜記）

鐵鷄

僧會郭師孔，少嘗與芳洲同硯席。及芳洲自翰林歸，以鐵鷄為賀禮，而誤書鐵為線。芳洲改示之，僧會謝以一絕云：『泉絲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鷄用線縫，不是獻芹將鄙意，肯教一字化愚蒙。』（蹇齋瑣綴錄）

哥字

哥字最俗，不入詩文。惟唐時張元一主司郎中，詠靜樂縣公主云：『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其時武懿宗短醜，而其妹甚長，人呼妹為大哥公主。與則天並行，則天命元一朝之，故云爾也。此外白香山詩，有『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者，楊汝士小名，居易則楊之妹婿也。元世祖稱其臣董文炳為『董大哥』，亦奇。（隨園詩話）

## 二 天時

影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道山清話）

中秋天陰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卻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我公多惠愛，卻回秋色作春陰。」真所謂翻手作雲也。（茗溪漁隱叢話）

絃管吹月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君適無命，既

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石林詩話）

詠日月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于此詩矣。又竊聞上徵時，客有詠初日詩句，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卽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于言，規模宏遠矣。（庚溪詩話）

崔巨倫

崔辯子景儁，景儁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

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崔辯傳）

### 些子兒

太祖夜幸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盧請韻曰：『些子兒。』其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春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後山詩話）

### 月與日

月與日並明，皆天子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嫦娥之說，吟謔嘲弄，極其褻狎。至云：『一二三，蛾眉天上安，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吹劍錄）

### 碧翁翁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清異錄）

### 天子請客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

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錢氏私誌）

### 雪詩

梅窗小史云：益都趙秉忠狀元及第，青州府縣公宴，值大雪，聯吟道曰：『剪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麵糊糊了青州府。』左右皆匿笑。（寄園寄所寄）

中秋詩

倪元璐丁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爲人所哂。（棗林雜俎）

元絳

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歌詩，願內翰訪求之。』元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略曰：『豈意詩仙來鳳沼，爲傳賈客過鷄林。』卽其事也。（東軒筆錄）

祈雨

神文時京師旱，上閱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爲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靈雨。』石齊老說。（塵史）

雨

壬午春迎變淮上，雨久不止。錢文端公戲尹相國云：『閣下變理陰陽，只變陰而不變陽何也！』按西清詩話，載宋時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久旱得雨，雨復不止。琪苦之，戲沈曰：『可謂「變成三日雨。」』沈應聲曰：『調得一城泥。』（隨園詩話）

賀節

清波雜志載元祐間新正賀節，有士持門狀，遣僕代往到門，其人出迎，僕云已脫籠矣。諺云脫籠者，詐閃也。溫公聞之，笑曰：『不誠之事，原不可爲。』及前朝文衡山拜年詩曰：『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可見賀節投虛帖，宋朝不可，明朝不以爲非，世風不古，亦因年代而遞降焉。（隨園詩話）

三 夫 婦

朱滔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

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本事詩）

### 懼內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槃荼。安有人不畏鳩槃荼？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栳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本事詩）

### 張又新

張又新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鄰相之女，有

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蘭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本事詩）

### 鄰夫

有覩鄰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爲詩曰：『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荼。』（笑言）



陳季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爲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茗溪漁隱叢話）

奉職

有張獻圖者，應舉久不第，好嘲戲，以王年推恩，得三班奉職，以詩寄其妻云：「吾今爲奉職，子莫怨鸞孤。」（滬水燕談錄）

賀誕子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十歲，誕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今閣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侯鯖錄）

斷送老頭皮

眞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

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而止。」（侯鯖錄）

妻送夫詩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眞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更休落魄貪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東坡志林）

三姓門生

子金壇相國（敏生）當權時，凡詞林文士，無不奔競其門。有某探花者，人愚闇，爭慕時趨，命其妻拜于妾某爲母，情誼甚密。及于公死，梁瑤峯秉樞柄，某又令其妻拜梁爲義父，饋以珊瑚明珠。紀曉嵐參政時，作詩譏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楣新吏部，淒涼池館舊中堂。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爲

郎。百八牟尼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某慚惡謝病歸。及嘉慶己未，朱文正公內召，某復匍匐其門，覲顏求進。時又有疊前韻者，有「人前惟說朱師傅，馬後跟隨戴侍郎」之句，時謂之「三姓門生」云。」（嘯亭雜錄）

### 崔氏

崔氏有詞翰，結縵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大笑爲樂。（誠齋雜記）

###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柏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於俚鄙耳。至若閩人王少白，有作卽爲衆所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腳」之類最多，好事者故爲鏤板，書價一旦踴躍，貿者如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劫也。（甲乙剩言）

### 未冠

同治乙丑縣試，有七句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子以詩嘲之曰：「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頗有風趣，可資譚柄，故錄之。（對山書屋墨錄）

### 曾子宣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老學菴筆記）

### 白紙詩

士人郭暉，因寄安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窗下啓緘封，盡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雋永錄）

### 徐淵子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警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籃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蟾蚌。與烏螺，知它放幾多？有一物是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

無奈得它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而歸。（談藪）

垂楊

紹興辛己冬，女真犯順，米忠信夜於淮南劫寨，得一箱篋，乃是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軍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於樞密行府僚屬方圖仲處，親見一紙，別無他語，止詩一篇：『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契丹。』（軒渠錄）

巧妻拙夫

余自幼聞姨母章氏，嫁非其偶，時誦『巧妻常伴拙夫眠』之句，不知何人所作。後閱謝在杭集，方知故是謝詩，其詞曰：『癡漢偏騎駿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隨園詩話）

娶妾

龍文候補粵西，家無擔石，而家信來詭云：『娶妾。』雅宜答以詩云：『郎君新得意，志氣入雲驕，未置黃金屋，先謀貯阿嬌。』蓋揶揄之也。香宜知余采其詩入詩話，以詩謝云：『有志紅窗學詠詩，絳帷深幸侍良師，微名

也許登詩話，榮似兒夫及第時，』戲香亭也。雅宜名楨，香宜名蕙。（隨園詩話）

莫下流

杭州多閨秀，有張夫人者，美而賢。郎主喜狎邪，張不能禁，而慮其染惡疾也，規以詩云：『此去湖山汗漫遊，紅橋白社更青樓，攀花折柳尋常事，只管風流莫下流。』（隨園詩話）

依樣畫葫蘆

京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隣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詔曰：『幸攜此婦來，不然縲矣。』計其妻遷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之日。既而此婦不樂居農家，復隨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後其夫蹤跡至京城，欲訟李，李以婦已他去，無佐證，堅不肯承。聞里有扶乩者，衆曰：『盍質於仙？』仙判詩曰：『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須一笑，分明依樣畫葫蘆。』其夫默然徑返兩邑接壤，有知此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隨園詩話）

四 幻異

### 弓腰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返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諾臯記）

### 燈下怪人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諾臯記）

### 淮南王廟

余長子渝嘗爲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劉仁瞻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爲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人爲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瞻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塵史）

### 背癢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五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李觀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痒何！』（臨漢隱居詩話）

## 五 生死

### 崔泰之

唐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朝野僉載）

### 天嶠遊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

然悉爲邱隴，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字，但云『天嬌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鷄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雲溪友議）

王禹玉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嗒嗒佞齷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爲戲，獨作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宜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七十六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茗溪漁隱叢話）

生女

王中建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游必舉，連生二女，作湯餅，王必與席。至於三，慚不招客。王贈詩曰：『數年生女必相邀，今度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瓦，弄來弄去弄成窰。』（談藪）

卻伯溫

卻伯溫子文，康節先生子也，才而有文，爲陝西宜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鈐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數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預。後十餘年，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而李君已死。適值其妻生辰，命子姪宴子文書舍，遣舊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愴宿昔，卽席作詞，末章云：『翻翻繡袖上紅裯，舞姬猶是舊精神，坐中莫怪無歡意，我與將軍是故人。』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詞，情緒作惡，難復行酒，卽容別日款會。』子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憮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卽傳於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不記姓氏）答曰：『此乃李家作調笑者。』（過庭錄）

陳用中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荐之者，止就部註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向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

耳。(竹坡詩話)

### 郭功父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父曰：『余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予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歲！』(竹坡詩話)

### 梅聖俞

梅聖俞之卒也，予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選，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謫。不數日，欽聖暴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司馬溫公詩話)

### 夏貴

至元丙子春，淮西閻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

元己卯薨，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三朝野史)

### 不遇

武帝見顏駟，麗眉皓首，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老矣，老於爲郎。』此事尤著，竊怪老杜屢傷爲郎白首，每稱馮唐而罕及駟。愚謂駟生既不遇三君，身後復不遇老杜，可笑也。(碧溪詩話)

### 春夢婆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爲『春夢婆』。坡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情老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換扇事。(侯鯖錄)

### 宋齊丘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

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本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個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夢溪筆談）

### 瓦窰

翟永齡滑稽多端，天池季父嘗記之矣。近聞無錫鄒氏有字光大者，連年生女，俱召翟燕飲，翟作詩戲之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窰。』（說聽）

### 稱翁

歐陽中丞重江西廬陵人，巡撫雲南，不給軍糧，爲衆奏聞，奪職歸，過公館驛遞中，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有無名子書二絕於其書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聞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

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卻想齊名就充老，世間安有四句翁？』（先君過貴陽某驛，見此詩於廳壁上，近考廬陵謫滌號醉翁，年四十作詩者未知也。然中丞之竊比文宗，誠可謂）（說聽）

### 無愁

長沙太守陳焱，陝西人，與余在蘇州花宴甚歡。口號云：『此地若教行樂死，他生亦不帶愁來。』未二年，竟卒。然他生無愁，亦可知矣。（隨園詩話）

### 挽詩

庚戌冬，余有感於相士壽終七六之言，戲作生挽詩，招同人和之。不料壬子春，竟有傳余已故者，信至蘇州，徐朗齋孝廉邀王西林、林遠峯諸人，爲位以哭。見挽云：『名滿人間六十年，忽聞騎鶴上青天，騷壇痛失袁臨汝，仙界爭迎葛稚川，著作自垂青史後，彭殤早悟黑頭先，望風不敢吞聲哭，但祝遲郎繼後賢。』余讀之笑曰：『昔范蜀公誤哭東坡，有淚無詩；今諸君誤哭隨園，有詩無淚，然而淚盡數行，詩留千古矣。』（隨園詩話）

## 土饅頭

古語云：『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謂墳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餚。』更警動！（兩般秋雨菴隨筆）

## 六 地理

### 杜若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勅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南部新書）

### 芳洲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之。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雄州司法，度支郎免官。（嘉話錄）

### 洞庭湖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注湘邊，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黎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爲桑田，於斯驗矣。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首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己公堅請，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北夢瑣言）

### 潭銖

眞娘者，葬吳宮之側，行客賦詩多矣。銖書一絕，題者遂止。詩曰：『武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唐詩紀事）

### 方池

遜齋閑覽云：西頭供奉官錢昭度，嘗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卻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寥凝有詠白鷗詩云：『滿汀鷗』



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茗溪漁隱叢話）

### 同州看華山

同華人氣不相下。華里中有詩嘲同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又云：『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鷄。』張芸叟出守是州，取里語以己語足成二絕云：『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我到左逢今幾月，何嘗得見華山顏。』『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鷄，誰料浮休癡處士，下車先看牡丹花。』又爲跋其略曰：『華人嘲同，亦已甚矣。余至是，適多風霾，未識仙人掌面目，而庭中牡丹盛開，與詩語異矣。豈世間事反覆顛倒，皆如是耶？』遂爲廉訪摺奏之，謂語涉譏訕，尋降秩，罷郡。（五總志）

### 汴梁風土

汴梁爲宋東京，士人遊宦者，少得清暇，以遂宴賞之樂。當時有『賣花擔上觀桃李，拍酒樓前聽管絃』之句。伴讀黃體方續之云：『雨後淤泥填紫陌，風前塵土障青天。』蓋街道無溝渠，又不用磚石墊，遇雨則行潦縱橫，而地迫黃河，風起則塵沙蔽日，不可開目。嘗集體仁

門體方戲語同列云：『此謂「東華軟紅塵」也。』（歸田詩話）

### 三高亭

吳江三高亭，祠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或題一詩於上云：『人謂吳癡信不虛，追崇越相果何如？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自後過者閣筆。（歸田詩話）

### 三高祠

三高祠在吳江長橋南，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大司馬東曹掾張翰，唐贈右補闕陸龜蒙，國朝著於祀典。齊東野語載宋人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卻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近讀僧善住三高祠詩，范蠡云：『越國謀臣吳國讎，如何廟食此江頭。扁舟載得蛾眉後，卻作三江汗漫遊。』其見亦同。毘陵謝應芳嘗上書行省，欲去蠡像，會世變，弗果。洪武間，吳江人陶振子昌，亦著論辯之。（南濠詩話）

### 高唐

予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爲監察御史，予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句見謔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殺楚襄王。』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澠水燕談錄）

### 使契丹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閑。匹裂小木罍，以色綾木爲之，如黃漆。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狍子而脆。（夢溪筆談）

### 高塘館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閣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台。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差參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南部新書）

### 蠡口

吳門蠡口，瀕大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獬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庚溪詩話）

### 皖公山

元宗失江北，遷南都，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爲罷酒。（李家明傳）

### 里程圖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古杭雜記）

### 方池詩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粗有詩名，曾作咏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卻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所謂一』

局黑全輸也。」（墨客揮犀）

詩地相肖

范仲闡（文光）在金陵嘗云：「鐘聲獨宜著蘇州。」用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如云：「聚寶門外報恩寺，豈非笑柄？」予與陳伯璣（允衡）論此，因舉古今人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烟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卽不宜。若云「白日澹蘇州，」或云「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池北偶談）

一錢

王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一錢。」（中吳紀聞）

宅旁地

宋楊尙書玘，致仕歸，舊宅爲鄰里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

上舍光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尙書燾，住宅旁地爲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兩般秋雨菴隨筆）

往莫愁湖

康節先生，有三不出之戒：謂風不出，雨不出，大寒暑不出也。余七十後，惟暑不出，過中秋裁出，此定例也。今年八月八日，太守松雲李公，新修莫愁湖，成，招余往飲，且云：「能爲莫愁破例否？」余答云：「老僧入定，聞鈿鈿聲，便要破戒，況莫愁乎？」卽往赴之。適王顧亭太守見訪不值，追至湖上，口號以贈云：「似鏡湖光一葉橫，白頭遙認是先生，盧家尙具神通力，竟把閒雲引出城。」（隨園詩話）

郎當

蜀道有郎當驛，卽明皇雨中聞鈴聲處。予丙子歲過之，題詩驛壁云：「金雞賜帳事披猖，河朔從茲不屬唐，卻使青驛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三郎郎當，黃

旒綽對明皇語也。(香祖筆記)

## 七 行遊

蠻語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蝦隅躍清池。」桓問：「蝦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蝦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世說新語)

結今身緣

開元中，頒賜邊軍續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本事詩)

宋之問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岩峽，龍宮隱寂寥。」

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

「試吟上聯。」卽吟與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逾麗。

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

剝水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

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本事詩)

格輔元

唐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被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詠之曰：「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渾。眼瘦呈近店，睡響徹遙林。捋囊將舊識，掣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御史臺記)

石抱忠

石抱忠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同知選。抱

忠素非靜慎。劉奇久著清平，詢古通婚名族，將分鈐，時人語曰：『有錢石下好，無錢劉下好，士大夫張下好。』斯言果徵。復與許子儒同知選，劉奇獨以公清稱。抱忠師範子儒，頗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時人又爲之語曰：『碩學師劉子儒，生用與言。』抱忠後與奇同棄市，選人或爲擯抑者，後爲語曰：『今年柿子併遭霜，爲語石榴須早摘。』抱忠在始平，嘗爲諧詩曰：『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約橋頭逢長史，樞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箇參軍鵝鴨行。』（御史臺記）

閑看華山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卻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撫言）

盧發

中書令白敏中鎮荆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第，莫向尊

前氣色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樣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撫言）

裴慶餘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遊江，舟子刺船，誤以篙竹灑水，濕奴人衣，蔚爲之色變。餘遽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蛾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灑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謔命讖者傳之。（撫言）

凝素學王軒

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荳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瑤，扶石笋，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旣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紗溪，日夕長吟，屢題詩於石，寂爾無之，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

烏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凝素學王軒』（雲溪支議）

### 楊玄翼

唐咸通中，楊玄翼怒舉子車服太盛，欲令騎驢。時有詩曰：『今年詔下盡騎驢，紫軸緋氈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盧氏雜記）

### 李敬玄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尙書沒蕃，着韉不來，狼狽而走。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卻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鬪，總由曹新婦。』（朝野僉載）

### 任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己，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幽閒鼓吹）

### 周顛

唐處士周顛，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歡飲，而昧於令章，筵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鬪月高，唯有紅粧迴舞手，似持雙刃向猿獠。』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迴鶻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猿。』（抒情詩）

### 公麻淚

鄭緊刺盧江，將去，別郡人云：『唯有兩行公麻淚，一時灑向渡頭風。』其滑稽類此。（唐詩紀事）

### 劉禹錫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再遊元都，觀絕句，並序云：『余正元二十一年，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無復一樹，維免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落』

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唐詩紀事）

秀才行吟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云：「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曰：「賢莫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惕而退。（非夢瑣言）

王介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荆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蒼波。」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速赴任。」（茗溪漁隱叢話）

舉子犯夜

西清詩話云：曼卿官册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

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卒長問之，曰：「昨夕里閨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爲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口占絕句詩調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茗溪漁隱叢話）

擣柏油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源。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飢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柏油。一老下碓，詢所從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爲學正任滿，往求解由。老人笑曰：「汝自討解由，我自擣柏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隣曰：「此何人也？」隣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傅觀詩訖，命坐曰：「子真悟者耶？」卽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癯，長往不返者，巔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噓耳。（山

房隨筆

戴石屏奇對

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歸田詩話）

作鬧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同一作共）』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曾晏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恁地作鬧。』（臨漢隱居詩話）

趙楊二公

趙翰林周臣為學士，楊之美為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

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為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為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一云併驛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為何事。啓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半夜碑轟薦福雷。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為笑談。（歸潛志）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家園，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石監簿存中，有園亭在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間云：『范周來謁石存



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烏龍。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於上云：『自古輕儒執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爲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頗嬖士，嘗於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遣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嘗權舟訪邨子高於崑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崑，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百里雲。桂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聞。不將此境憑張益，三百年來屬老文。』（中吳紀聞）

鯨背吟集

僕粗涉詩書，薄遊山水。偶託跡於胄科，未忘情於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觀千艘之漕餉，勢若龍驤；受半載之奔波，名如蝸角。碧漢迢遙，一似浮槎於天上；銀濤洶湧，幾番戰慄於船中。今將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詩一首。詩尾聯以古句，蓋滑稽也。非敢稱於格律，然而風檣之下，柁樓之上，舉酒酌月，亦可

與梢人黃帽郎，同發一笑云爾。至元辛卯中秋，蘇台吟人朱晞顏世名序。（朱晞顏卽宋翠寒也）

茅亭數戶日燒鹽，一角荒城浸海尖。憶似揚州二三月，春光十里捲珠簾。（鹽城縣）

拔釘張篷豈暫停，爲貪薄利故輕生。幾宵風雨舡頭坐，不脫蓑衣臥月明。（梢水）

輕蓑方解盡無遺，風挾雙篷水面飛。卻被沙頭漁父笑，滿船空載月明歸。（海船）

崖倚波濤頂接空，黃鶯游處樹成叢。莫言山上人稀少，多少樓台烟雨中。（鶯游山）

金烏搖上浪如堆，萬象分明海色開。遙望扶桑岸頭近，小舟撐出柳陰來。（日出）

東溟雲氣接蓬萊，徐福樓船此際開。應是秦王望消息，采芝何處未歸來。（東洋）

彭月懷沙小更肥，團臍風味頗相宜。菊花新酒何辜負，正是橙黃橘綠時。（彭月）

海味新來數得漁，梢人收拾日登盤。錢唐江上親曾見，賣得風流別一般。（海味）

萬斛龍驤一葉輕，逆風寸步不能行。如今閣在沙灘上，  
野渡無人舟自橫。（接沙）

羣飛獨宿水中央，逐浪隨波羽半傷。莫去西湖花裏睡，  
菱荷翻雨打鴛鴦。（海鷗）

不知飢飽只思眠，無病清流口角涎。自笑先生獨醒者，  
長留一甕在頭邊。（吐船）

遠望渾如兩乳同，近前方信兩高峯。端相不似雞頭肉，  
莫遣三郎解抹胸。（乳島）

積沙成島浸蒼空，古廟龍妃石崦東。亦有游人曾記到，  
去年今日此門中。（沙門島）

從來見說海無邊，四際雲濤碧洞天。昨夜神仙山下過，  
笙歌引至畫堂前。（神山）

萊州洋內浪頭高，釘鐵千尋繫不牢。傳與海神休恣意，  
二三升水作波濤。（萊州洋）

海上千山與萬洲，誰知風土屬何州。年年六月糧船過，  
不上靈岩卽虎丘。（海邊山）

九日灘頭不可移，九灘一霎尙嫌遲。何須頻問程多少，  
路上行人口是碑。（水程）

萬艦同艖在海心，一時相離不知音。夜來欲問平安信，  
明日蘆花何處尋。（尋艖）

千斤鐵釘繫船頭，萬丈波中得挽留。想見夜深拋擲處，  
驚魚錯認月沉鉤。（拋釘）

前艖去速後艖忙，暗裏尋艖認火光。何處笙歌歸棹晚，  
高燒銀燭照紅粧。（出火）

潮信遲留風力慳，落篷少歇浪中間。慇懃爲向梢人道，  
又得浮生半日閒。（落篷）

棹篷回艖放還收，歇側安身不自由。祇恐前村無處宿，  
斜風細雨轉船頭。（掉艖）

夜颼顛狂浪捲天，深洋多少走風船。一宵行盡波濤險，  
只在蘆花淺水邊。（走風）

浪靜船遲共一艖，櫓聲齊起響連空。要將檀板輕輕和，  
又被風吹別調中。（棹歌）

吞天高浪雪成堆，搖蕩驚心眼怕開。深謝波神費工力，  
幾回風雨送將來。（大浪）

遼陽別是個乾坤，東望瀾漫遠浪奔。問道錦州何處去，  
牧童遙指杏花村。（遼陽）

探水行船逐步尋，忽逢沙淺卽驚心，蓬萊近處更難徧，

揚子江頭浪最深。（探淺）

海波鹽苦帶流沙，馬上清泉味最佳，莫笑行人不風韻，

一甌春水自煎茶。（討水）

海樹年深成大材，一時斧伐作薪來，山人指點長松說，

盡是劉郎去後栽。（採薪）

劍鬣如山海面浮，巨腮噓浪勢吞舟，叮嚀大客尋竿餌，

稚子敲針作釣鈞。（海魚）

高麗遼陽各問津，半洋分路可傷神，風帆相別東西去，

君向瀟湘我向秦。（分船）

直沽風月可消愁，標格燕山第一流，細問名花何處出，

揚州十里小紅樓。（直沽）

乘興風波萬里遊，清如王子泛扁舟，早知鯨背推敲險，

悔不來時只跨牛。（自題）

予第錄予海中詩，成此帙，因命名曰鯨背吟，又序於前，

姑記一時風波之興，詩云：『善戲謔兮』者也，識者幸

勿誚諸。

雙柑斗酒

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雲仙雜記）

魏野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卽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青箱雜記）

陳輔之

陳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不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聞見近錄）

張文懿

張文懿旣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曾身到鳳池來。』監門官卽以詩進，仁宗遣中使錫以酒餼問勞。（聞見近錄）

膽似天

夔峽道山，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竹坡詩話）

錢文禧

天聖中，錢文禧留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集衆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禧戲爲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驢肉，復曰：『廳前捉到須依法，合內盛來定付廚。』（春明退朝錄）

吳廷楨

吳太史（廷楨）爲諸生時，以詩鳴世，宋漫堂尙書喜之。聖祖南巡，嘗迎駕於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吳中才子也。』上因命扶上御舟，當面御試，以『聖駕巡幸』爲題，限江韻。吳應聲曰：『龍舟彩鷁動旗幢，聖主巡方至越邦。』上問侍臣曰：『舟至何處？』對曰：『已至吳江。』公乃續曰：『民瘼關心忘處所，侍臣傳語到吳江。』

上笑曰：『卽景生情，真才子也。』因欽賜舉人。（嘯亭雜錄）

韓琦

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郵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復修故事，羣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上爲之笑。（續詩話）

林外

林外字豈鹿，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譎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座，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償酒直卽藏去。酒且盡，復出之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

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南劍黯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旁驛壁曰：『千古傳名黯淡灘，十船過去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我何！』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齊東野語）

借紙筆

秦少游所賦涪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機盤，然少游即筆書於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機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獨醒雜志）

不誇張

樂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低松卻飛蓋，爲聞山鳥輟鳴驕。』若俗士正務

以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公意！（碧溪詩話）

殺風景

前輩戲語，以『郊外呵喝，月下燭籠』，皆謂之殺風景。介甫戲示穎叔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蓋用此也。（碧溪詩話）

半江水

唐晉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因歎曰：『台州有人！』予聞之，王古直云：（麓堂詩話）

放寬些

太祖常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帝爲政尙嚴猛，故以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翦勝野聞）

不稅愁

長洲陸世明，俊才藻思，聲稱藉甚。舉於鄉，赴省試，下第

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爲商，令納稅。陸卽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急迎入，款贈甚厚。（說聽）

### 詩帖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邕鄆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寫詩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諍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書，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喃廝羅新歸附，摩氈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闢，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故有摩

氈王宣慶之謔。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概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諺，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補筆談）

### 蕊仙

余泛舟橫塘，有踏搖娘蕊仙者，素矜身分，隔窗對語，不肯進艙侍飲，而頗知文墨。客許重贈纏頭，拒而不受。少頃月出矣，蕊仙持扇求詩，余戲題云：『橫塘宵泛酒如淮，十里桃花四面開；只恨錦帆竿上月，夜深不肯下艙來。』蕊仙一笑進艙。（隨園詩話）

### 山轎

蘇州昇山轎者最狡猾，遊冶少年多與錢，則遇彼姝之車，故意相撞，或小停頓。商寶意先生有詩云：『直得輿夫爭道立，翻因小住飽看花。』虎邱山坡五十餘級，婦女坐轎下山，心怯其墜，往往倒擡而行。鮑步江竹枝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隨園詩話）

### 過李白樓

錢香樹先生爲侍讀時，出都泊濟寧，立船頭爲霜所滑，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不死。笑謂賓客曰：『吾聞墜

水死者必有鬼物憑之，倘昨夜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明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游。』（隨園詩話）

### 梅花

嘗聞梅花觀題壁詩云：『紅帽吟兮黑帽哈，風流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詩雖鄙俚，可以愧花間喝道之輩。（桐陰清話）

### 趙秋谷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防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讎，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些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故云。（茶餘客話）

### 新會訪仙

東坡聞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鑊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星兩乳烏，朝朝擔飯去尋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爲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甄志。（兩般秋雨菴隨筆）

## 八技能

### 銀工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過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一撲氈羹（羊也）數十根，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事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南楚新聞）

### 楊帝誅薛道衡

楊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鸞泥」否？』（隋唐嘉話）

### 楊帝誅王胄

楊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

意緣「復能作此語耶」(隋唐嘉話)

姜侍郎

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朝野僉載)

歐陽詢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啓顏錄)

朱冲

酒徒朱冲嘲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鸞台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祐時爲堰官也。(雲溪友議)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崔詹事廉問，表荐於朝。先試之使廩，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

十首，援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回廳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七千餘言。時路巖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巖大怒，亟命奉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璘與李羣玉相遇嶽麓寺。羣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略不佇思，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欄葉散野人頭。」羣玉遂屈。崔詹事遺璘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作中單襜褕衣之。(唐詩紀事)

詩愈瘡

詩話云：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瘡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章燭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唐詩紀事)

周復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



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唐語林）

畢誠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者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唐語林）

柳芳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相戲耳，此君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一遍皆能記。（唐語林）

盃注詩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爲奸邪。及稍進用，即啓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幣，

不可勝紀。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盃注者，獻藝於庭。丁顧語夏曰：『古無咏盃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卽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王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東軒筆錄）

喜欲狂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卽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按後云澤民，不識枇杷子，此處疑脫民字，否則澤字澤民也）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歸潛志）

集句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始爲集句，多者至數十韻，往往對

儻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以爲貴也。其後多有效之者。孔毅甫嘗集句贈東坡。東坡戲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茗溪漁隱叢話）

### 畫竹

東坡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材！』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因答其詩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

何曾敵籀龍，料得清貧饑太守，涓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茗溪漁隱叢話）

### 集句

東皐雜錄云：荆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尼入寺，使蔡天啓集句嘲之云：『不住薰爐煥好香，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詠百行池魚云：『門前流水清鄰鄰，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去，慎勿近前丞相嗔。』（茗溪漁隱叢話）

### 葉祖義

東皐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茗溪漁隱叢話）

### 鄭板橋筆榜

字畫素潤，古人所有。板橋筆榜小卷，蓋自書畫潤筆例也；見之友人處，其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壹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

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爲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屬書謝客板橋鄭燮。』（鷗陂漁話）

劉孺

劉孺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尙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雜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劉孺傳）

臧盾

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

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蕭介傳）

王敬則

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尙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王敬則傳）

畫工

唐人詩：『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竟以於花卉上粧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詩云：『上宮春色四時在，』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邪！（捫蝨新話）

不能詩

元祐初，滕章敏帥定武時，耿晞道南仲爲教授。偶燕集郡僚，章敏席間作詩，坐客皆和，獨晞道辭云：『某以經義過省，不習爲詩。』章敏之壻何洵直，滑稽名世，忽云：

「熙寧中，裕陵後苑射弓，而殿帥林廣云：『不能』」上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闔坐大笑。（揮麈餘話）

### 翟欽甫

翟欽甫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籟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茆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台獨自行。』衆始知爲欽甫，愧謝，延之上坐。（楮記室）

### 隋煬帝

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己上，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西墅記譚）

### 藥名詩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

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乾』之類，極爲膾炙。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沈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青箱雜記）

###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蓼花洲間錄）

### 吳偉

江夏吳偉，號小仙，以畫名世，武宗賜號曰：『畫狀元。』當其童時，鬻於人家爲伴讀。年七歲，纔入塾，便伸紙作

小畫一幅，題其額曰：『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塾師見之大奇，然則偉亦天授，非人力也。（雪濤詩評）

集句

王荆公暮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逾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慳偷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壽之。鑿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偃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後山詩話）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說詩解人頤。蓋言其於講說，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謂『兜不上下頤。』卽

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人喜甚，解頤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人脫頤。』信非戲語也。（齊東野語）

書畫

陳獻章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獻題其柱云：『烏音人多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又杭之陳秋鴻，標於座曰：『人來求文字，難推不會得。無物潤枯腸，似覺沒氣力。』又有劉士亨，大書門曰：『老年賣詩爲業，求者當求善價。』卒無一人能承其意者。至慈谿馮損之，乃曰：『老去精神真勉強，閒來文字莫思量。』其意竟宛而可取。然終一掛榜，便自壞了。果手段服人，人自跡至，何俟招呼哉。（簷曝偶談）

畫像

蔣思賢暨子某，以畫像名吳下。暇日，父子交相畫，其貌皆不肖。里人作詩誚之云：『父傳子神傳不像，子寫父真寫不真。至親骨肉尙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說

聽)

押韻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蚊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箇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名氏也。(南濠詩話)

英雄欺人

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清健有風致，如下第詩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送羅應魁曰：『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假髻曲等篇，皆爲時所傳誦。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大字勝小字。予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麓堂詩話)

邵半江

邵文敬善書工碁，詩亦有新意，如『江流白如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爲『邵半江』。間變蘇書，予亦以蘇書答之，跋云：『戲效東曹新體。』邵誤以爲效其詩，作依字韻詩抵予，首句曰：『東曹新體古來稀。』予又戲次其韻曰：『東曹

新體古來稀，此意茫然失所歸。字擬坡書聊共戲，詩於崑法敢相譏。休誇驀裊才無敵，未必葫蘆樣可依。卻問茗場諸國手，向來門下幾傳衣。』因相與大笑而罷。(麓堂詩話)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蒙，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蒙以酸字爲韻，令賦梅花詩，謁者輒應聲云：『影搖溪脚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爲傳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款其人而厚贈之。(學圃餘力)

戒燒丹詩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風月堂雜識)

而今跳出圈圈外

山陰童二樹，以畫梅著稱於世，嘗題云：『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老。』童嘗應道試，方入場，隸搜其身，恐有懷挾也，卽

拂袖歸曰：『朝廷竟以盜賊待士子乎！』自是遂絕意進取，此卽所謂跳出圈圈外也。（清稗類鈔）

詩學

褚文淵言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椀，闊步搖擺，書味盎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卽謔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資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褒又一體也。（明齋小識）

揀瘦人醫

諸史：一醫治肥漢死，人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爲我抬柩至墓所。』醫率妻子往役，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云：『丈夫爲事累連妻，』長子云：『可耐尸肥抬不動，』次子云：『如今只揀瘦人醫。』（堅瓠集）

急就篇句法

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鴉鳴鷹鷂雉鴝鷄，駢駟駱驪駟駟』等句，予旣載之池北偶談，近又得五

言數句。韓詩：『蚌螺魚鱉蟲，』盧仝：『鰻鱧鮎鯉鱈，鵝鷓鷃鳧。』蔡襄：『弓刀甲盾弩，筋皮毛骨羽。』然此種句法，間作七言可耳，五言卽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香祖筆記）

和詩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長十年，爲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尙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僉從，爲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尙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尙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徧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須用美人兵，莫向牀頭笑曳兵』之句，蓋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諧謔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穫稻歸，飲於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後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盍早歸乎？』余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嬾桃』

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末首云：『知公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隨園詩話）

### 菜榜劉蕢

吾鄉倪春巖司馬（廷謨）有吏才，兩宰桐城，謳歌載道，詩亦清新拔俗，尹文端公督兩江時，最爲賞識。尹公晚年，好平章肴饌之事，封篆餘閒，命余遍嘗諸當事羹湯，開單密薦。余因得終日醉飽，頗有所稱引，惟子春巖治具之日，攢眉不薦，蓋春巖但知靡費金錢，而平素不曾訓迪庖人故也。春巖知之，作書與余，末署『菜榜劉蕢』四字，余爲大笑。今年來金陵，讀隨園詩話，喟曰：『何獨無我，豈詩榜亦作劉蕢乎？』余因索其從前呈獻尹公之詩，云都已遺失，惟抄近作數首見寄。余讀之，嘆曰：『此護世城中美膳也，加人一等矣！』余年過六十，屢次戒詩，而屢有吟詠，因自號『詩中馮婦』，『正可對』菜榜劉蕢』聞者輒然。（隨園詩話）

### 能文

余少時自負能古文，而苦無題目，娶窻室多不愜意，故

集中有句云：『論文頗似昇平將，娶妾常如下第人。』不料晚年，四方索文者如麻，不勝其苦，故又有句云：『徵銘索序兼題跋，忙殺人間冷應酬。』（隨園詩話）

### 李鐵拐

有醫者，扇上畫李鐵拐，求劉霞裳題，劉調之曰：『星冠霞佩踏雲行，足跛猶嫌路不平，修到神仙無妙藥，世間何處覓醫生？』（隨園詩話）

## 九 官政

###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已，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平時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椎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杖決，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卽宜放卻。』先知於



是手面無色。(朝野僉載)

王熊

唐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人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獺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錢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朝野僉載)

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卽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趙謙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以爲奇句。(賓談錄)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武宗朝爲相，勢傾朝野。及罪譴，爲人作詩曰：『蒿棘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

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目視具僚亡七著，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背有餘波達鬼村。』又云：『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驪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鷄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盧氏雜說)

中宗

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朱紱未還。嘗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似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卽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誥，信足跳梁上壁竈。倚翻燈脂汚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貓兒相賞。』中宗亦以緋魚賜之。(本事詩)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冰朝陽。』

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巒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者矣。（雲溪友議）

### 王上客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唐語林）

### 張敬忠

先天中，王上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唐詩紀事）

### 韋鏗

韋鏗初在憲司，邵昞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卽位，及詔出，昞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昞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一雙獠子著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鏗白肥而短，他日忽於承天門風眩踏地，昞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腳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唐語林）

### 敬後鄭五

鄭瓘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瓘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瓘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

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緊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嘆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鄭繁傳）

### 梅都官

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雪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予爲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茗溪漁隱叢話）

### 用蠟圓

寇業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爲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長奉己。洎又以老儒宿德，聞望

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洎坐字上下疑有脫文）寇視事罷，則整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於省門（伺疑洎字之誤）。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洎，略曰：『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圓用蠟圓。』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草詔，於蠟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其辨誦談笑，橫飛於席間。寇胸中素蘊養畜不發者，盡爲洎藉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於朝，力加荐擢。（玉壺清話）

### 未貼職

楊大年，二十一歲爲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三月後苑曲宴，未貼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曠，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卽召，左右以未貼職爲對，卽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曲宴。（玉壺清話）

### 題廟

王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

錢。』(山居新話)

官府

文潛云：『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傍笑侮。平明坐衙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謂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癡。』等閒戲語，亦有所補。(碧溪詩話)

不了事

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退之和劉使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烟入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碧溪詩話)

官貧

和靖『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觀

岑參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戎昱題李明府壁云：『料錢供客盡，家計到官貧。』雖欲不喜，不得也。(碧溪詩話)

多於鯽

北夢瑣言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如飯飯，措大多如鯽魚。』退之酬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麟。』余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近城人虎雜居，戲爲對云：『圓冠思得多於鯽，刻木唯宜少似彪。』(碧溪詩話)

戲判作

王蜀宋開府(光嗣)僥忝樞衡，紊亂時政。所爲妖媚，下筆縱橫，凡斷國章，多爲戲判。用三軍爲兒戲，將萬機爲詭隨。取笑四方，結怨上下。以至一身受戮，後主遭誅。良由君子退身，闔人執政者也。判行營將士申請裹糧云：『纔請冬賜，又給行裝。漢州咫尺，要甚裹糧。綿州物賤，直到益昌。』又判內庭求事人云：『覓事撮巔吻，勾當須教了，儻若有闕遺，禁君直到老。』又判導江縣申狀封皮上著狀上門府衙：『敕加開府，不是門府。典押

雙眇，令佐單警。量事書罰，勝打十五。令佐盤庚，典押歲取。事了速歸，用脩靡宇。』又判小朝官郭延鈞進識字女子云：『進來便是宮人，狀內猶言女子。應見容止可觀，遂令始制文字。更遣阿母教招，恨不太真相似。且圖親近官家，直向內廷求事。』又判神奇軍背軍官健李紹妻阿鄧乞判改嫁：『淡紅衫子赤輝輝，不抹燕脂不畫眉。夫婿背軍緣甚事，女人別嫁欲何爲？孤兒攜去君爭忍，抵子歸來我不知。若有支持且須守，口中爭著兩張匙。』又判簡州刺史安太尉申院狀希酒場云：『係州收摧安胡，安胡空有髭鬚，所見不遠智解全愚。酒場是（恐有脫字）太后教令問你，還有耳孔也無？』又判內門捉得御廚雜使衙官偷肉云：『斤斤肉是官家物，飽祭喉嚨更將出，不能爲食斬君頭，領送右巡枷見骨。』（鑒戒錄）

周樞使詩

來子儀與周洪道實布衣交。洪道既爲樞使，子儀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欲因問荐之於上，特奏假（原注大臣出門訪親，舊必奏）上問以爲何，

洪道奏上，以訪子儀。上首肯，不復問子儀爲誰。洪道與子儀置酒極歡，道故舊外，示以近詩。子儀盡卷，則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浸以不逮於昔人，以爲向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四朝聞見錄）

張鑄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爲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信州。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坑冶，信州在所提舉，源欲爲鑄發舉狀，移牒令鑄供歷任腳色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腳色，下官蹤跡轉沈埋。』源有慚色。（臨漢隱居詩話）

苗振

苗振，熙寧初，知明州，致仕歸鄞，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載以歸。或言鄞州置田亦多機數而得，是時王逵亦居鄞，作詩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偕，官高祿重富於財。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

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隣叟，草舍茅簷真可  
吟。』伯起振字，東隣逵自謂。是時王荆公秉政，聞此詩，  
遽遣王子韶爲浙路察訪，於明州廉得其實，遂起大獄，  
振竟至削奪。（臨漢隱居詩話）

### 被雞驅

陸起性滑稽，宰吉州廬陵劇邑，訴訟尤多。起既才短，率  
五鼓視事，至夜分猶不能辦。自作一絕題廳壁云：『驅  
雞政府本來無，剛被人呼邑大夫；及至五更侵早起，算  
來卻是被雞驅。』（臨漢隱居詩話）

### 咳嗽兩三聲

杭州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樂處，故退之云：『東吳游  
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楷守杭，會三幕  
客，皆年近七十，其間又有經生，於郡政殊無所補，衆所  
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水紅蓮客，青  
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臨漢隱居詩  
話）

### 老作一兵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

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時盡揀取無遺，號泣怨  
嗟，闔家以爲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難哉！貞祐初，下令  
簽軍，會一時任子爲監軍者，以春赴吏部調數，宰執使  
盡揀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慍，叫號交剋於臺省，又衝宰  
相鹵簿，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  
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未，備潼關黃河，又下令簽  
軍。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  
皆揀之。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  
亦中選爲千戶。至陳州，余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爲千  
戶。自餘不可勝言。既立部曲，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束，物  
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任子爲兵，已失體，況以朝士  
大夫充廝役乎！當是時，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  
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於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  
送之，且寄趙閑閑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  
聯七桂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爲言塵土困王尼。』  
二公覽之，爲一笑。（歸潛志）

### 麻知幾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百

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稅賦，何須雨裏太倉黃。尋思此箇人閒世，畫出人來也著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邪？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納魚。』雖俚語，可以想見時世也。（歸潛志）

聽朝雞

穎上常夷甫處士，以行義爲士大夫所推，近臣屢薦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歐陽公晚治第於穎，久參政柄，將乞身以去，顧未得謝，而思穎之心日切，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後公既還政，而處士被召赴闕，爲天章閣待制，日奉朝請，有輕薄子改公詩以戲之曰：『卻笑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

（澠水燕談錄）

清涼散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

味，上盡鼇頭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繳也。（侯鯖錄）

樂詞口號

楊叔賢郎中異眉州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祇用此一首。』（湘山野錄）

杜祁公

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減死一等，黥流海島，亦不屈。』姚聞之，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羈籠關豪之際，嗣宗因寫二詩於驛壁，有『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窮鱗。』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春晝

眠。』之句，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既而一庸生張（忘其名）亦堂堂人，蝟髯黑面，頂青巾，縑裳，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公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掃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胸中無一物，未幾以賊去任。

（湘山野錄）

### 兜鍪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穎公罷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兜鍪卻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後山詩話）

### 有甚意頭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求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後山詩話）

### 花蓋夫人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蓋夫

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後山詩話）

### 吃厚朴湯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盱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云：『立殘塔下梧桐影，吃盡衙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司馬溫公詩話）

### 神泉令

開寶中，神泉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哈者。得之神泉進士黃鳳時，王禹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



鶴，下處卻尋魚。最爲中的（該聞錄）

賈似道作相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古杭雜記）

雞鳴

自來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有戲效風雅之體，作雞鳴詩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嗒嗒，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於時，鴨鳴於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雞既鳴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豹隱紀談）

罔兩鴨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候雙鳧。」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是帳。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飾詞，頗以爲羞，乃曰：「此作頌兄之美，乃譏兄耳。網卽罔，雙卽兩，鳧卽鴨，其意以爲罔兩鴨也。」

兄怒，命焚之（稗史）

河滿子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做渡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蕭定基爲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旣而貶之。時有語曰：「殿上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碧雲暇錄）

賊詩

閩地越海賊曰鄭廣，後就降，補官。官同強之作詩，廣曰：「不問文官與武官，總一般，衆官是做官了做賊，鄭廣是做賊了做官。」（羣居解頤）

飛稅

樂平彭懶農，福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寧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延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

「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駒陰冗記）

### 州同

張公位趙公志臯，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見聞錄）

### 三班奉職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夢溪筆談）

### 前賢畏後生

漁洋池北偶談：祭酒不三年輒升，丁祭無過四者。高念東侍郎爲祭酒，久不遷，洪文襄戲之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對曰：『無妨，「六丁六甲」』

果三年始升。予在成均四年，升少詹，口占寄高云：『佳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藤陰雜記）

### 御史

明重御史巡方，權傾督撫，統轄文武。士人釋褐即得人，豔稱之。昔有一富人，二壻一爲守備，一尙秀才，富人輕生重備。後備歷副將，生成進士，以御史巡方閱兵，副將披執郊迎，報名入謁，五更稟請開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藤陰雜記）

先天中，王主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台前，忽除膳部員外，微有惋悵。吏部郎中張敬忠嘲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蹭蹬，卻落省垣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南部新書）

### 張鄧公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万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

『赭案當衙並命時，兼葭衰休倚孺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鶴露蹄。』聞者無不大哂。（談淵）

### 庭參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直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續筆談）

### 樂之君子

平湖令劉士瑗，以匠訴冤，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候問，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棗林雜俎）

### 教官狀元

萬歷壬辰狀元，侯官溫正春，由龍谿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棗林雜俎）

### 鄭芝龍

鄭芝龍，少亡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還閩，航海行劫，嘯聚頗衆。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爲長，各約投甌於海，不沒者爲雄。獨鄭芝龍投甌不沒，衆因推戴，常值颶舟覆，及風息，舟之貨俱在。按宋福州鄭廣，以海寇授職，對郡寮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座慚噓，不謂今鄭氏，萬倍於廣也。（棗林雜俎）

### 李際期

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干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棗林雜俎）

### 華容知縣

郁勳，弱冠爲華容令，素戲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

司。忙裏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湧幢小品）

### 改官外出

壬戌年余改官外出，客送詩者，動以王嬌見戲。余因口號云：『琵琶一曲靖邊塵，欲報君王屢顧身；只是內家妝束改，回頭羞見漢宮人。』後十年再入朝，則鳳池諸客都非舊人，又戲吟云：『曉日曛曛玉殿開，春風回首認蓬萊；三千宮女如花貌，都是明妃去後來。』（隨園詩話）

### 作賊作官

宋南末年，士大夫簞簋不飭，有鄭熏者素作賊，以軍功得主簿，衆不禮焉。鄭乃獻詩云：『鄭熏素行本非端，熏有狂言上衆官；衆官作官還作賊，鄭熏作賊還作官。』（隨園詩話）

### 王荆公

王荆公行新法，自知民怨沸騰，乃詠雪云：『勢大直疑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不識仁民意，只望青天萬里開。』祖無擇笑曰：『待到開時，民成溝中瘠矣。』

荆公初召用度支判官不就，修起居注不就，齋冊吏拜而求之，乃逃於廁，授知制誥方起。故有人見其雪詩而刺之云：『不知落得幾多雪，作盡北風無限聲。』又詠泉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余少時讀荆公傳云：『寡識不知周禮，僞好諛忘卻仲尼尊。』（隨園詩話）

### 吃刀

洪稚存以言事獲罪，初擬斬決，親友詣獄哭唁。洪反慰之，口占一絕，末二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朝廷吃一刀。』聞者破涕爲笑。（桐陰清話）

### 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賄通僞尹，署宰華亭，酷刑肢削，民恨入骨。袁海叟作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人皆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買醋過其下，適索斷屍墜，醋鉢碎也。』王婆老謬，謂死者所致，罵曰：『汝只未曾吃惡言司來。』聞者絕倒。（堅瓠集）

曹欽

褚記堂云：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曰：『曹奴曹奴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頭如繫犬，尙書鎖頸似牽羊。萬安稽首稱三叔，恭順當胸戰一場。寄語漢朝食肉者，將何面目見吾皇。』（寄園寄所寄）

獨樹不成林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郡士相與肖像，祀於學宮，與工部尙書戴少望並祀。伯子意不悅，會遷官將行，命取畫像題詩，遂卷藏而去。有士子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鶴林玉露）

十年窗下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餘年，號復累，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歸潛志）

序班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爲之。河間紀象庭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爲此職。有自嘲詩云：『秀才每自歎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褂僧王公。螭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二道紅。更有待官儀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兩般秋雨菴隨筆）

散館改官

余壬子散館後，未引見，戲書一詩，黏齋壁云：『天風吹我下蓬瀛，敢與羣仙證舊盟。好向玉堂稱過客，重煩丹筆注微名。升沈有數人難挽，造化無心事總平。卻笑隨園老居士，落花詩句太關情。』跋其後云：『散館改官，口占一律，同年慎延青毓林見之而笑。及引見後，蒙恩授編修。延青過余齋，喟然長歎。余問何歎，延青曰：『吾歎此一首好詩，將來編集時，竟無從安頓也。』相與大笑。』然余不久卽免官，回首玉堂，真同過客。『天風吹我下蓬瀛』，斯言驗矣。延青今已下世，不及與之追理前說，懷舊悽愴，爲之腹痛。（春在堂隨筆）

青春作伴好還鄉

光緒中葉，山東有尹琅若編修琳基者，官詞館，久不開

坊，悒悒弗自得，乃縱酒自遣。醉輒謾罵座客，以是與其鄉人鄭侍御、溥元、齟齬。鄭遽撫尹陰事劾奏之。人皆不直鄭。旨下，尹、鄭皆休致。是日樞臣述旨既退，竇文靖公整語同列曰：「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兩句，可移贈尹、鄭兩君矣。」（清稗類鈔）

## 一〇 姓名

###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寒，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綴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摭言）

### 四般同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摭言）

### 冬烘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

標曰：「寒峻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摭言）

### 生吞活剝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大唐新語）

### 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撥獮，拙卻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腳向上安。」（啓顏錄）

### 馬王

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爲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減你尾子來，背上負王郎。」（啓顏錄）

### 徐之才

北齊徐子才，封西陽王。時王訢與之，才嘲戲，之才卽嘲

王訢姓曰：『王之爲字，有言則註，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施尾角而成羊。』訢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卽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爲虐，在郕爲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元明，出頸則是无明，減半則是无目，變聲則是無盲。』元明亦無以對。（啓顏錄）

### 皮日休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旣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佾係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卽聞之，因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輕佻，而仁紹亦浮薄矣。（皮日休文集）

### 南卓

子厚在柳州，呂溫嘲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

柳管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卓爲黔南經略使，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初爲拾遺，與崔黯因諫出宰，陸爲支江，卓爲松滋。（唐詩紀事）

### 趙嘏

杜紫微覽趙嘏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爲『趙倚樓』。復有贈嘏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社壇，灞陵鯨海動，翰死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唐詩紀事）

### 白居易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况觀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卽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唐語林）

### 姓翟人

陳雲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燿不成。若

非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山房隨筆）

### 李羅隱

宋彥筠正史有傳，起於行伍，善用鎗，初隸滑州。莊宗有天下，遷禁軍指揮使，從康延孝爲伐蜀先鋒，以戰功授渝州刺史。彥筠多力勇健，走及奔馬，爲小校時，欲立奇功，每見陣敵，於兜牟上鬪爲雙髻，故軍中目之爲『宋忙兒』。後雖貴爲節將，遠近皆謂之宋忙兒。周初，李諫議知損有詩名，當時號曰『李羅隱』。彥筠嘗問李曰：『諫議姓李，因何人皆言李羅隱？』李性多急，好戲，應聲答曰：『如太師姓宋，滿朝皆喚作宋忙兒，又何異乎！』宋聞之，喜甚，與之笑而退。（洛陽縉紳舊聞記）

### 張了卻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尙尖新，故張蠡仲揚，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豔語，如『矮窗小戶寒不到（一作矮戶小窗）一鑪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人號『張了卻』。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真好句，不須多示鄭參

軍，』蓋譏之也。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屏山幼無師傳，爲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往相法倣，不作淺弱語。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入爲法也。（歸潛志）

### 二心

國初，聶崇義精禮學，著三禮圖上之，盛行於世，詔給於國子監講堂。郭忠恕嘗誚其姓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鬻。雖然三箇耳，終是未爲聰。』崇義曰：『僕不能詩，聊以一聯奉酬：「勿笑有三耳，猶勝畜二心。」』其敏而善謔，亦可嘉也。（澠水燕談錄）

### 姓張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聞（芸窗本誤健）買妾。陳述古作杭州守，東坡作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稗



海幸忝)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坐。』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祜，柱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姓張事。(侯鯖錄)

###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翻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云。(梁溪漫志)

### 張文潛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燐了王羲子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

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共曹家那漢理會，卻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失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絕倒。(道山清話)

### 劉夜坐

劉洞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或至浹旬不盥。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洞遂獻詩百篇卷，以石城篇爲首，其詞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去。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百勝節度使陳德誠作詩美之，號爲『劉夜坐』、『夏江城』云。(劉洞傳)

### 馱子

石湖范參政，初官參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爲吳郡人，卽云『馱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釀會，日云：『請馱子。』石湖先生書口號曰：『我是蘇州監卒馱，與爺上壽獻棺材，宗室原來是皇族，雨下水從屋上

來。』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尙在選，囑老參召其人來，不呼召參政接見，溫顏講同官之好，謙云：『某老默無用。』（白獺髓）

### 方千里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卯生，胎生，溼生，化生？』張更生還千里令云：『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內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五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也。（葦航紀談）

### 王毅

毅未及第時，輕忽，被人毆擊，揚聲曰：『實無禮，吾便是。』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毆者歛衽慙謝而退。毅唐末爲尙書郎中致仕。

### 笑覽

孫傳師名覽，人有投詩者曰：『伏惟笑覽。』傳師曰：『君無笑覽，覽合笑君。』（聞見後錄）

### 勾中藏姓名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石林詩話）

### 曹礪等

曹礪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礪礪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路幾時休？』（南部新書）

### 令狐綯

令狐相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悛其力，繇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南新新書）

### 縑素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南部新書）

### 鄭鷺鷥

漳南鄭輅思觀察，向與屠緯真未定交，萬曆癸卯，緯真至閩，輅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爲司理，大舉詩社，初相

見問，緯真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輅思。』緯真曰：『唐有鄭鷓鴣，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座大笑。（閩小記）

仲翁

蘇州通判某，寡學不識翁仲，呼爲仲翁。有人嘲之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工夫，想來難入林翰院，只好蘇州作判通。』（北窗瑣語）

小鬼

何小山既貴，里居，鄉宰來謁，一觀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鳧之擾，有狀至邑，宰判曰：『作高田塍，多着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癸辛雜識）

不識士衡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或詰云：『陸士衡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清言）

三蘇

近俗尙『三蘇』文字，遇試，主司批曰：『宛然蘇子口

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卽中式矣。有一士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曰：『蘇子嘗云，良醫不能救無命，強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批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不純熟耳。』生乃作詩曰：『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個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蓋始之蘇子，蘇秦也，繼之蘇子，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寶滔妻蘇蕙也。（寄園寄所寄）

胡盧

胡衛，盧祖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卻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鶴林玉露）

楊雄石秀

興山有獄，久未結，大府提至省。委阿郡伯冷司馬會鞫。

仍以原辭上。大府委員復訊，乃盡翻前讞，以仇殺報，阿冷二君被議褫職。時有楊逢聖者，性剛直，寓與石赤霞最近。兩人交最深，羣以楊雄石秀目之。每逢二人偕坐，必問以巧雲安在。楊聞阿冷被斥，憤氣大言曰：『何物委員，坑人至此！』即吟云：『安得上方斬馬劍，』語未畢，一友應聲曰：『翠屏山上殺迎兒。』闔座大笑。（春宵嚶語）

### 王姓

劉觀亭言及寅好中王姓最多，有新舊二詩可證，舊詩曰：『三槐舊族實堪誇，聽我從頭說幾家。小二沿門敲鼓板，老八（叶平）到處送琵琶。已無道士能降怪，剩有虔婆慣賣茶。地下若逢韓搗鬼，豈宜重問後庭花。』新詩曰：『天下三橫總一家，不妨東扯與西拉。祥符縣舊爲明府，辛卯科曾中探花。三叔信來平緬甸，大兄書至任湖嘉。有朝走上靈官殿，五百年前老阿爹。』其所云有所指，惜未詳其事。（春宵嚶語）

###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卽事命題，管水初（一清）

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兩般秋雨菴隨筆）

### 王介人

予友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誤報之。介人賦一絕句云：『君是鬚鬚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東家醉，只爲當年一字差。』（棗林雜俎）

### 祁魚蝦

同年祁工部珊瑚洲（文友）官廬江，有絕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春水長魚蝦。』予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兄作「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爲「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笑。（香祖筆記）

### 崔黃葉

太倉崔華字不雕，予門人也。工詩畫，常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予極愛之，呼爲『崔黃葉』。歷城族子萃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予亦呼爲『王黃葉』。

初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劉公誠（體仁）戲呼『王桐花。』鄒程村（祇謨）云：『崔黃葉自合作王桐花門生耳。』（香祖筆記）

### 張培

金陵張秀才培，饒有風貌，正月間與畫師鄒若泉來，余心識之。亡何，又與常君得祿來，余轉問可認張某乎？已而知卽前人，自慚老眼之昏，乃誦劉悔菴詩曰：『閒行那可忘攜杖，欲揖還愁錯認人。』（隨園詩話）

### 搢紳

余挂冠四十年，久不閱搢紳，偶有送者，擷之都非相識。偶讀趙秋谷題搢紳云：『無復堪容位置處，漸多不識姓名人。』爲之一笑。（隨園詩話）

### 敵姓會連顧孟平

嘉善黃霽青大令名安濤，咸同間詞人也。同年生某，投札致候，談書黃爲王，乃答以詩曰：『江夏琅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敵姓會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

孤負籠鵝道士情。』（清稗類鈔）

### 多年不得詩書力

仁和厲樊榭孝廉鶚，詩集甫刊行，海內卽有繙本。有刻書於楚中，而以印本寄之者。刻書者與厲不相識，於姓旁誤增力字作勵。厲賦詩寄之云：『展卷風前睡眼醒，何人不辨六書形。蕭生有系知非擲，溫尉如存笑帶令。旅食欲添雙鬢白，鄉書祇說兩峯青。多年不得詩書力，早晚烟波買釣舡。』（清稗類鈔）

## 一一科第

### 崔澹

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撫言）

### 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摭言）

### 章孝標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答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鏤，若是真金不鏤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摭言）

### 不登第

劉得仁貴主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檀白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水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摭言）

### 傅巖

唐傅巖，魏州人，本名佛慶，嘗在左臺監察中雷，而中雷、小祠，無犧牲之禮。比迴，悵望曰：『初一爲大祠，乃全疎薄。』殿中梁載言詠之曰：『聞道監中雷，初言是大祠。形狼傍索傳馬，惚動出安徽。衛司無吝慕，供膳乏鮮肥。形

容消瘦盡，容往復空歸。（御史臺記）

###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暇，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啓顏錄）

### 杜羔

杜羔不第，將至家。其妻劉氏先寄詩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妻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即迴尋登第。（唐詩紀事）

### 崔元亮

元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正元初同年生也。元亮名最後，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最後仙。』後白刺杭州，元爲浙東廉使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詩戲之曰：『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天。吳與卑小君應屈，爲是蓬萊最後仙。』三郡有唱和詩，謂之『三州唱和集』。（唐詩紀事）

### 場屋事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狐貍，四座各低回，不敢捩眼窺。』可爲善言場屋事，若平日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碧溪詩話）

### 兄弟狀元

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旣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果爲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鴿原。』并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並龍頭。』潘道遙亦有詩曰：『歸來遍檢登科記，未

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士林皆以爲盛事。（澗水燕談錄）

### 無名詩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旣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則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爲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寒齋瑣綴錄）

### 不得朝官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終於京官。

(夢溪筆談)

三班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勅牒靴服，數人皆墮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卿，賁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夢溪筆談)

探花郎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復登鼎元，皆倖獲也。有無名子揭詩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二郎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又語曰：『丁丑無眼，庚辰乏頭。』(堅瓠集)

醋醋

薛生福清人，爲予言乃祖刺吳淞，一考廉以文呈閱，置之案上，批其牘曰：『醋醋。』蓋以其酸甚也。是考廉明年及第，作詩寄之曰：『寄語松江賢太守，於今二醋已

酸牙。』乃祖隨投効以去。(仁恕堂筆記)

傳遞

縣府試多傳遞之弊，惟黃公潼鯉扃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慌失題紙，高才生競呼負負，草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饒銀錠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尋五次後，童爺尙想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漣。鄉也善夫都沒有，空餘匪石屢豐年。』蓋是日題已冠爲『鄉也』，未冠爲『善夫』，經題爲『屢豐年』，人皆帶復伍匪石稿云。(明齋小識)

武生入學

有武生入學，或爲詩譏之云：『也戴銀雀頂，也穿粉底皂。也要著藍衫，也去謁孔廟。顏淵喟然嘆，夫子莞爾笑。游夏文學徒，驚駭非同調。子路好勇者，怒目高聲叫。或者行三軍，著他剗草料。』(堅瓠集)

道考

王鰲山，江西人，董學南畿，考政甚酷，見年長者輒降黜，惟卯角者俱獲留，秀才有已冠而作卯角以倖免者。一人詩云：『戴弁峨峨已數年，於今卯角且從權，時人不



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北窗瑣語）

### 唐皋

唐皋字守之，徽州人，每以魁元自負。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怠。鄉人謂之曰：『徽州有個唐皋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絳多。』唐聞之益勵，後竟連捷狀元。（寄園寄所寄）

### 偶然

曾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風起。曾爲人簡默，各舉書中疑義，輒謝不知。衆曰：『凡夫耳，偶然領薦。』衆遂以『偶然』呼之。既而衆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界固有偶然事，誰料偶然又偶然。』（寄園寄所寄）

### 吏部試

應履平爲德化令，滿考試吏部，論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部門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鬢及胖長，更有一般可笑處，衣裳強得硬綳綳。』（寄園寄所寄）

### 查明回報

庚戌狀元蔡峴陽，（啓傳）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假歸卒。（池北偶談）

### 忘押心字

秦澗泉修撰將朝考，關廟求籤，得句云：『靜來好把此心捫。』不解所謂。朝考題是『松柏有心』賦，通篇忘押心字韻，總裁列之高等，被上看出，乃各謝罪。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試官無有眼之人。』按宋莒公試『德車結旌』賦，亦忘押結字，謝表云：『掀天破浪之中，舟人忘楫；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隨園詩話）

### 李穆堂

唐書載賀知章在禮部選輓郎，取捨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於後園昇一梯，出牆頭外以決事。康熙辛丑會試，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一時名士，落第者糾衆作鬧，新進士無由入謁，或呈一詩云：

『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鬧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隨園詩話）

### 椒椒

桐城張映沙（若瀛）雖剛正，而喜恢諧。桐城土俗，呼叔叔爲椒椒。其時族弟曾敝編修，鄉試分房，有叔叔爲大興縣丞，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映沙賦詩嘲之云：『恩旨分房第一遭，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捏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藍圈文字七篇高。莫信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著大毛。』（隨園詩話）

### 髻年入泮

余髻年入泮，人來相賀，而余不知其何以賀也。讀宋人李昉贈賈黃中童子云：『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弦歡。』方知古人措詞之切。（隨園詩話）

### 是太公的令兄

滿人法某，以滑稽聞，尤長於文事。督學某省時，某考生有書員爲員者，法斥之，某不服，法授筆批其後云：『私和句句，吉去呂台，汝若再辨，革去秀才。』某乃心折。有

某童生年且七旬，法憫其老，恩給秀才，戲作寶塔歌曰：『翁，古董，時運通，白髮蓬鬆，是太公的令兄。』（清稗類鈔）

### 一一一 品藻

#### 放

般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般曰：『檣臚亦放，何必其鎗鈴邪？』（世說新語）

#### 狗號

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後人因此流遷反語，至相習。至如太宰之言屢游，鮑照之伐鼓，孝綽步武之談，韋粲浮桂之說，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至言論尤事反語。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坐賦詩，而言其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任遂後解說，遂不相領。任君復云：『經蓄一枕，不知是何木，會有委巷之謂。』任君曰：『此枕是標儲之木。』任託不覺悟，此人乃以宣誇於衆，有自得之

色。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斯言諠矣。（金樓子）

銀花合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詡。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本事詩）

宋武帝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信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本事詩）

王之渙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

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譙。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臙，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鴼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之渙卽擲餼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而罷。

### 刼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刼墓賊耳』（諧噓錄）

### 元和沙門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經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撫言）

### 樂天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

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撫言）

### 壓倒元白

寶歷中，楊相嗣復具度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楊於陵，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兩序，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惟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嘆服。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曰：『隔座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日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醜醜。』（撫言）

### 朱慶餘

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領新舊篇什數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荐之。時人以籍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尙爲謙退，作闈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坐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

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矣。

（雲溪友議）

杜牧贈酒札

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札肥碩而詞響，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氍。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雲溪友議）

辛弘智

弘智國子監進士，賦詩曰：『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到生。妾如台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常定宗改「始」字爲「轉」字，遂爭之。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琮，判云：『昔五言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驗。』（唐詩紀事）

一一鶴聲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唐

詩紀事）

雍陶

陶蜀川上第後，稍薄親黨，其舊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責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字豈無魚？』陶得詩，悸駭，乃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此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折之，關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關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詢曰：『與公昧平生，何云相識？』道明云：『誦員外之詩，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唐詩紀事）

鬼詩

曹唐存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爲使府從事。咸通中卒。作遊仙詩百餘篇。其友人曰：『堯賓曾作鬼詩。』唐曰：『何也？』曰：『「井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

茫，「非鬼詩而何？」唐大哂。（唐詩紀事）

詩人主客圖

張爲作『詩人主客圖』序曰：『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揚乘，入室張祐、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况、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况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升堂李觀、賈馳、李宣古、曾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以李益爲清奇推正主，上入室蘇郁，剗畝僧清塞、盧休、于鵠、揚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方千、馬戴、任蕃、賈島、厲元、項斯、蘂壽，及門僧良、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喻島、朱慶餘。以孟郊爲清奇僻其主，上入室陳陶、周朴，及門劉得仁、李溟。以鮑溶爲博容宏拔主，上入室李羣玉，入室司馬退之、張爲。以武元衡爲環奇美麗主，上入室劉禹錫，入室趙嘏、長孫佐輔、曹庚；升堂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釣。（唐詩紀事）

鄭紫

古今詩話曰：相國紫善詩，有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黏柱礎，宿火燼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麕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衡秤，言輕重不偏也。或曰：『相國近爲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唐詩紀事）

王貞白

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柏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字於掌中。逡巡貞白迴，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將掌中字示之，一同。天祐年中內試，貞白扎翰狼藉，帝覽，拂下玉案。有黃門奏此舉人有詩名，御批曰：『粗通放。』（唐詩紀事）

王楊盧駱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人號爲「算博士」。（唐詩紀事）

初白頭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黃元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明道雜志）

打脊詩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礪砂發，非干駮石傷，牒多身上職，盜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窗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件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北夢瑣言）

忽作人言

劉禹錫博通子史百家，作證類本草，而訥於爲文，時賢

頗於此鄙之。嘗作詩曰：「風定落花深一寸，日高啼鳥度千聲。」又云：「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歐公謂忽作人言。（東軒筆錄）

改詩

唐張祜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其叔郇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爲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發解爲舉人，作河滿子以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使，自以久次，泣愬於上前，遂除爲樞密副使。時人增改祜詩，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東軒筆錄）

黨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季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

『君子羣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爾，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東軒筆錄）

### 坦率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唐語林）

### 孫魴

孫魴從鄭谷遊，盡得其詩歌體法，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常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烟消寶鴨香。」非罏上坐作而何？』一坐大笑。魴有題金山寺詩，與張祜詩前後並稱一時，以爲絕唱。（孫魴傳）

### 鄭元禮

鄭述祖從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世宗

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卽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鄭述祖傳）

### 胡臭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烟月之士，與李生常爲善友。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鑒誠錄）

### 吳楚乾坤

予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鏡川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爲然，駁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坼字浮字上，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爲是耶？』後以語予爲之一笑。（麓堂詩話）

### 上刀山



柳子原詩：『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作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譎，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飛鳥猶是半年程，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雖怨而不迫，且有戀闕之意。（歸田詩話）

###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後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間，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耶！賈島鍊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梁溪漫志）

### 新作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

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閑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冷齋夜話）

### 老陵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夤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曹矍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言。』錢恐人作僞，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僊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吃棒。』（道山清話）

### 直是怕他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闕，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道山清話）

### 崑裏沒這般文章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場六年寫絕句詩一首云：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旁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道山清話）

### 不成語

王荆公謝公墩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斂。』貢父云：『不成語。』（道山清話）

### 送詩

晉桓溫與殷浩友善，浩作山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慎勿犯我，犯則出爾詩以示人。』滕達道帥真定，朝中送詩者數十人，臨行啓之曰：『某以糧裹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十千，如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免上石。』此雖一時之善謔，要之非盛德時。（五總志）

### 含香九子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

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易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台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九子也。』（曲佑舊聞）

### 李賀詩

慶歷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墨雲壓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塵史）

### 謔語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倣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詠，不獨文學爲然。自東方生而下，彌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體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如銜筍。』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皆謔語也。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斲筮與蒲。

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東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尙費官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饑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卽喧閑。』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飢來凭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指汗顏者異矣。

（碧溪詩話）

不須題署

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於壁，不加篇題。約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下筆親，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之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巴東逢李潮，潮乎潮乎奈汝何！』退之招楊之罍云：『之罍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罍歸，入門思而悲。之罍別我去，能不思我爲作詩招之罍，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真不須題署也。（文中脫字）（碧溪詩話）

語太不等

少游贈坡詩云：『節旄零落甞餐雪，辨舌縱橫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險家雞。』此詩正類此。（碧溪詩話）

精心

劉照禹云：『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蓋，但精心必護其寶。』然昔人『園柳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靜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閒几硯中窺水淺』，不如『落花徑裏得泥香』；『停杯嘆別久』，不及『對月喜家貧』；『神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時雞』。此數公未始不精心似此，知全其實者，未易多得。（碧溪詩話）

女郎詩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

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卻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時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因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遠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歸田詩話）

詭譎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廢興，野花啼鳥不驚人。』若癡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閒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溇南詩話）

自題小像

顧玉山仲瑛自題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

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人咸賞其達。予謂仲瑛此詩，不無所襲，傅大士詩云：『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東坡獄中寄弟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後陸放翁云：『青山是處可埋骨。』蓋亦用坡語矣。（南濠詩話）

氣

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餽餽氣。詠閨閣過於華艷，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於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卻不可少。（麓堂詩話）

三言詩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子題扇。子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碁出端觀二韻，子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固一時戲劇，偶記於此。（一擊按，國朝鄞人金埴，專工此體，多至千篇，題曰『三言詩吃』，稿藏子家。）（麓

堂詩話)

猩猩毛筆

王翰林從之，嘗像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關風甚事？又云猩猩毛筆，『平生幾輛履，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耶？按瀛南集中詩話三卷，掙擊山谷爲多。余嘗以語雷丈希顏，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先子大笑云：（歸潛志）

詩不可信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之甚厚，未幾賊（芸窗本行）敗。仲儀歸朝，見文忠，不論及此士人。文忠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侯鯖錄）

決非食肉人語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穆王曰：『消歸

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侯鯖錄）

石榴花詩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附：『濃綠花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此老風味不薄，豈鐵木心腸者哉！（侯鯖錄）

蟄龍

茗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蟄。」此龍是也。』吏亦爲之一笑。（茗溪漁隱叢話）

前步後駕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易而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問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東坡志林)

黃魯直

魯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實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乏。魯直閱詩，良久不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軍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做一大炷炙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放野？』』同人竟無所濟。(過庭錄)

曹瑛

郎中曹瑛亦滑稽辨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瑛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瑛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瑛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青箱雜記)

不識字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云：『脩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

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陳。』鄭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老學庵筆記)

無傷事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於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辭留孟野：『自慚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歐陽公以退之讀墨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爲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無傷事主也。』(聞見後錄)

梅黃詩

晁以道關子：『梅三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

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爲一笑。（聞見後錄）

### 不喜杜詩

歐陽公於詩主韓退之，不主杜之美。劉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中原父之辯，一笑也。（聞見後錄）

### 梅堯臣

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卻回宮路樂聲長」者也。」蓋帝幸景靈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等，竟不登館閣以死。（聞見後錄）

### 交割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也。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甫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攜耳。」（聞見近錄）

### 胡旦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六一詩話）

### 肥妻子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六一詩話）

### 語病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台下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如打鐘時。如賈島哭僧云：『易留行道影，焚卻坐禪  
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  
詩，何精粗頓異也？（六一詩話）

### 李煜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內，好作  
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咏扇云：  
『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  
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  
（石林燕語）

### 陳師道詩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  
惡處，方爲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卻可慕，不惟可慕，卻可  
妒。』（石林燕語）

### 兩句

余與林邦翰論詩，及四字兩句。邦翰云：『梨花一枝  
春帶雨。』兩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

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  
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簷蔔  
花，而王荆公以爲總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以  
闌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  
也。』

### 白白

杜子美送人迎養詩：『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  
饌來。』用孟宗姜詩事。韋蘇州送人省覲，亦云：『沃野  
收紅稻，長江釣白魚。』又云：『洞庭摘朱果，松江獻白  
鱗。』然杜不如韋多矣。青青字自好，白白近俗，有似兒  
童。『白白一羣鵝，被人趕下河。』之謠也，豈大家語哉？  
（丹鉛雜錄）

### 一字師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上  
有一絕附：『獨恨公平無一事，淮南閑殺老尙書。』蕭  
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語？』左  
右以實對。蕭曰：『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  
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一字之師也。』



(珍珠船)

好睡丫頭

白樂天詩：『千呼萬喚始出來，』乃好睡丫頭，廝兒呼喚不醒，流出屎來者也。可笑其用字之俗，何不用強字裁字。(李文正公懷麓續稿)

奴子詩

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名。嘗大字書曰：『吾有漆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附：『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冷齋夜話)』

以禪論詩

以禪論詩，三百篇是如來祖師。十九首是大乘菩薩。曹劉三謝是大阿羅漢。顏鮑沈宋高岑是有道高僧。陶韋王孟是深山野衲。杜少陵是如來總持弟子。李太白是散聖。李長吉是幻師。郊島是苦行頭陀。玉台香奩是綺語破戒僧。溫李二羅是野狐禪。(鴻芭論詩)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

寶丹 (後山詩話)

徐鉉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多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後山詩話)

看人富貴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後山詩話)

莊宅牙人語

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台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介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子謂分界堠子語也。(後山詩話)

藥名詩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之作，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間萬事喜君知。』是也。（金玉詩話）

詩精

賈島句，韓子讚之云：『句妖詩精。』

魏明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卽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曰：『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聵。』明慚而去。（善謔集）

小大爲對

宋景文有詩曰：『捫蝨須逢英俊句，釣鰲豈在牛蹄灣。』用小物與大物爲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又東坡一聯曰：『聞說騎鯨游汗漫，亦嘗捫蝨話悲辛。』則律切而語亦奇矣。（唐溪詩話）

鵝腿子

有舉子以詩投汴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鵝腿子』

否？』（雜說）

僧作惡詩

吳僧法海，好作惡詩。一日，萃成帙，求予友人郊從事爲序。郊書曰：『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命爲同東集。然師之詩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旣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悅生隨抄）

桓溫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沈東陽野史）

吳均

梁吳均爲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語太險。』曰：『亦見山櫻我欲然。』約曰：『我始欲燃，君已印訖。』（談藪）

王介甫

王介甫有江寧夾口詩云：『茅屋滄州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楊柳絮。』時人或題之於壁，續其後云：『江南村裏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貴詩。』荆公聞之，但笑而已。（談苑）

十分

秦少章嘗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調謔編）

讀詩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蓋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爲無助焉。（齊東野語）

元夜詩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用甚故事，答以鳳輦鼇山，問者不樂而去。誰不知鳳輦鼇山，故相謔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

山來，』聞者嘆服。作詩要融化，豈可執而不通。（貫耳集）

武人不識詩

張氏據有平江口，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爲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右二事雖相傳以爲笑，亦可因以爲戒云。（輟耕錄）

誤字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翊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

再拜謝。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辨，眞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賢弈）

### 石曼卿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漢籛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巧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後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中山詩話）

### 王黃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爲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春明退朝錄）

###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

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始自公，非也。（金玉詩話）

### 有辣氣

西清詩話云：東坡在北扉，自以獨步當世，與一時侍從更迭唱和，莫不稱首。曾子開賦扈蹕待押辛字韻，韻窘束而往返絡繹不已，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有辣氣故耳。』

### 詩家評語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旣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尙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

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遙。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兪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濃豔羞澀，止得各半。夏正夫如鄉齋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泊，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啞。吳匏庵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遊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張享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擔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癡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直總雜不堪。蔡九遠如灌

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僊，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瑤文，徵仲如仕女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疎窗，位置多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恆擾麤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元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萎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淡

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玉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卽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杖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問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諧步驟。張文隱如藥鑄鼎，燦爛驚人，終乏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坡，美女舞竿，五言犬自長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篋篋，初取閑適，終成淒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吃飯著衣。李之中如刁家奴，輝赫車馬，施散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一瞬

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縑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靺鞨，晚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芘芻，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澤似玉，膚理麤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橘。張孟獨如罵陣兵，曠目揜袖，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束銅錮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華冶態。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掛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驚戈宿鳥，撲刺逾迅，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狎游，隨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暗鳴。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僊人，偶遊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

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卻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鵝擗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閩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嚙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羨，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近，入大乘則遠。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俪，殊乏都雅。馮汝言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參如荒倉度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樞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價如高坐道人，袂衣躡履，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餽釘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鷲，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才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爲客所賞。謝茂秦如大官舊庖，爲小邑設宴，雖食饌非奇，而餽釘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山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藝苑卮言）

熟

叔用常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予戲答曰：『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紫薇詩話）

達祿須干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諱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貢父詩話）

江西宗派圖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陳無已詩云：『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則陳無已承嗣鞏和尚爲何疑。余嘗以此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撫掌。（竹坡詩話）

打油詩

唐人張打油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籠；黃狗

身上白，白狗身上腫。』故謂詩之俚俗者曰：『打油詩』。  
(升菴外集)

### 初唐七言古

王盧駱七言古，工巧處往往反傷拙俗。予家舊藏几榻，數張雕刻甚工，而復加五彩，然不免近俗。予戲謂客：此初唐七言古，客大噱，賞爲知言。(詩源辯體)

### 應制詩

近日有滿洲某制府，初非科目進身，韻語非其所長，自以爲善。又好擬和應制諸題目，人爭笑之，自不覺也。鐵冶亭(保)嘗與戲曰：『兄詩殊勝少陵。』某尙謙謝，冶亭徐曰：『少陵應制之詩，無如此之多也。』(嘯亭雜錄)

### 恃才傲物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榮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朋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迨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

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尙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鄒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子，曰：『湯家公子善夸詡，好似蜉蝣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卻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窗。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平，湯名胤勣，字公讓，在江陰，予與同寓舍。有松陽學諭錢端學，聞胤勣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爲詩，胤勣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跼蹐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胤勣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矣。』草窗名溥，字原博，嘗爲繭窩詩，有『古今茫茫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窗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窗怒曰：『不讀二萬卷者，看溥詩不得。』予



以爲『白雲老』者，蓋指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胤勣過草窗，同胤勣執禮甚恭，攜八詩就評。草窗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胤勣曰：『北京八景詩。』草窗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己也。』胤勣曰：『第讀之。』草窗爲讀一首，卽以還之曰：『不如多矣。』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窗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權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十丈挂胡頭。』胤勣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要亦遇其敵而然也。（詩有晏鐸王淮及平等，謂之十才子）（縣笥瑣探）

元日賦詩

嘉靖時，吳山人擴，嘗元日賦詩，懷分官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呼？』人傳以爲笑。（談助）

魏扶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榜（一作牒）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南部新書）

書門

楊億作二京賦，既及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邪。（楓窗小牘）

李廷彥

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爽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屬對親切耳。』（續墨客揮犀）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娛悅者爲『灌米湯』，而歡場尤甚。甘泉李

冰叔嘗戲爲詩曰：『英雄末路拏稀飯，混沌初開灌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賀詩文，命書記統抄爲一編，自題籤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諷矣。（潛庵漫筆）

#### 四蹄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談古人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茶餘客話）

#### 日月乾坤

陳白沙憲章，作詩多用日月字。莊孔陽昶，作詩多用乾坤字。時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定山夜夜弄乾坤。』（堅瓠集）

#### 名士牙行

老學庵筆記嘉興聞人滋，自云作門客牙充書籍行。近日新安孫布衣默，字無言，居廣陵，好客，四方名士至，必徒步訪之。嘗告余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子羨門，索其新詞，與予泊鄒程村作，合刻爲

三家耳。』陳其年贈以詩云：『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指此也。人戲目之爲『名士牙行。』（居易錄）

#### 懷人

列朝詩集云：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充，嘗元旦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寄園寄所寄）

#### 太白墓詩

蓬軒別記云：采石江頭，太白墓在焉，人題詠殆徧。或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寄園寄所寄）

#### 李白不識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李白尙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東坡養生集）

#### 詩父

湯休嘗謂吳邁遠曰：『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

祿云：『不然，湯詩可爲爾庶兄。』（鍾嶸詩品）

鄙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常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撥聽琵琶鳳，饅拋接建章。歸來簾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云：『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鬪於兩廂。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撥飯，聞鄰家彈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闌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旣歸，見臥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能灼艾而罷。（羣居解頤）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逐朗誦一過，卽行繳還。又有人以眞孃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兒家生小住金閨，卻把金閨作古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细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鞦韆尖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雜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

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輊之甚？』余答曰：『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但爲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逐字圈贊。邱見之，慍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爲笑。」（兩般秋雨菴隨筆）

詩解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蓮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吹劍錄）

秋柳似梅花

淮寧詩人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余曰：『佳則佳矣，惜其似梅花詩。』有某

公詠梅云：『五尺短牆低有月，一村流水寂無人。』或笑曰：『此似偷兒詩。』（隨園詩話）

### 說詩

說古人詩，有吹毛求疵者，雖未免刻謔，亦頗有理趣。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或以爲是失貓詩。『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句也；或以爲是畫美人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也；或以爲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也；或以爲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詠白塔寺句也；或以爲是分界垓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白香山詠楊妃句也；或以爲是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句也；或以爲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句也；或以爲是登廁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或以爲是破船詩。至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黃昏，』膾炙人口；而陳輔之以爲有類於野薔薇。夫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影散漫，焉得橫斜？此則肆口詆謔，無理取鬧矣。或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爲冷雋。近有詠梅花者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語亦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偷兒行樂圖也。』亦可謂談諧入妙矣。（浪蹟叢談）

### 朱隗

鍾伯敬詩：『桃花少人事。』吳門朱隗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聲午夜真。』朱隗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尙假乎？』（棗林雜俎）

### 外癖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君亦有外癖，爲之一笑。（棗林雜俎）

### 杜詩

人有咏杜詩：『子璋髑髏血模糊。』之句而愈瘡者，乃子美有『三年猶病瘡，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

自靈乎？（棗林雜俎）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敘事誌銘，國朝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月君中贈內詩中一聯云：『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卽此堪借隱者矣。竇有探籠釣磔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湧幢小品）

四喜詩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隆慶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相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爲喜，當添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莫說，是「教

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閩翁青陽正春以教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平倩獻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於後再添三字。』衆問之，曰：『第一句添曰「帶珠子」，二曰「舊可兒」，三曰「選駙馬」，四曰「中狀元」。』翁聞亦解頤。（湧幢小品）

梅花詩

蔡載天任賦梅花，落句云：『應有化人巢木末，枝間一國自行春。』其冥搜如此。（退齋雅聞錄）

贈詩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孟郊詩，皆可一噓。』（香祖筆記）

杜濬

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襄）約余修禊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章。黃岡杜濬於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

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香祖筆記）

### 杜詩

宋時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務爲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卽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車耶？』諸兄爲之軒渠。（香祖筆記）

### 郎瑛評詩

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又謂謝無逸以胡蝶詩得名，號「謝胡蝶」。後李商隱襲其語云云，則是以唐人蹈襲宋人矣，更可一笑。（香祖筆記）

### 士人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鼎孳）公，

次卽謁長洲汪荅文（琬），潁川劉公猷（體仁），及予三人。陽羨陳緯雲維獄，其年（維崧）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友人問所請，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爲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猷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猷亦爲之絕倒。（香祖筆記）

### 可解不可解

戴喻讓有句云：『夜氣壓山低一尺。』周蓉衣有句云：『山影壓船春夢重。』皆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隨園詩話）

### 正喻夾寫

詩有正喻夾寫，似是而非之語，最妙。王介社詠鐵馬云：『依人簷宇下，底作不平鳴？』香亭阻風云：『想通天上銀河易，力挽人間風氣難。』周之桂詠秋暑云：『傍晚燈偏光燄大，罷官人更熱中多。』董曲江太史過十八灘云：『漫誇利涉乘風便，始信中流立腳難。』周詩

成時，適有罷官者，冒酷暑入都，讀者愈覺其佳。（隨園詩話）

羣官評古圖

有人畫七八瞽者，各執圭璧銅磁書畫等物，作張口爭論狀，號羣官評古圖，其諷世也深矣。劉鳴玉題云：『耳聾偏要逢人聒，足跛轉喜登山滑；可惜不逢周師達，眼珠個個金篦刮。』（隨園詩話）

太甜打油

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愕然問故，曰：『有唐氣，焉得不甜？』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曰：『菜子不打油，何物打油？』（隨園詩話）

張元輩

凡詩帶桀驁之氣，其人必非良士。張元詠雪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麟殘甲滿天飛。』詠鷹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雲高處飛。』韓范爲經略，嫌其投詩自媒，棄而不用，張乃投元昊爲中國患，後岳武穆駐兵之

所，江禁甚嚴，有毛國英者，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樑；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岳公笑曰：『此張元輩也。』速召見，以禮接之。（隨園詩話）

考據

考據家不可與論詩，或訾余馬嵬詩曰：『石壕村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當日貴妃不死於長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過峨嵋耶？』其人語塞。然太不知考據者，亦不可與論詩。余錢塘江懷古云：『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城。』或訾之曰：『宋室都汴，不可射也。』余笑曰：『錢塘射潮時，宋太祖未知生否？其時都汴者何人？人何不一考！』（隨園詩話）

說部俚語

前朝說部，有俚語可存者，如曉學仙者云：『服藥求長生，莫如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長不死。』戒谿刻者云：『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皆堵塞之，好處都穿破。』刺暴貴者，詠鴟吻云：『而今擡在青雲上，忘卻當

年窻內時。『嘲官昏者，詠繖云：』常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沒日頭。』刺好讚人者，詠蟬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刺代人劾友者，詠金云：『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隨園詩話）

### 可兒

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霞裳初見余時，呈詩十餘首，余不忍拂其意，盡粘壁上，渠亦色喜。遂同遊天台，一路唱和，恰無一言及其前所呈詩也。往反兩月，霞裳歸家，急奔園中，取壁上詩，撕毀摧燒之，對余大笑。余亦戲作宣武語曰：『可兒可兒。』（隨園詩話）

### 衣食喻詩

孫興公說高輔佐，如白地光明錦，裁爲負版袴，雖邊幅頗闊，而全乏剪裁。宋詩話云：『郭功甫如二十四味大排筵席，非不華侈，而求其適口者少矣。』一以衣食喻文，一以食喻詩，作者俱當錄之。座右。（隨園詩話）

### 詩人遭際

古詩人遭際有幸不幸焉。唐宰相鄭畋之女，愛讀羅隱詩，後隔簾窺其貌寢，遂終身不復再誦。明謝茂秦眇一

目，貌不揚，而趙穆王愛其詩，酒闌樂作，出所愛賈姬，光華奪目，奏琵琶歌謝所作竹枝詞，卽以贈之。宋眞宗時，宋子京乘車路遇宮人，知爲狀元，呼曰：『小宋耶？』子京賦詩，有『更隔蓬山一萬重』之句。流傳禁中，眞宗知之，賜以宮女曰：『蓬山不遠。』正德南巡，翰林謝政年少貌美，迎駕西江，見宮眷船，誤爲御舟，跪迎報名，適宮人開窗潑水，見之一笑。謝賦詩云：『天上果然花絕代，人間竟有笑因緣。』亦復流傳宮禁，武宗怒，削籍遣歸。（隨園詩話）

### 辨七夕

七夕牛郎織女，雙星渡河，此不過月桂日烏，乘槎化蝶之類，妄言妄聽，作點綴詞章用耳。近見蔣荏生作詩，力辨其誣，殊覺無謂。常調之云：『譬如贊美人秀色可餐，君必爭人肉喫不得，算不得聰明也。』（隨園詩話）

### 學杜

余雅不喜杜少陵秋興八首，而世間耳食者，往往贊嘆奉爲標準。不知少陵海涵地負之才，其佳處未易窺測，此八首不過一時興到語耳，非其至者也。如曰『一擊』



曰『兩開』曰『還泛泛』曰『故飛飛』習氣太重，毫無意義。卽如韓昌黎之『蔓延角出縮，樹啄頭敲鏗』此與一夕話之『蛙翻白出關，蚓死紫之長』何殊？今人將此學韓杜，便入魔障。有學究言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執袴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聞者大笑。

### 口頭俗句

世有口頭俗句，皆出名士集中。『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羅隱詩也。『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崔戎酒籌詩也。『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詩也。『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宋人笑趙師宰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詩也。『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也。（見七修類稿所引）『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詩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女真蕙蘭詩也。『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張唐卿詩也。『平生

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邵康節詩也。『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徐守信詩也。『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自家掃去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並見事林廣記。『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見唐人逸詩。（隨園詩話）

### 晚唐人

眞州鄭中翰濤字晴波，新婚北上，留別閩中云：『來年春到江南岸，楊柳青青莫上樓』其同年周舍人發春喜誦之時，有陳庶常濂與周相善，而未識鄭。一日公讌處，周鄭俱在，陳忽語周曰：『昨聞有人贈內之句，情韻絕佳，當是晚唐人手筆』周急叩之，則所稱者，卽鄭詩也。鄭聞而愕然。周因指鄭示陳曰：『此卽賦楊柳青青之晚唐人矣』三人大笑。眞州程灌夫亦有句云：『春風自綠垂楊色，何事羈人怕上樓』（隨園詩話）

### 縣令詩

余宰沭陽時，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沭之吳姓家。其弟子某赴童子試，呂爲代倩文字，被余偵獲，愛其能文，不加之罪，且延爲西席，以姨妻之。和余春草云：『錦力漫

言承露薄，靈根自信濟人多。』又云：『託根何必蓬萊上，得氣均沾雨露中。』余笑曰：『此縣令詩，不能作翰林者。』已而果中辛未進士，出知滑縣。（隨園詩話）

### 王荊公句

王荊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荊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拘執，故琢句選詞，迴不猶人。詞貴溫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絕幽，自墮魔障。其生平最得意句云：『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爲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然荊公恰有佳句，如『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台只見燈。』可謂生平傑作矣。（隨園詩話）

### 自夸

某太史自夸其詩，不巧而拙，不華而樸，不脆而澀。余笑謂曰：『先生聞樂喜金絲乎？喜瓦缶乎？入市買錦繡乎？買麻桌乎？』太史不能答。（隨園詩話）

### 選詩

某太史詩集四十餘卷，余與交好，欲采數言入詩話，苦其太多，託門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戲題見覆云：『何

苦老詞壇，篇篇別調彈；披沙三萬斛，校得寸金難。』余不覺大笑，戲和云：『消夏閒無事，將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隨園詩話）

### 儉詩

東坡詩云：『惆悵東園一枝雪，人生能得幾清明？』此儉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倚此闌干。』句也，然風調自別。有人說歐公好儉，韓文者劉貢父笑曰：『永叔雖儉，恰不傷事主。』亦妙語也。（隨園詩話）

### 辣語荒唐詩

詩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語荒唐語，亦復可愛。國初閩某有句云：『殺我安知非賞鑑？因人決不是英雄。』詠漢高云：『能通關內風雲氣，不諱山東酒色名。』英雄本不羞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可以謂之辣矣。或贈道士云：『煉成雲母堪炊飯，收得雷公當吏兵。』或自述云：『我向大羅看世界，世界不過手掌大；當時祇爲上昇忙，不及提向瀛州賣。』可以謂之荒唐矣。（隨園詩話）

### 自贊

有人好自贊其詩者，人以爲嫌。袁陶村云：『勿怪也，彼自己不贊，尙有何人肯贊耶？』又有人常露官氣者，人以爲嫌。陶村云：『勿怪也，彼除官外，一身尙有何物耶？』其言頗雋，故錄之。（隨園詩話）

買屋

王元章西湖詩云：『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近有以詩干人而索值者，余戲書此以示之。（隨園詩話）

山谷詩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鷗鵬，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弇州曰：『以山谷詩爲瘦硬，有類驢夫腳跟，惡僧藜杖。』東坡云：『讀山谷詩，如食蝻，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爲是甚底？』林艾軒云：『蘇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妝裹作相，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畢竟味少。（隨園詩話）

詩與人品

張燕公稱閻朝隱詩，炫裝倩服，不免爲風雅罪人。王荆公因之作字說云：『詩者寺言也，寺爲九卿所居，非禮法之言不入，故曰思無邪。』近有某太史恪守其說，動云詩可以觀人品。余戲誦一聯云：『哀箏兩行鴈，約指一勾銀。』當是何人之作？太史意薄之曰：『不過冬郎溫李耳。』余笑曰：『此宋四朝元老文潞公詩也。』太史大駭。余再誦李文正公昉贈妓詩曰：『便牽魂夢從今日，再覩嬋娟是幾時？』一往情深，言由衷發，而文正公爲開國名臣，夫亦何傷於人品乎？孝經含神露云：『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其立意比荆公差勝。（隨園詩話）

孩子語

余常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詩云：『浩劫信於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盧全云：『昨夜醉酒歸，仆倒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喚驚著汝。』宋人做之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卻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天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

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門。』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闌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畫圖看。』妙在皆孩子語也。（隨園詩話）

### 于震

己卯鄉試，丹陽貢生于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年五十餘矣。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詩呈教。如先生亦無所取，則震將投江死矣。』余駭且笑，急讀之，是學前明七子者，於唐人形貌，頗能描摹，因稱許數言，其人大喜而去。黃星巖戲吟云：『虧公寬著看詩眼，救得狂人蹈海心。』（隨園詩話）

### 嫌多

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難，以漢高之雄略，而韓信只許其能用十萬，可見部勒驅使，談何容易？有梁溪少年作懷古詩，動輒二百韻，予笑曰：『子獨不見唐人詠蜀葵詩乎？』其人請誦之曰：『能共牡丹爭幾許，被人嫌處只緣多。』（隨園詩話）

### 詩弊

抱韓杜以凌人，而粗腳笨手者，謂之權門託足。做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韻者，謂之木偶演戲。故意走宋人冷徑者，謂之乞兒搬家。好疊韻次韻，刺刺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一字一句，自註來歷者，謂之骨董開店。（隨園詩話）

### 下流

某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門人曰：『詩須學蘇韓大家，一讀溫李，便終身入下流矣。』余笑曰：『如李溫方是真才，力量還在韓蘇之上。』太史愕然。余曰：『韓蘇官皆尚書侍郎，力足以傳其身後之名。溫李皆末僚賤職，無門生故吏爲之推挽，公然名傳至今，非其力量尚在韓蘇之上乎？且學溫李者，唐有韓偓，宋有劉筠楊億，皆忠清鯁亮人也。一代名臣，如寇萊公文潞公趙清獻公，皆西崑詩體，專學溫李者也，得謂之下流乎？』（隨園詩話）

### 乾嘉詩壇點將錄

夫筆陣千人，必謀元帥。詩成五字，厥有偏師。故登壇面選將才，亦修史而列人表。遂覺星辰可種，借其說於九

百虞初，將使風月常新，和其聲於三千雅頌。或蓋棺而論定，或盍簪而勿疑。或廉蘭之無猜，或尹邢之不避。爰仿東林姓氏之錄，演爲江西宗派之圖。嗟乎，雙淚墜南州，胡子不如歌使；一尊傾北海，中郎何似老兵。此則汝南之評，不遺孟德、元祐之籍，未例歐陽。豈曰以下無譏，實乃於斯爲盛。文章千古，玉帛萬重。惟善將將者，始可與言詩已矣。鐵棒纒廷玉序。

詩壇都頭領三員

托塔天王沈歸愚（德潛）（贊）衛武公，文中子，風雅有篇，隋唐無史。然而築黃金台以延士，則必請自隗始也。吁嗟乎，東溪村，曾頭市。

及時雨袁簡齋（枚）（贊）非仙非佛，筆札脣舌。其雨及時，不擇地而施。或膏澤之沾漑，或滂沱而怨咨。玉麒麟，畢秋帆（沅）（贊）智勇功名，天下太平。

掌管詩壇頭領兩員

智多星錢籀石（載）（贊）遠而望之幽修漏，熟而視之瘦透皺。不知者曰老學究。

入雲龍王蘭泉（昶）（贊）盛名之下，一戰而霸湖。

海詩傳，隨園詩話。

參贊詩壇頭領一員

神機軍師法梧門（式善）（贊）前有李茶陵，後有王新城。具體而微，應運而興。在師中吉，張吾三軍。其機如此，不神之所以神。

掌管詩壇錢糧頭領一員

小旋風阮芸台（元）（贊）宗廟之事願爲小，其旋元吉其風肆好。

馬軍總頭領三員

大刀蔣心餘（士銓）（贊）四十斤者魏朱亥，十萬兵者漢樊噲。巨刃摩天揚，則不如輕裘緩帶。

豹子頭胡稚威（天遊）（贊）十八武藝皆高強，有時誤入白虎堂。

霹靂火趙甌北（翼）（贊）燦以赤，雌霹靂。

馬軍正頭領十四員

雙鎗將邵夢餘（無恙）（贊）兒女英雄，天下健者惟董公。

雙鞭蕭子山（瑜）（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是孫

武，是傳修期。

沒羽箭舒鐵雲（位）（贊）棄爾弓，折爾矢，高固王

勳有如此。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一一擊走十五子。

小李廣陳雲伯（文述）（贊）無雙國士飛將軍，孰

爲前身孰後身。昨夜彎弓射猛虎，詰朝視之石飲泊。

金鎗手彭甘亭（兆蓀）（贊）鈞鑱鎗，若是班；連環

馬，不復還。家藏雁翎之甲最精妙，竊此者誰鼓上蚤。

撲天雕楊蓉裳（芳燦）（贊）鏤金刻玉落雕都督

病尉遲孫子瀟（源湘）（贊）恃一鞭，鬪呼延。

青面獸張船山（問陶）（贊）殿前指使，將門子弟。

可惜寶刀，用殺牛二。

美髯公姚春木（椿）（贊）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未

若髯之絕倫軼羣。

插翅虎查梅史（揆）（贊）虎頭萬里飛食肉，何如

朝汲湖光飲山淥。

九紋龍嚴麗生（學塗）（贊）瓦官寺前，少華山上，

誰曰翩翩少年，不敵幽燕之老將。

急先鋒周劍雲（或作鋌）（爲漢）（贊）長鎗大

戟，震動一切。

沒遮欄許周生（宗彥）（贊）結客少年場，春風滿

路香。

井木犴翁霽堂（照）（贊）青松磊落白鶴瘦，謙謙

君子，上應列宿。

步軍先鋒正頭領二員

花和尚洪稚存（亮吉）（贊）好個莽和尚，忽現菩

薩相，六十二斤鐵禪杖。

行者黃仲則（景仁）（贊）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步軍衝鋒挑戰正頭領一員

黑旋風王仲瞿（曇）（贊）牛而鐵，風則黑，突如其

來，學萬人敵。

步軍衝風挑戰副頭領一員

浪子郭頻伽（麟）（贊）東京燕，東林錢，合傳之體

司馬遷。

水軍總頭領一員

混江龍姚姬傳（鼎）（贊）家住潯陽江上，款乃一

聲，有時絕唱。

相士頭領一員

紫髯伯翁覃溪（方綱）（贊）滄江夜夜虹貫月，惟有玉蟾蜍清淚滴。

探信接賓四酒店頭領四員

摸着天盧雅雨（見曾）

石將軍李味莊（廷敬）

雲裏金剛曾賓谷（陽）

旱地忽律程魚門（晉芳）

（贊）八百孤寒三大白，豈有醜人難再得。

管理文報頭領一員

神行太保戴金溪（敦元） 一作全謝山（祖望）

（贊）飛行絕跡，其言不出。

水軍副頭領五員

立地太歲劉芙初（嗣紹）

短命二郎樂蓮裳（鈞） 一作楊六士（夢符）

活閻羅吳蘭雪（嵩梁）

船火兒呂叔訥（星垣）

浪裏白條錢竹初（維喬）

（贊）不平則鳴，如水上之風行。

馬軍護衛二員

小温侯高東井（文照）

賽仁貴陳梅岑（熙）

步軍護衛二員

毛頭星哀湘涓（棠） 一作李墨莊（調元）

獨火星哀笛生 一作李鳧塘（驥元）

水軍護衛二員

翻江蜃錢謝庵（枚）

出水蛟錢叔美（杜）

管理軍政頭領一員

鐵面孔目王鐵夫（芭孫）（贊）斷斷不附和，顧公在座。

馬軍驍騎舊頭領十員

百勝將孫補山（士毅） 一作李鶴峯（因培）

天目將趙璞函（文哲） 一作張少華（熙純）

聖水將顧晴沙（光旭） 一作錢竹汀（大昕）

神火將孫淵如（星衍） 一作吳竹嶼（泰來）

鎮三山吳穀人（錫麒）

醜郡馬夢文子（麟正）

火眼狻猊張瘦銅（填）

鐵笛仙趙味辛（懷玉）

摩雲金翅伊墨卿（秉綬）

赤髮鬼查榕巢（禮） 一作劉松嵐（大觀）

（贊）小邾莒大齊魯迭長敦盤各建旗鼓。

專治諸病頭領一員

神醫薛一飄（雪）

芒碭山舊頭領三員

混世魔王杭厘浦（世駿）

八臂那吒齊次風（召南）

飛天大聖鄭炳也（虎文）

登雲山舊頭領二員

出林龍吳竹橋（蔚光）

獨角龍吳巢松（慈鶴）

宋家莊舊頭領一員

鐵扇子袁香亭（樹）

桃花山舊頭領二員

打虎將朱青湖（彭）

小霸王項金門（壩）

枯樹山舊頭領一員

喪門神宋茗香（大樽）

清風山舊頭領三員

錦毛虎盛青樓（錦）

矮腳虎王芥子（太岳）

白面郎君方子雲（正樹）

少華山舊頭領二員

跳澗虎陳古漁（毅）

白花蛇何南園（士顯）

後寨頭領三員

一丈青王介人（文潑）

母大蟲陳筠樵（聲和）

母夜叉沈芷生（情瑞）

飛書走檄頭領二員

聖手書生吳濟川（文溥）



玉臂匠陳曼生（鴻壽）

鬼臉兒薛香聞（起鳳） 一作楊箕山（之瀨）

行刑劊子頭領二員

催命判官沙斗福（維杓） 一作黎簡民（簡）

鐵臂膊錢南園（澧） 一作謝香泉（振定）

中箭虎宗聖垣 一作崔漫亭（龍見）

一枝花尤二娛（維熊） 一作胥燕亭（繩武）

花項虎嚴道甫（長明） 一作英夢堂（廉）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

沒面目金壽門（農） 一作張浦山（庚）

病關索王夢樓（文治） 一作邵二雲（晉涵）

青眼虎李載園（符渭） 一作鄭楓人（澗）

拚命三郎毛海客（大瀛） 一作徐朗齋（鏢）

笑面虎詹石琴（應） 一作吳白華（省欽）

錦豹子楊荔裳（揆） 一作楊笠湖（潮觀）

通臂猿畢子筠（華珍） 一作王載揚（藻）

金錢豹子石琢堂（韞玉） 一作顧立方（敏恆）

操刀鬼汪小梅（淮） 一作屈悔翁（復）

轟天雷侯夷門（嘉緝） 一作謝蘊山（啓昆）

菜園子童二樹（鈺） 一作金棕亭（兆燕）

神算子蔣藕船（知節） 一作潘榕臯（弈雋）

小遮欄許青士（乃濟） 一作沈雲樵（初）

鐵叫子陶篁村（元藻） 一作秦小峴（瀛）

活閻婆林遠峯（鎬）

玉旛竿汪劍潭（端光） 一作鐵梅弁（保）

險道神鄭板橋（燮）

兩頭蛇徐龍友（夔彝） 一作周迂村（準）

隱姓埋名頭領四員

雙尾蝎李客山（果） 一作張粲夫（錦芳）

金毛犬 白日鼠

小尉遲陳桂堂（廷慶） 一作孫蓮水（韶）

九尾龜 鼓上蚤

病大蟲趙良甫（函） 一作蔣立崖（業晉）

額外頭領附錄

金眼彪屠琴塢（倬） 一作范瘦生

黃面佛彭尺木（紹升）

# 一一三 建築

## 眞娘墓

眞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觀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邱山下塚壘壘，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雲溪友議）

## 賢妃殿

長安崇聖寺有賢妃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台，粧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唐詩紀事）

## 楊牧

吳人造門請詩，觀者壓敗其牆。牧嘲曰：『爾幸會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唐詩紀事）

##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

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東軒筆錄）

## 六千兵

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憲廟密遣太監尙明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尙明得止。（琅琊漫抄）

## 題壁

李邦美過句容之村鄉，見酒肆粉壁明潔，題云：『青裙白面鬪挑菜，茅舍竹籬疎見梅。』未及後聯，店翁怒曰：『我以此壁爲人塗污，方一新之，今爾又作俑也！』遂不書。有客續至，問翁，翁悔之。一日，李再過之，翁請足成。李笑取筆書云：『春事隔年無信息，一聲啼鳥喚將來。』往來知音皆愛之。（山房隨筆）

## 張君房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宗喜

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吏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膽，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尙爲小官，醉飲於繁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閣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湖山野錄）

### 三賢堂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荐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樵趁酒錢。』（古杭雜記）

### 平泉

李德裕營平泉，遠方多奉異物。有人題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南平太守送名花。』（平泉草木記跋）

### 揚州府正堂

聞某令官江北時，重修平山堂，落成後，榜曰：『某年月某縣正堂某重修。』或賦詩云：『大守風流宴蜀岡，千秋人尙說歐陽，不知當日題名字，可是揚州府正堂。』（桐陰清話）

### 作詩送券

江西趙尙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一日，常作詩及券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楔事今非晉，桃洞仙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尙書慚，歸其券。（湧幢小品）

### 攝山

尹公三次迎鑾，幽居菴紫峯閣，諸奇峯皆從地底搜出，刷沙去土，至三四丈之深。所用朱龍鑑莊經畚潘涵等州縣官，皆一時名士。又嫌攝山水少，故於寺門外開兩湖，題曰：『彩虹』『明鏡』。余戲呈詩云：『尙書抱負何曾展，展盡經綸在此山。』（隨園詩話）

## 一四 師友

雍陶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岐，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闈者亦怠，投贖者希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闈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味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雲溪友議）

杜裏老

方千師徐凝，千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千，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千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摭言）

劉虛白

劉虛白與太平裴垣，早同研席。及垣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火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摭言）

薛令之

神龍二年間，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閒淡，以詩自悼，書於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蓿上欄杆，飮澁匙難綰，羹稀箸多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因幸東宮見焉，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東歸。肅宗卽位，詔徵之，已卒。（閩川名士傳）

李瀚

李瀚及第於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玉壺清話）

燕雀詩

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祕監旦喪，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嘗師焉，至貴達，尙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爲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戢。（湘山野錄）

村學堂

曹組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狀。近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其景況可想也。（歸田詩話）

袁景文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壁。文東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箇始制文，如

何教得猶子比？』文東善書，故云。然亦可謂善謔也已。

李屏山

李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於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無如之何。其往刺寧夏，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匹絹，留作寒儒棍。』譏其多爲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腳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歸潛志）

門生

荆國王文公，以多聞博學爲世宗師。當世學者，得出其門下者，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尙解字，未流務多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註，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於著書以詆公。從學者且諱稱公門人。故芸叟爲挽詞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傳

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並諡碑，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從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詞云：『人人却道是門生。』（滬水燕談錄）

### 韓康公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傳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錢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案老學庵筆記云：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蓋戲之也。）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魯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憚。久之，呼出持白圓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漁隱叢話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妬，賴故云耳。』客皆大笑。（侯鯖錄）

### 尋常百姓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少從介甫游，介甫授以經旨，輔之曰：『天生相公，輔亦讀書，天不生相公，輔亦讀書，願自見也。』一日，謁公於定林，不值，留詩壁間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腳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郎復以我爲尋常百姓矣。』後與丹陽郡守作詩爭衡，爲守摺撫撻之，廢棄終身，悲夫。（五總志）

### 許洞

許洞與潘閔，錢易爲友，狂放不羈，閔坐廬多遜黨，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道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啾啾。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山神鎮長在，駭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中吳紀聞）

### 王穀

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略云：『璧月夜，瓊樓春，蓮舌冷，冷詞調新。當時押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血。』

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轂未第時，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掠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亡賴者聞之，慚謝而退。（碧溪詩話）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窗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縣丞，又被告賊。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湧幢小品）

塾師失館

順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師盡失館。有人改千家詩云：『清明時節亂紛紛，城裏先生欲斷魂，借問主人何處去？館童遙指在鄉村。』（堅瓠集）

師禮

有時少灣者，延師頗不盡禮，因致口角而去，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灣主人吉日良（時），束脩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野叉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鎗）。』三杯晚酌金生麗（水），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咸籍（賴），劈柏之聲一頓相（打）。（堅瓠集）

自嘲

西泠詩會有女弟子某，國色也，香巖必欲見之，着家奴衣，隨余轎步往，值其病廢然而返。後信來招我談詩，香巖喜，仍易服跟轎，冒大雨走五里許，值其家坐上有識香巖者，香巖望見大驚，奔還，衣服盡濕，身陷坎窞，乃賦詩自嘲云：『聽說凌波有洛神，思量覲面喚真真，誰知兩度成虛往，始信三生少夙因，紅粉得知應笑我，青衣着盡不如人，襄王那有陽臺夢，空惹巫山雨一身。』隨

園詩話

走狗

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常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童二樹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無七子，豈知身後得中郎？』又曰：『尙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隨園詩話）

剛愎

洪素人樸性冷，官京師，獨與陳梅岑最厚。督學楚中，寄詩云：『三十六湖湖水清，使君鑒此自分明；琉璃硯匣生花筆，詩爲懷人倍有情。』洪在都時，某相國問：『汝向人說我剛愎自用，有之乎？』曰：『然！』相國怒曰：『汝是我門生，乃謗我。』洪謝曰：『老師只有一愎字，何曾有剛字？門生因師生，故妄加一剛字耳。』（隨園詩話）

張船山

余訪京中詩人於洪稚存，洪首荐四川張船山太史，爲遂寧相國之後，寄二生歌見示，余已愛而錄之矣。追憶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在趙橫山閣學處，見美少年張君名顧鑑者，彼此訂杵臼之交，疑與船山有瓜葛，寄信

問之，不料卽其尊人也。垂六十年，忽通芳訊，知故人官至太守尙無恙，且有子不凡，爲之狂喜。蒙以詩稿見寄，名曰推袁集，尤足感也。聞亦玉樹臨風，兼仲容之姣；有秀水金筠泉（孝繼）無錫馬雲題（燦）俱願與來生作妾。船山調之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嫦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癲，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生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祇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閔臣？余聞而神往，亦戲調之曰：『夫妻喻友從蘇李，賢者憐才每過情，但學房星兼二體，心期何必待來生。』（隨園詩話）

教讀原來是下流

興化鄭板橋大令燮，少貧，嘗爲蒙師。旣達，作詩自嘲云：『教讀原來是下流，傍人門戶過春秋，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而今幸作青雲客，遮却當年一半羞。』（清稗類鈔）



## 一五 起居

全樹

義府初遇，以李大亮劉洎之荐，太宗召令詠鳥。義府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與卿全樹，何止一枝。』（唐詩紀事）

夜坐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茗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於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床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茗溪漁隱叢話）

袁羊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尙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世說新語）

天真喪盡

張忠定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劔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寫林泉住，剛要流清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道，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有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滬水燕談錄）

窮

張籍贈令狐云：『久爲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足爲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師求斷穀方。』其窮無以加矣。（碧溪詩話）

詩無愁恨意

東坡詩云：『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兒童

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又云：『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飲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法，臥對繁簾一炷香。』皆言閒退，而無愁恨之思。（歸田詩話）

### 童子吟詩

吉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一士囊詩及門，一童橫臥棖園閒，良久喚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我一觀，我以為可，則為公達。』客怪之，曰：『汝欲觀吾詩，汝必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但以汝適來睡起搔首意為之。』童即吟曰：『夢跨青鸞上碧虛，不知身世是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同入見西林，款之數日，取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風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子羅之子也。（山房隨筆）

### 不求聞達

因話錄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某。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間，陳伯敷到都，每見晦跡邱園者數多，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恩例別，蘇鞋一對當蒲輪。』

（中吳紀聞）

### 日長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坡以一日當兩日，子西直以日當年，又不若謝康樂云：『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南濠詩話）

### 被相公廝壞

東坡云：『子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為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廣利王來請端明。』子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閒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子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閒出素鮫綃丈餘，命子題詩，子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為最大。聖王時（海虞本皆）祀事，位尊河伯。』

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燾，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成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篁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案此則諸本脫前十一行，今從寫本補）』（侯鯖錄）

### 處士

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案韓集作又繼往）鞍馬僕從照閭里（按集作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按集作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時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以至飾僕御，以夸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臨漢隱居詩話）

###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嘗有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娛書堂詩話）

### 林子山

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自敘過門人某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卽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捫蝨新話）

### 座位

大司馬新安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璫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床。』安見詩遂分賓主（客座新聞）

### 睡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繡牀

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  
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  
『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叟客去主人  
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  
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  
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與易闌，須知養病不  
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吳榮陽詩  
也。『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  
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慣成癖，每  
遇晝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齊  
東野語）

### 聯句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  
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云：『夏雨淒涼如  
秋。』余曰：『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  
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東坡題跋）

### 村學究

或戲村學究云：『漆黑茅柴屋半間，豬窩牛圈浴鍋連；

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末句趣極！（隨  
園詩話）

### 張璨

湖南張少廷尉名璨，字豈石，紫髯偉貌，議論風生，能赤  
手捕盜，與魯觀察亮儕俱權奇自喜。題所居云：『南軒  
北牖又東扉，取次園林待我歸；當路莫栽荆棘草，他年  
免挂子孫衣。』言可風世。又戲題云：『書畫琴棋詩酒  
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  
茶。』殊解頤也。又謂人云：『見鬼莫怕，但與之打。』人  
問打敗奈何？曰：『我打敗，纔同他一樣。』（隨園詩話）

## 一六 倡優

### 鄭合敬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開行，楚  
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  
楚娘聞娘，妓之尤者。（撫言）

### 裴思謙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

宿，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撫言）

### 阿婆舞

鄭僂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諸矇錄）

### 腿上逞歐書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藉藉者；小天，崔垂休（名敬，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牌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衰求，近曰小求，宰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北里志）

###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室屋寬博，扈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勸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牕曰：

『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北里志）

###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子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也。（北里志）

###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菜兒，字蓬仙，貌

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諛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諷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尙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遂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碗鳴。』其敏捷皆此類也。

### 司空見慣

劉尙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鬢髻梳頭官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

以妓贈之。（本事詩）

### 崔張

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祐齊名，每題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本，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篋篋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履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鐘。愛把象牙梳掠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攝履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驊騮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相詫，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富豪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之間，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娼樂，無不畏其嘲虐也。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祐涯

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遠欽憚，呼吸風生。  
(雲溪友議)

杜牧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糺肥碩而詞警，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行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雲溪友議)

李曜

唐尚書李曜，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川，聰明敏慧，李頗留意，而已納營籍妓韶光，託於替人，令存卹之。臨發，洪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爲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復言達德倍洿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蟻珠掌內看。』(定杼情錄)

鏡湖春色

元禎廉問瀾東，乃有劉探春自淮甸而來，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褻慢常州透額羅。正面偷偷光滑笏，暖行輕踏皺紋波。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

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卽羅噴之曲也。元云：『在瀾河七年，因醉題東武。其詩曰：』役役行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箇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色耳。』(唐詩紀事)

段成式

光風亭夜宴，妓有醉毆者，溫飛卿曰：『若狀此，便可以「痕面」對「掉胡」。』成式乃曰：『掉胡雲彩落，痕面月痕消。』又曰：『擲履仙臆起，摺衣蝴蝶飄。羞中含薄怒，嘔裏帶餘嬌。醒後猶攘腕，歸時更折腰。狂夫自纓絕，眉勢倩誰描。』韋蟾云：『爭揮鈎弋手，競登踏鞞身。傷顏詎關舞，捧心非効嘔。』飛卿云：『吳國初成陣，王家欲解圍。拂巾雙雉叫，飄瓦兩鴛飛。』(唐詩紀事)

雲英

鍾陵妓雲英，羅隱舊見之。一日，譏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知俱是不如人。』(唐詩紀事)

### 鄭都知

翰林學士孫棨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醜。乾符中，狀元孫偓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鏤，見燭即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風令不疑，合你風流稱醜藉，天生不似鄭都知。』（唐語林）

### 攜酒哭青春

穎妓曹蘇哥（海虞本「歌」，芸窗稗海本「奇」，今從寫本）往歲與悅己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既而酣飲。諸客聞之，嘗其曠絕於流輩。晏元獻聞之，爲戲題絕句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侯鯖錄）

### 莫打鴨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鶻。禿鶻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侯鯖錄）

### 沾泥絮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寫本是）沾泥絮，不遂東風上下狂。坡云：『沾泥絮吾得之，被衲又占了。』（侯鯖錄）

### 綠葉成陰之句

歐公閒居汝陰時，一妓甚韻（芸窗稗海本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纈（稗海本擷）芳亭云：『柳



絮已將春去遠（諸本作春色去，今從漁隱叢話）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漁隱作二）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侯鯖錄）

### 老鴉棲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伴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字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錄）

### 王宮花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間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孀女，布裙荆釵，日擁篲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郟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僞作家

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陽台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清波雜志）

### 倡寮火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伊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清波雜志）

### 富春坊火

鄭剛中之鎮蜀也，奢妓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鎮，於火明中獲一旂，上有詩，乃借東坡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入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楊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此詞。（白癩髓）

### 陳烈

李觀字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

時，營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於案上，作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鶻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卽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旣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筵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道山清話）

### 李琪

東坡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伎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得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

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終。（春諸紀聞）

### 茶能病人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次，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過庭錄）

### 生張八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喜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

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舉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召隱人。』隱人謂野。而野有子名閑，亦有清譽，今尙居陝州。（墨客揮犀）

乞愛卿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曰：『願得貌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後山詩話）

冬牡丹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惜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楓窗小牘）

卞榮

江陰卞戶部榮，未第時，訪錢曠，謂閨人曰：『語汝主詩

人相訪。』適席中有妓，曠要賦贈妓詩，仍以舡降湘爲韻。卞揮一絕：『琵琶斜抱出舡艙，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留明月照瀟湘。』曠倒屣迎入，遂定交。（常熟縣志）

錢鶴灘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卽整裝而行。適巡鹺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辭隨訪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白綾幌，請留新句，公遂書一絕：『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娥眉淡點脣。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旦日竟歸，鹺使蹤跡，已去遠矣。（雲間雜志）

面像

夢蕉詩話云：優工以髹塑爲神鬼面像，而戴之以弄，叫嘯踴躍，百狀惟怪，望之可爲辟易。然其本來面目，終莫得而揜焉。李若虛嘗於席間戲爲吟云：『鐵面虬髯戟似霜，人人到是四金剛。一回戲臉都拋卻，仍是郎當老郭郎。』（劇說）

度爲娘

平湖沈萃禎，少所狎羽童，補功曹，歷長沙衛經歷，沈歷蘇州守。陸員外嗣端，改唐詩嘲之：『鶴氅雲冠宮樣妝，春風一曲度爲娘，師公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棗林雜俎）

許惟枚

海寧許鐵山惟枚，與余同官金陵，一時有二枚之稱。許性嚴重，秦淮小集，坐有歌郎，君義形於色，將責其無禮而笞之。余急揮郎去，而調以詩云：『腦煞隔簾紗帽客，排衙花底打鴛鴦。』（隨園詩話）

援妓

蘇州太守孔南溪，風骨冷峭，權貴不敢以情干。青樓金蕊仙以事挂法，一時交好，無能爲之道地，乃遣人至白下，求余關說。余與金甚疎，僅半面耳。竊念書中語，倘不伴爲親狎，轉生孔之疑，乃寄札云：『僕老矣，三生杜牧，萬念俱空，只花月因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春到治下，欲爲尋春之舉，而吳宮花草，半屬虛名，接席銜杯，了無當意。惟女校書金某，含睇迎笑，故是矯矯於庸中，遂同探

梅鄧尉而別。刻下接蕭娘一紙，道爲他事牽引，就鞠黃堂，將有月缺花殘之恨。其一切顛末，自有令甲憑公以惠文冠彈治之，非僕所敢與聞。只念此小妮子蕉葉有心，雖知捲雨，而楊枝無力，祇好隨風，偶茵溷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似乎君家宣聖復生，亦當在少者懷之之例，而必不以杖叩其脛也。且此輩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不聽請於有力者之家，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空山一叟？可想見夫子之門牆，壁立萬仞，而非僕不足以替花請命耶？元微之詩云：『寄與東風好抬舉，夜來曾有鳳凰棲。』敬爲明公誦之。『孔得札後覆云：『鳳鳥會棲之樹，託抬舉於東風，惟有當作召公之甘棠，勿剪勿伐而已。』二札風傳一時。未二年，余又往蘇州，過京口，已解纜矣。丹徒徐令，挽舟相留，道妓戴三與太守淮樹章公司圍者狎，章知之，逐圍人而不罪戴。戴往城隍廟焚香還願，一廟謹然。章怒其張揚，嚴檄拘訊，將使荷校以狗。徐婉求不聽，乞余解圍。余召見戴三，則霧鬢風鬟，春秋老矣。然馬骨千金，不可以不援手也。草札與太守云：『昔錢穆父刺常州宴客，將笞一妓。妓哀請，錢云：

「得座上歐陽永叔一詞，故當貸汝。」歐公爲賦一闋，遂釋之。僕雖非永叔，而公則今之穆父也，請爲二章，以當小調。詞曰：「東風吹散野鴛鴦，私燕神前一瓣香；爲祝長官千萬福，緣何翻惱長官腸。」樊川行矣，一帆斜，那有情留子夜家？只問千秋賢太守，可曾幾個斫桃花？」交書徐公，卽挂帆還白下，終不得消息，心殊惓惓。半月後章寄函來，看只七字曰：「桃花依舊笑東風。」（隨園詩話）

拒妓

夏醴谷督學廣東，有門生鄭齊一者，年少貌美，飲舟中，妓醉而逼之。鄭勃然怒曰：「使不得！」夏贈以詩云：「柔情似水從頭抹，硬語如刀帶酒聽。」程魚門北上，旅店主人招妓侑酒，魚門與同飲而卻其眠，作詩曰：「花明野店春無主，月黑秋林幸有燈。」潘筠軒笑曰：「次句有小說秉燭達旦之意。」（隨園詩話）

郭三

金陵妓郭三，爲訟事，江寧王令拘訊之。香亭爲關說求免，王覆札云：「昨承簡翰，誠恐狼藉花枝，欲於園中立

五彩旛，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勢。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場作戲，須俟上臺時，看作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乃寄詩云：「一波纔定又生波，屢困風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總緣柳弱受風多。」「登場更比下場難，牛鬼威風色已寒，要識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帳中看。」（隨園詩話）

蘇小

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尙書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尙書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旣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爲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蹶然。（隨園詩話）

燕蘭小譜

吾鄉安樂山樵，著燕蘭小譜，皆南北伶人之有色藝者，蓋在古人南部烟花錄北里志之外，別創一格。余采一二，以備佳話，其節義可風者，如張柯亭爲某明府所矐，某以罪被誅，柯亭在戲場奔赴市曹，一慟幾絕。詩美之

云：『樹覆巢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輿臺；不知金鳳分飛後，曾爲東樓一慟來。』徐雙喜身長，嘲之云：『阿那多姿柳帶牽，臨風搖颺玉樓前；若教嫁作曹交婦，縱不齊眉也及肩。』嘲留鬚而復剃者云：『兒童瞥見多相笑，西子麻胡兩失真。』贈最佳者云：『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都讓鄭櫻桃。』（隨園詩話）

### 狀元夫人

李桂官與畢秋帆尙書交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病則秤藥量水，出則授轡隨車。畢中庚辰進士，李爲購素册，界烏絲，勸習殿試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陽相公，康熙前庚辰進士也。重赴櫻桃之宴，聞桂官在坐，笑曰：『我措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已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序其勸畢公習字云：『若教內助論助伐，合使夫人讓誥封。』（隨園詩話）

### 春色

廣東珠娘，皆惡劣無一可者，余偶同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

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得。』（隨園詩話）

### 得卿來作掛帆人

方南堂名貞觀，康熙癸巳，以族人望溪侍郎事牽連，隸旗籍。雍正癸卯，放歸，屢客揚州。興化縣令嘗荐之於太吏，將使應博學宏詞科，辭不就試。著有南堂詩鈔，其戲示小婢詩云：『可能便結垂簷子，自願將爲就木身，好似遠行舟楫具，得卿來作掛帆人。』（清稗類鈔）

## 一七 貧富

### 啣得錦標歸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啣得錦標歸。』（摭言）

### 白日上青天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摭言）

名紙生毛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撫言）

以詩窮

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獨醒雜志）

油衣詩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蕭灑，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進士

第。雖兩爲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窶，僦市屋以居。謝人惠油衣詩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鷄。』蓋以文滑稽也。（中吳紀聞）

巴家富詩

李黨學大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李亦安之。戲嘗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深驟富，新月掛銀鉤。』（雋永錄）

郊島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六一詩話）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

之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彊扯我襦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爹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青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鄭之詩固有本矣。（閩小記）

### 富貴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樓台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青箱雜記）

### 說起窮來不算窮

吳山尊學士，初官太平訓導。一日，宴於郡齋，卽席口占二律云：『諸公莫說教官窮，說起窮來分外窮。兩個對頭稱正副，一年餬口仗生童。可憐歲老猶難免，縱有優差也不豐。不信但看鹽典例，三錢倒有二錢銅。』諸

公莫說教官窮，說起窮來不算窮。中轎居然安七尺，上台也只打三躬。老夫子叫人人是，外翰林稱個個同。日上三竿猶未起，勝他多少磕頭蟲。（清稗類鈔）

### 踏破甕

東坡寄諸子姪詩：『他年汝曹笏滿牀，中夜起舞踏破甕。』施元之注世傳笑話，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而寢。一夕心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若干蓄聲妓，高車大蓋，無不備置，不覺歡然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指妄想狂計者，謂之『甕算』（雲笈雜鈔）

### 翰林

翰林官地望高華，而每虞空乏。近某太史作詩云：『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可發一笑。（冷廬雜識）

### 沈文卿

續巨史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吟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冊，也堪將去教兒曹。』（寄園寄所寄）

### 無米無褲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鄧孺孝。鄧爲言絕糧狀，因口占曰：『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堪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褲，亦有口號，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一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褲人家着。』坐客大閱。（寄園寄所園）

### 笑原憲貧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寺。醉後，誦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曰：『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東坡題跋）

### 貧士詩

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干妻惱，身病閒遊惹母愁。』朱草衣『牀燒夜每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隣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恐人防賊，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氣

莫書賒酒券，索逋先畏扣門聲。』俱太窮令人欲笑。（隨園詩話）

### 買書自嘲

崑山徐懶雲（雲路）秀才，買書無錢，而書買頻至，乃自嘲云：『生成書癖更成貧，買客徒勞過我頻，聊借讀時伴問值，知非售處已回身，乞兒眼裏來鴉炙，病叟牀前對美人，始歎百城難坐擁，從今先要拜錢神。』余幼時有『家貧夢買書』之句，蓋實事也。今見徐生此詩，觸起貧時心事，爲之慨然。徐又有句云：『風威兩岸荻，雪意一天雲。』（隨園詩話）

## 一八 婢僕

### 杜牧

杜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

坐南行，瞪目注視，引蒲三厄，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本事詩）

### 鏡兒

郭曖，寒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瑯嬛記）

### 婢僕詩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其間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揔不憂，推道那家娘子臥，且教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曠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

庫，一名閑物耍髮。』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虛靴，事雖不同，用奇卽無異也。（唐詩紀事）

### 崔郊

郊寓居漢上，有婢端麗，善音律。既貧，鬻婢於連帥，給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唐詩紀事）

### 買妾

有村校書，年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冷齋夜話）

### 淵明有侍兒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知，問其所。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笑。（竹坡詩話）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穎悟，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汝能狹劣爾，豈解爲文章耶？』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卽應聲曰：『吹火鶯唇斂，投柴玉腕斜，回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中吳紀聞）

風之始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爲口實。（雋永錄）

偶然

韓求仲太史（敬）嘗入內，問妾今日何衣緋。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兩言可念。姚叔祥（士隣）

遂賦一絕：『袖裏紅綃裹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若教更問郎何似，嫁得郎來亦偶然。』（棗林雜俎）

爭妾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爲門客王屋所聘，貴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奎作詩曰：『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卽謝家。』（棗林雜俎）

尹文端妾

尹文端公妾張氏，封一品夫人，與內廷恩宴。大將軍某與忠勇公在上前戲尹云：『張有貴相，十指皆箕斗，無羅紋。』會伊里平定，諸功臣畫像內廷，例有贊語，上命公自爲張夫人贊。尹應聲云：『繼善小妻，事臣最久，貌雖不都，亦不甚醜，恰有貴相，十指箕斗，遭際天恩，公然命婦。上相簪花，元戎進酒，同畫凌烟，一齊不朽。』忠勇公曰：『欲戲尹某，反爲尹某戲耶？』上大笑。（隨園詩話）

江北村婦

江寧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婦多渡江爲人傭工，皆不

纏足，間有佳者。秦芝軒方伯席上集唐句戲云：『一身兼作僕，兩足白於霜。』（隨園詩話）

### 怨詩

余幼時曾見人抄女子趙飛鸞怨詩十九首。其人家本姑蘇，賣與某參領家作妾，正妻不容，發配家奴，故悲傷而作。首章云：『誰憐青鬢亂飄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倉夫雙足健，漫言夫婿善乘龍。』味其詞，蓋旗廝之走差者也。餘詩不甚記憶，其最談諧者，如云：『坑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俗子不知人意懶，挨肩故意唱秧歌。』（隨園詩話）

### 陶篁村

陶篁村置屋孤山，余月夜訪之，憐其孤寂，勸置燕玉爲媛老計。篁村以爲然，購一小鬟。梁山舟侍講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見說榕江泛榜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根柳粟無人管，分付樵青好護持。『不比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個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班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

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山舟又有句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余適從天台山歸，誦此爲之一笑。（隨園詩話）

## 一九 動物

### 猩猩

猩猩好酒與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冒云：『誘我也！』乃絕走而去之。去而復至，稍稍相勸，頃盡醉，其足皆絆。或圖而贊之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喻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臥養真！』（國史補）

### 射覆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烟，常所拍捫。臣朔恐，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禪。』（東方朔傳）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恆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讖機警者，皆被誘而翫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捨檝登途，果羸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貰酒三五杯，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僂俛貰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鱸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翫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玉堂閒話）

鯉魚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瑯嬛記）

蛙

揚牧字藏之，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卽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月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唐詩紀事）

李義府

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苑便對，有得鳥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唐語林）

袁白燕

松江袁御史景文，未仕時，嘗與友人謁楊廉夫，几上見有詠白燕詩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景文素能詩者，因謂之曰：『先生此詩，殆未盡體物之妙也。』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詩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云。

(南濠詩話)

鷺絲腳

張文寶永州人，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自銜鷺絲詩最爲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寶云：「更宜雕琢。」仲達云：「如何雕琢？」文寶云：「詩固佳矣，但鷺絲腳太長爾！」仲達赧服。(灑水燕談錄)

誠虎文

楊叔賢，自強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爲荊州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誠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略曰：「咄乎爾彪，出境潛游！」後改官，知鬱林，以書託知軍趙定基，打誠虎文數本，書言庸獷，欲以此化之，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趙遣人打碑，次日本者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著狀附遞寄答。(湘山野錄)

邦秃鷺

僞蜀王先主，晏駕前，來大秃鷺鳥，遊於摩訶池上。顧食時爲上臣，直於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詠曰：「昔日曾

聞瑞應圖，萬般徵意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羣居解頤)

烏龍

韓渥詩云：「洞庭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妬媒。」又云：「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祝鑑子權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予曰：「韓致光詩烏龍爲何事？」予答以白樂天和元微之夢遊春詩云：「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當是大爾。」子權曰：「何所據見？」予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云：「章善後攜一杖，號烏龍，乘之飛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稿簡贅筆)

蟹詩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家饒於財，少游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擊價甲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撒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

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遍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旣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時賈收耘老隱居茗城南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黃稭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脇斗膏紅。螯須園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細擘蔥。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螭蚌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鍍，劈慚湖女手如蔥。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爲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扳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團雌還卻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瀆，醢成何處污園蔥。好收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眞氏，人謂賈秀才娶眞，縣君以爲笑。沈所指團

雌爲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齊東野語）

蚊

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潮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尙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爲利。（孫公談圃）

犬詩

坐客偶談，近有士人，好食犬肉。主人知其意，命賦一犬詩，以鹽字爲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苦伴鹽，長夜巡行護短簷。戀戀見人渾識舊，依依向主肯趨炎。臥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向山中擒狡兔，拔毫製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犬食之。（蹇齋瑣綴錄）

貓兒狗子

初盧延讓獻高祖詩，有云：『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至是高祖與同平章事潘峭，夜論邊事，旋命宮人爇栗，已而爆栗，燬坐間繡褥。又高祖性猜疑，常於爐間

置金鼎，令二妃親侍茗湯。是夜宮貓相逐，誤翻其鼎。高祖良久曰：『栗爆氈破，貓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中有此語，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明日超工部侍郎，延讓詩師，薛能不尙奇巧，人多謂爲淺陋。獨吳融重其作，盛稱於時。且云：語不尋常，後必垂名。延讓凡三十五舉，方登第，所業詩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饑貓臨鼠穴，嚙犬舐魚砧。』諸句，甚爲張濬成汭所賞。及高祖時，復以詩語巧合擢用。延讓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聞者大噱。（盧延讓傳）

### 王感化

元宗暑月，曲宴相臣嚴續等於北苑。有老牛息大樹之陰，命樂工詠之。感化遽進曰：『困臥斜陽，噍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續等有慚色。（王感化傳）

### 乞貓

魯直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衙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後山詩話）

### 王徭

山東二經生同居，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貢父詩話）

### 使宅魚

錢氏之有國也，應西湖之捕魚者，必日納數斤，謂之使宅魚。有終日不及其數者，必市爲供之，民頗怨嘆。一日，武肅大設一圖，上畫磻溪直鈞之事。武肅指示，命羅隱賦詩，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鈞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自是盡得蠲免。（閒談錄）

### 秋雁

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韻賦秋雁。族子祕書丞敵先就，詩曰：『天掃閑雲秋淨時，書空匠者最相宜。』云云。（清異錄）

### 蝸牛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卽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



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清異錄）

### 蝗蟲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也。（程史）

### 六目龜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養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蓋東坡寓言，以諷呂耳。（遊宦紀聞）

### 雀言

或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余按皇侃論語義疏云：『治長從衛還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何爲哭。云：『兒出未歸。』治長曰：『頃聞鳥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

曰：『治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遂囚治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言，試果驗裁放汝。』治長在獄六十日，聞雀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治長曰：『雀鳴嘖嘖暗暗，白蓮水邊，有車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余愛雀言，音節天然，有類古樂府。（隨園詩話）

### 驢

見吳小仙畫騎驢圖題云：『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顧赤芳題云：『張果倒騎驢，不知是何故？爲恐向前差，忘卻來時路。』（隨園詩話）

### 牛禁

蔡侍郎（觀瀾）守江寧時，私宰之禁甚嚴，余不以爲然。一日，余在府署，蔡公坐堂收呈，有回民之黠者，具呈請釋牛犯。其狀首云：『爲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事。』蔡遣家人謂余曰：『君原勸我貴人賤畜，今果惹回民之曠，然其狀詞文理甚佳，須君替我強詞奪理。』余書五絕於紙尾云：『太守非牛愛，心原愛老農；

耕牛耕滿野，百姓豈無功？』點回無詞而退，太守牛禁亦因之稍寬。（隨園詩話）

鷺鷥

余過永州時，值冬月，遠望禿樹上立數鷺鷥，疑是木蘭花開；方憶戴雪村先生『高湍散作低田雨，白鳥棲爲遠樹花』二句之妙。（隨園詩話）

駝水駝湯

湯西厓少宰未遇時，與姜西溟太史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癯郎當，峻嶒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駝水復駝湯。』（清稗類鈔）

## 二〇 植物

賜花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輿青旂下帝台，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鸞未解林間囀，紅藥先從殿裏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忻逢睿藻先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藥之先開，訝黃鸞

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曰：『日用何爲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傳；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盃，當時嘆美。（唐詩紀事）

柳宗元

宗元種柳，戲題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唐詩紀事）

落葉及柳

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滿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烟半雨溪橋畔，問杏問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茗溪漁隱叢話）

藥名詩

迂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茗溪漁隱叢話）

竹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爲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爲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個葉兒也。』（茗溪漁隱叢話）

芳洲杜若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郎乃下坊州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緣謝朓詩誤。』太宗聞之笑曰：『郎官作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笑人也。』乃坐免。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與溲之人，其子僥倖得館職，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並無言語。』一時傳笑，以謂過於度支郎遠矣。（五總志）

梅

曼卿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謂有村學中體，嘗嘲之曰：『詩老不知梅格在，強拈綠葉與青枝。』至於『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成均警宗，無以加也。（磬溪詩話）

梅花詩

田承君云：『東人王居卿在揚州，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和靖梅花詩，然而爲詠杏花與桃李，皆可用也。』東坡曰：『可則可，恐杏花與李花，不敢承當。』一坐爲之大笑。（侯鯖錄）

梅花

崔德符以擅入御苑賦梅花落職。宣和中劉克莊潛夫嘗賦梅云：『東君誤執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忤史彌遠，不得調，又吟云：『一聯半首致魁台，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窮殺幾人來。』蓋不知德符事爾。（禮部詩話）

櫻桃一實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爲笑，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爐空，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咸喜之。（山房隨筆）

### 雙仁

東坡在黃岡，與張從惠吉老同一州。吉老妻，予從姑也。遇生日，請坡夫婦飲。適有新桃，食之，見雙仁，坡戲作獻壽詩云：『終須跨箇玉麒麟，方丈蓬萊走一巡，敢獻些兒長壽物，蟠桃核裏有雙仁。』（案此則從寫本補）

### 種花

歐陽文忠公謫（寫本，海虞本，責）滁州，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裁，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侯鯖錄）

###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菊爲壽客，瑞香爲佳客，丁香爲索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醾爲雅客，桂

爲仙客，薔薇爲野客，茉莉爲遠客，芍藥爲近客，各賦一詩，吳中至今傳播。（中吳紀聞）

### 楚詞落英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漫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梁溪漫志）

### 苦筍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籊龍稱冤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齊東野語）

### 黃花

宋初，袁州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郎中查拱之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花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聚翠，黃花似散金』也。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止解六人，後遂爲額。詩人嘲之曰：『誤認黃花作菊花。』（天錄識餘）

### 漏春和尚

新栽柳樹，必用泥固濟其末，頗類比丘頂相。元伯玉宅前插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漏春和尚，一一無恙。』蓋取子美『漏泄春光有柳條』之句。（清異錄）

### 金香大丞相

莊宗小酌，進新橋，命諸伶詠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個是汝身？』帝大笑，賜所御軟金杯。（清異錄）

### 閩香玉女

閩士赴科，臨川士赴調，會京師旂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枝，真壓枝天子，釘坐真人，天下安有並駕者？』撫人不識荔枝之未臘者，故盛主楊梅。閩士不忿，

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絕云：『閩香玉女含香雪，吳美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清明經對赤參軍。』（清異錄）

### 海棠詩

東坡海棠詩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於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韻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冷齋夜話）

### 軍官宿娼謎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此卻似軍官宿娼謎也。（丹鉛總錄）

### 狂生

華陽有狂生，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窗前一樣梅花月，添個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

唐突梅花也。生忿主人嘲己，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談言）

### 紅梅

紅梅清豔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珍賞之。一日，貴遊洛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願僮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道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裏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爾名園事培接，遍都城矣。若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西清詩話）』

### 芙蓉

甲申九月，友人趙昌齡出杭之湧金門，至剩園，見題壁云：『芙蓉花發滿堤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湖

上過，行人何不看芙蓉。』（棗林雜俎）

### 慶玉

慶兩峯玉觀察蕪湖，因舊署荒蕪，前任劉公未加修葺。兩峯抵任，爲培花樹，戲題一絕寄劉云：『笑殺河陽舊吏來，地無青草長莓苔。嶺梅巖桂江干竹，都是劉郎去後栽。』（隨園詩話）』

## 二一 飲食

### 酒肆

隋時數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腳酉。』諸人問云：『此何義？』答云：『有水在。』次一人云：『酒頭似阿濫鯁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濫鯁頭？』答曰：『非鶉頭。』又一人云：『酒向他籬得頭，四腳距地也獨宿。』諸人云：『此有何義？』答云：『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歸舍作醬，何因此間飲醋來！』衆歡大笑。（啓顏錄）

### 杜牧

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強言驚滿座，三行紅粉一時迴。』氣意閑逸，傍若無人。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唯有青樓薄倖名。』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荐於崔郾，遂登第。郾東都放榜，西都過堂，牧詩曰：『東都放榜未開花，三十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唐詩紀事）

### 吃魚

東川柳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楊尚書汝士作鎮日，以一巨魚飲之，棠不敢飲。楊公以詩戲之曰：『文章謾道能吞鳳，盃酒何曾解吃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須遭這老尚書。』棠曰：『未向燕台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吃了終無愧，鵠化爲鵬也不難。』（唐詩紀事）

### 淡菜

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諭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者可不以斯爲戒！（北夢瑣言）

### 橄欖

魏文帝示羣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其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漾，咽噓，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葡萄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丹鉛雜錄）

### 試茶

西清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

『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茗溪漁隱叢話）

### 果名酒令

酒客爲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度語。如云：『迢迢良夜惜分飛，是清宵離。』清宵離者，青消梨也。又云：『黃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鷲逃。』山鷲逃者，山櫻桃也。又云：『菱荷翻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寓簡）

### 波稜粥

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水於口廣道。行李隔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爾，卽取以爲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寧且食小人羹。』叔黨墓木握矣，而余方艱棘異縣，誰與共此樂者！（五總志）

### 酒價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謹泱，談笑無聞。（一云君臣謹笑無聞）忽問塵沾尤佳者何處（一無尤

字）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徧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對。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唯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一有錢字）。』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蚤來就飲一斗酒（一云蚤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錢。』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玉壺清話）

### 食菜詩

川中一士人作食菜詩十餘韻，其警句云：『漉頻傾綠水，溷急走青蛇。渾家青菜子，一肚晚蠶沙。』（侯鯖錄）

### 罵孟子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



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字寔，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道山清話）

### 姚嗣宗

高副樞若訥，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遂自舉新詩，喋喋不已。日既高，賓主盡餒，無由其去。姚亦關中詩豪，辨謹無羈，潛計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舉甘露寺閣詩云：『下觀揚子小。』姚應聲曰：『宜對「卑末狗兒肥。」』雖慍不已。又舉秋日峽中感懷曰：『猿啼旅思悽。』姚應曰：『好對「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輩！余場屋馳聲二十年。』姚對曰：『未曾撥斷一條絃。』因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湘山野錄）

### 呷大夫

家述常聿修，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兩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筵將竭，叩門求飲，未通大道，已見囁恥，濡筆書壁曰：『酒客乾喉去，惟存呷大夫。』（清異錄）

### 虛釘玲瓏石鎮羊

游士藻爲晉王記室，予過其居，知昨夜命客，問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予曰：『好，改裝作釘字，便是一句詩。』士藻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註云：『吾平生以順人情爲佛事，獨違學士，可乎？』（清異錄）

### 不夜侯

胡嶠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新奇哉。（清異錄）

### 苦口師

皮光業耽茗事，一日，中表前嘗新柑，纔至，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清異錄）

### 平糶詩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牆隙，牆成垣已隳；斷履補穿履，履成履已虧。』（貢父詩話）

### 楊安國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

孟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笑，而楊不悟。（貢父詩話）

### 爲甚酥

東坡在廣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對以會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花飲前百事會，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竹坡詩話）

### 石中立

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類如此也。（東齋記事）

### 祭詩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

神，以是補之。』（雲仙雜記引金門歲節）

### 金腿

友人陳斗泉打油詩曰：『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個個不平安。』真所謂練字練句，音節鏗鏘者也。（履園叢話）

###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胤勣）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尙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云：『暫挂西山笏，閑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生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縣筭瑣探）

### 酒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萬

事無過酒。』王荆公戲改此兩句爲一字題四句曰：『酒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有。』不損一字，而意韻如自爲之。（續筆談）

詩題

尹氏昆季皆能詩，而推三郎兩峯爲最。一日文端公退朝，召兩峯曰：『今日我儂矣！皇上命和春雨詩，我不及作，汝速擬一稿，我明早要帶去。』兩峯構成送上，公已酣寢。黎明公盛服將朝，諸公子侍立階下，兩峯惴惴慮有嗔喝。忽見公向之拱手曰：『拜服拜服，不料汝詩大好。』回頭呼婢曰：『速煨我所喫蓮子，與三哥兒喫。』兩峯大喜過望。四公子樹齋笑曰：『我今日卻又得一詩題。』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喫蓮子有感。』（兩峯名慶玉）（隨園詩話）

豆腐

蔣戟門觀察招飲，珍羞羅列，忽問余：『曾喫我手製豆腐乎？』曰：『未也。』公卽著憤鼻裙，親赴廚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盤餐盡廢。因求公賜烹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歸家試作，賓客咸夸。毛俟園廣文調

余云：『珍珠羣推郇令庖，黎祈尤似易牙調，誰知解組陶元亮，爲此曾經三折腰。』（隨園詩話）

飯來

元微之自嘲云：『飯來開口似神鴉。』姚武功某寺云：『無齋鴿看僧。』二句皆摹神之筆。（隨園詩話）

安雅堂酒令

孔融開尊第一。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得此不飲，但徧酌坐客，各飲一盃。）曹參歌呼第二。相國不事事，言中飲一卮，隣吏方舉觴，歌呼以從之。（得令入手，聞坐上客說話者，先罰一杯，得令之人，然後與下隣各歌一曲，各酌一杯。下隣者，待令之人也。所謂說話者，雖衆，但高聲或多言者當之。）

鄭度高歌第三。袞袞登台省，獨冷官如何，襟期能與

共，對酒且高歌。（與對席之人作儒者高歌慢詞古樂府之類，各飲一杯。如無對席者，只以席面正客便是。）

子美騎驢第四。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杯與冷

炙，到處潛悲辛。（以對坐客或酒主人爲富兒，得令者作騎驢狀，扣門李酒，富兒與殘杯冷炙，既飲食之，作十七字詩一首，相謝不能者，作驢叫三聲而止。）

阮籍兵廚第五。籍聞步兵廚貯酒三百斛，遂求爲校尉，一醉萬事足。（得令者任意斟酒痛飲，仍歌選詩，不能者，作猖狂狀，仍罰之酒。）

劉伶頌德第六。兀醉恍然，不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螺贏與螟蛉。（自飲一杯，仍要見枕麴藉糟之態，對席者作雷聲，左隣作蜂聲，右隣作蠹蠹狀。）

齊人乞餘第七。乞餘真可鄙，不足又之他，妻妾交相訕，施施尙欲誇。（得令者領折杯中酒，飲些子，復於坐客處求酒食，既誇之，席有妓，則作妻妾罵之，無妓，則以處左右隣爲妻妾。）

張旭草聖第八。三杯草聖傳，雲烟驚落紙，脫帽濡其首，既醉猶不已。（作寫字狀，飲一杯，後脫巾，再飲一杯，以鬚髮蘸酒，以頭作寫字狀，飲一杯。）

桓公卜晝第九。樂飲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卜晝乃吾心。（日間得此，飲一杯，夜則免飲。）

蘇晉長齋第十。蘇子雖曠浪，長齋繡佛前，醉中誠可笑，往往愛逃禪。（以蔬菜飲半杯，不得茹葷，仍說禪話，不能者作佛事數句，更不能者，罰念阿彌佛百聲。）

次公醒狂十一。衆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飲亦如此。（得此不飲，但作狂態不已，或不能狂，卻罰酒。）

陳遵起舞十二。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數，寡婦共謳歌，跳梁爲起舞。（得令者踴躍而舞，左客作寡婦，謳戲曲，各飲一杯，有妓則以妓爲寡婦，有數婦則以左者爲之。）

灌夫罵坐十三。坐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罰以酒，夫亦當悔過。（得令者作罵坐語，主人起按其項，罰一杯。）

左相萬錢十四。萬錢方下箸，鯨吸聲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以箸於果肴上遍閱三兩通，卻不得下箸，乃以口吸引一杯，要聽喉中響聲，仍銜杯示衆人。）

玉川所思十五。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青樓在何許，珠箔天之涯。（盧仝之悶悶，非酒可破者，進茶一甌，作長短句俚鄙之詩一首，不能者亦罰酒。）

羲之蘭亭十六。少長既咸集，一觴復一詠，雖無絲與竹，亦足娛視聽。（衆客無大小，各飲一杯，各賦一詩。不能詩者，遂爲絲竹管絃之聲。能誦吾竹房蘭亭者免飲。此日若值上巳，得令者作詩飲酒，各倍於衆人。）

東坡赤壁十七。客喜吹洞簫，客倦則長嘯，覺時戛然鳴，夢裏道士笑。（得令者初作鶴鳴，先飲一杯，再作散花步虛之類，左右二客，一吹簫，一長嘯，各飲五分。）

庾亮南樓十八。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急呼載酒來，老子興不淺。（登坐物南面立，量飲八分，作十六字月詩。或遇中秋月夜，當作二詩，飲雙杯。）

醉翁名亭十九。飲少輒至醉，衆賓一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樂其間。（得令者隨意飲些子，坐中有僧則賞一杯，以其作亭之功也。仍作禽語，衆客於是撫掌

大笑。）

白傅醉鬼二十。醉吟先生墓，奠者無日間，冢上方丈土，泥濘何時乾？（對席客斟酒一杯，讀祭文勸得令者，得令者作鬼韻饗之狀而飲。）

便了行酤二十一。便了卽髻奴，執役與行酤，鼻涕一尺長，持勸王大夫。（得令者爲童子狀，以酒勸主人一杯。）

知章騎馬二十二。知章醉騎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花井底眠。（酌一杯，作醉中騎馬之勢。）

文季五斗二十三。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大夫，爾亦能飲否？（自飲一杯，有妓則以妓爲王氏，飲六分，無妓則以對席客爲王氏。）

華歆獨坐二十四。誰能飲不亂，昔賢亦頗頗，要須整衣冠，遂號華獨坐。（整其衣冠，危坐不動，飲不飲隨意。）

陳暄糟丘二十五。生不離瓢勺，死當號酒徒，速爲營糟丘，吾將老矣乎。（飲一杯後，作欲死狀，羣呼酒徒乃醒。）

汝陽流涎二十六。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  
麵車，津津口流涎。（作擊鼓聲狀，不得飲酒，而口中  
流涎而已。）

永遠蓮杯二十七。玉生交卞繪，延之私室中，笑遺白  
玉尊，掬酒生香風。（妓用沒手盞，把得令之人，左右  
隣各一杯，卻揮得令者一類，如無妓，請對坐者作妻，  
把酒三人，各一杯，卻不許揮類。）

玄明戒飲二十八。山陰劉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飯莫  
飲酒，良策勿告人。（已得令過去者，戒得令之客勿  
飲，但食少物而已。）

阮宣殿背二十九。阮宣強吳衍，忍斷杯中物，拳及老  
癖癡，此意豈可拂。（主人以拳椎得令之人，背罵而  
強之，遂各飲一杯，得令者仍作癡態。）

趙達着射三十。善射卞無有，盤着縱橫之美酒，與鹿  
脯，既有何必辭。（主人以松子作一拳，得籤之人博  
之中，其有無雙隻，乃飲一杯，仍食少脯，不中則免  
飲。）

江公酒兵三十一。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

諮議，此論當不朽。（但飲一杯，別無他作。）

幾卿對騶三十二。欲醉詣酒壚，褰幔且停車，得酒不  
獨飲，乃與騶卒俱。（詣壚貰酒，與僕各飲一杯，如己  
無僕，與主人之僕配，與僕攀話，皆不妨。）

曼卿驚飲三十三。請君爲驚飲，引首出復縮，因則科  
其頭，巢則坐杪木。（此當飲三杯，今恕其二，任意於  
三者之中，比一軀者，而飲一杯，或不如法，罰二杯，仍  
作飲狀，驚以頭伸縮，就飲，因去巾帽，作扭手狀，以口  
就飲酒，巢蹲坐物上，如在木杪。）

宗之白眼三十四。瀟酒美少年，玉樹臨風前，舉觴而  
一酌，白眼望青天。（既稱美少年，豈不能謳，請歌一  
小令，南北隨意，然舉觴作白眼狀。）

季鷹曠達三十五。吳中張季鷹，秋風蓴菜羹，即時一  
杯酒，何用身後名。（自唱吳歌，蔬酌半杯。）

再思高麗三十六。盡道楊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乃  
歌舞，滿坐皆笑之。（領法原缺。）

張敞擒盜三十七。盜首補爲吏，小偷來賀之，飲醉赭  
其衣，悉擒無一遺。（得令者爲賊首，先賞一杯，坐中

紅衣者爲小偷，不問幾人，但凡身上有一點紅者，皆飲一杯，乃唱山歌，帽纓及面紅者，不在此限。或盛暑，無衣紅者，則驗體膚，紅赤者皆是。）

艾子噓藏三十八 艾子醉後噓，門人置猪藏，本意欲何之，乃譬唐三藏。（得令者作吐而不飲，但打一好譚。譚不好者，罰一杯。）

焦遂五斗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辨，不覺驚四筵。（隨意酌酒飲，不飲亦聽。須談經史，或古今文章之語，須高聲朗說。犯尋俗者，罰一杯。不識字之人，小說諺譚諺語等亦可。）

三閩獨醒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復振衣，滄浪自清濁，我歌漁父辭。（作楚意，歌漁父詞，或楚詞一章，免飲。或此日遇重午，得此令者，則終席不得飲，但食物而已。歌卻不免。）

陶穀團茶四十一 可憐陶學士，雪水煮團茶，黨家風味別，低唱酌流霞。（貧儒無酒可飲，煮茶自啜，命妓歌雪詞而已。卻用骰子擲數，一人作黨太尉，命妓淺斟低唱，無妓自唱，亦雪詞。）

少連擊姦四十二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能擊，醉中正膽大，爹也勸不得。（得令者以箸指席中敗興之客。敗興者作揖謝罰，不肯揖者，准罪一杯。）

梁商薤露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酒闌方罷唱，薤露亦能歌。（酒闌歌罷，繼以薤露，此可謂哀樂失時，可罰酒一杯。）

嵇康彈琴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敘闊說平生，但願斟濁酒，彈琴發清聲。（先說舊事，或平生心事，然後歌琴調，飲一杯。）

趙軌飲水四十五 父老送趙軌，請酌一杯水，豈無尊中酒，公清乃如此。（衆人勸得令者水一盞。）

阮孚解貂四十六 遙集爲常體，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彈劾，一杯方見饒。（常侍解貂，有司劾之。若欲免罪，須飲一杯。不願飲酒，當筵中一跪。）

白波席捲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因以酒爲令，沉湎意乃釋。（賊徒飲酒，必無揖讓之容，滿斟快飲，如捲白波入口，故酒令名捲白波。得令者如此法，飲一杯。）

穆生醴酒四十八。穆生不嗜酒，楚元爲設醴，久之意已怠，斯亦可逃矣。（既不嗜酒，又不設醴，可與免飲。）

岳陽三醉四十九。洞賓橫一劍，三上岳陽樓，盡見神仙過，西風湘水秋。（神仙飲酒，必有飄逸不凡之態，唱『三醉岳陽樓』一折，淺酌三杯，不能者，則歌神仙詩三首。）

長吉進酒五十。龍笛聞鼉鼓，浩歌并細舞，勸君日酌酌，青春忽相暮。（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擲，教四人作樂，得令者犯主人一杯。）

孟嘗養士五十一。門下三千客，其間朱履多，雞鳴已可鄙，狗盜卻如何。（自得令者之人左轉數起，至第十客，爲雞，作雞鳴一聲，免飲。第十一客爲狗，作狗吠聲，偷酒一杯吃，得令者免飲。）（自子至酉戌，故用十與十一之數。）

山簡習池五十二。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歸，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自斟飲一杯，作騎馬狀，仍以頭巾及帽反戴。）

謝諫風月五十三。聽不妄交接，有時自酌日，入室惟清風，對飲有明月。（對坐者，或左客，把得令者一杯，以盞盤作明月，照其面，得令者還一杯，右客以口吹得令者之面。）

宗武沽酒五十四。預恐尊中盡，隔屋喚西家，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右向第二客，以一杯酒於此人頭遞過，與得令人，得令人勸主人飲，如得令者有父在坐，乃勸其父。）

平原滅燭五十五。夜飲燭忽滅，客牽美人衣，美人絕其纓，盡絕乃不知。（滅筵上之燭少時，不問有妓無妓，皆許衆說惡口一語，卻不得乘時動手，或日間未有燭，但俱閉目，仍要褻語，得令者於暗中飲一杯，以贖牽衣之罪，并絕免纓。）

相如滌器五十六。文園雖病渴，滌器向琴台，時時頻願望，猶恐丈人來。（坐中之人，肯作卓王孫者，得令之人，特洗盞勸丈人一杯，丈人回水一盞，以沃其渴，或無人肯作丈人，得令自洗盞，自吃水。）

長卿沐猴五十七。可笑檀長卿，乃作沐猴舞，人欲與



狗鬪，得此亦無苦。（得令者作獠獠舞，又遙向坐中  
戍生之人作吠狀。既罷舞，罰酒一杯。如無戍生者，則  
不必酒。）

郭珍裸飲五十八。昔日洛陽令，姓郭乃名英，裸袒呼  
進酒，侍婢數十人。（得令者解衣，令妓環立，進酒一  
杯。）

文淵酒船五十九。船酒五百斛，甘味置兩頭，反覆以  
飲酒，瘦儻當即休。（得令者先吃甜物一味，進酒一  
杯，作五呷後，再吃甜物一味。）

畢卓盜飲六十。可笑畢吏部，盜飲比舍郎，既遭瓮下  
縛，沉醉亦何妨。（竊飲鄰客之杯，隣客執之，呼以爲  
賊，乃命巨觥沃之，仍罰做俚鄙詩一首。）

阮咸豕飲六十一。竹林有小阮，盆飲無盃觴，羣豕爾  
共之，何異食糟糠。（用盆貯酒一盞，作猪吃食狀，於  
盆中噉飲之，仍作猪叫。坐上亥生之人，亦如此配  
飲。）

光逸窺竇六十二。大叫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呼入  
飲之，窺竇勝排戶。（得令者以首窺椽下，大叫一聲，

對面者作狗吠一聲以答，衆人呼起之，浮以大白。）  
荆巫淫祀六十三。羊猪鮮且肥，清醑更滿卮，祈疾者  
得死，祈歲者得飢。（得令作師巫請神狀，徧獻衆客  
一杯，衆客作神享之。）

靈師花月六十四。飲酒盡百杯，梟盧叱回旋，有時醉  
花月，高唱清且絃。（得此者是僧，作法事，飲酒三杯  
畢，乃以骰子擲數。一人則爲韓文公，僧求詩，文公以  
文談正色排斥。僧唱曲把酒陪告乃止。）

楊惲羔酒六十五。趙女善鼓瑟，奴婢皆歌呼，酒後自  
拊缶，奏聲何嗚嗚。（惲以田家自娛，得令者作田父，  
敲盆擊碗，作嗚嗚聲，或山歌，自飲一杯，對飲者爲趙  
女，鼓瑟。餘客隨意羣唱，或歌或曲，衆聲俱發。）

德秀彈琴六十六。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  
自妙，欣然酌春酒。（以手作彈琴之狀，或口中叮嚀，  
隨意一酌。）

淳於一石六十七。嚴客飲最少，情懽則倍之，握手更  
多酌，襟解不復辭。（此意有四意。得令之人若值此  
席，有尊客在上，止飲半杯。若得令者是席面上之人，

或賓友相勸。可飲一杯。坐無尊長，而昵狎之客，及有  
謳者，可握手兩杯。若謳者俊黠可喜，肯解襟調戲笑，  
隨意唱曲痛飲，或願配飲者聽。）

樊噲卮酒六十八。頭髮俱上指，瞋目入披帷，我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作勇而且怒狀，張目立飲一巨觥，仍食生肉鮮之類。）

淵明賦詩六十九。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杯盡壺自傾，傾壺絕而漑。（得令者登坐物上立，作選體四句。不能者，誦陶詩一首，壺中有酒，則酌一杯，或酒冷壺空，及偶未有酒，則免飲。若此日值重九，可作三首詩，飲三巨觥，仍泛菊。）

謫仙獨酌七十。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我歌月徘徊，對影成三人。（既在花下，必須對花自歌佳詞，獨飲一杯。隨意邀一人爲月，肯飲者飲，不從則止。）

文君當壚七十一。文君奔相如，甘心自當壚，長向琴台下，妖嬈喚人沽。（作婦人喚人飲酒狀，坐客自願飲者，得令之人把盞，口作琴調侑觴，仍伴飲一杯。若席間有妓，得令者不願作文君，起揖請代作亦可。）

吳姬勸客七十二。柳花滿店香，壓酒勸君嘗，金陵佳子弟，爲我各盡觴。（得令者簪花作妓，謳一曲，勸坐上年老最少者兩人，各一觴，兩人亦回吳姬觴。）

孟嘉落帽七十三。人言酒何好，是未識真趣，我醉不覺風，吹了頭巾去。（科頭酌酒，隨意多寡，此日若值重九，須作九日詩一首，插菊於髻，泛菊於杯，飲三巨觴。）

孔羣糟肉七十四。何爲布易爛，因覆酒家甌，君不見糟肉，淹之更堪久。（得令者初自責曰：『酒能害人，胡故常醉，自此當不飲矣。』復自解曰：『酒亦能益人，且更酌一杯。』遂一酌。）

杜康死日七十五。杜康稱善醞，其死日在酉，何爲不會客，不忍飲此酒。（得此者，三回不得與令抽牌。若此日酉日，乃謂之踏着火，遂終席不得與令矣。）

黃公酒壚七十六。王戎與嵇阮，二人今已亡，  
□□□□□□□□□□□□（得令者亦思已死之友二人，而以酒酌之，若所思非其人者，隨量罰酒。）

潯陽送客七十七。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

回燈，司馬青衫溼。（得令者作商婦彈琵琶，請主及席端，各飲一杯。主人仍作哭聲。）

王績待詔七十八。待詔何樂耶？良醞可戀耳！三升增作斗，稱斗酒學士。（本飲三分，今增作一杯。願只飲

三分，亦聽。既稱學士，必能讀書，請讀經書一章。）

庾純行酒七十九。賈充宴嘉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爲

行酒，衆人敢不吃。（得令者執杯起勸，坐上一二人量高者，既不得濫勸，然酒到亦不得辭。）

葛伯，仇餉八十。要其有酒食，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

言，仇餉豈虛辭。（得令者奪人酒肉而飲食之。如各人之前無酒肉，起斟壺中酒，攫俎肉，亦荒忙如奪之

狀。）

蕭猷獻神八十一。蕭猷守吳興，每與廟神飲，交勸至

一斛，酒色上神影。（得令者讀祝文，勸對坐客，作神之狀而飲，亦還勸五分。）

姚馥酒泉八十二。九河清麴蘖，八藪爲薪蒸，庖俎七

澤麋，清池樂餘生。（得令者自謳回曲，自飲一巨觥。）

孔鑠水酒八十三。孔鑠頗明察，兩罌一乃水，何爲遂知之？輕重有異耳。（此客得令，主人密命僕斟水酒，各一來，以器蓋之，任取一壺飲。遇水吃水，遇酒吃酒，不得辭。）

楊雄奇字八十四。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至，奇字爲君論。（得令者爲揚雄，坐中肯以酒勸者，酌得令之人一杯，卻說一難字，如揚雄不識，再罰一杯。）

馬周獨酌八十五。賓王舍新豐，主人不之顧，命酒獨悠然，觀者乃如堵。（爲主人者作不采得令之狀。得令者呼酒自酌一杯，如店中買飲。）

元明通騷八十六。我聞王刺史，盧子自佳器，唯須讀離騷，一飲呼萬事。（讀離騷一章，飲一杯。）

孫濟酒債八十七。尋常行坐處，屢欠酒家緡，欲貨此蘓袍，得錢乃償人。（得令者自酌，隨意多少，隨後解衣還人。）

馮孫三絕八十八。清吟復豔歌，琵琶得三昧，長爲不速客，得酒且歡喜。（於坐中獵酒，有留之者，則就坐，

然後作一詩，謳一曲，作琵琶聲狀，沃以三半杯。

劉寬叱奴八十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始言還，客乃罵

畜產，其辱孰甚焉！（得令者爲蒼頭，斟酒一杯至面前，久之方飲。席端罵得令者爲畜生，得令者要自殺，主人責席端，而罰半杯。）

玄石醉癡九十 劉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酒，誤葬疑醉死，發冢無恙否。（得令者飲一杯，遂隱几良久，直待下次令畢，方起。）

白墮擒姦九十一 劉氏善釀酒，鴻賓賚過藩，盜飲醉被執，因名爲擒姦。（得令者斟酒一杯，與下次得令之人。此客得之，又遞與下次之人，遂飲之。上兩人遂呼飲者爲賊，賊應曰：『賊得酒吃了。』乃止。）

田父泥飲九十二 拾遺能住否，盃中爲取醉，高聲索果栗，欲起被肘礙。（得令者作田父，相留前次得令之客，用撲子勸酒一櫟，且作村話，及高聲取果子，并以肘留客。）

郭拙被誣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吃酒，李公何醉焉。（得令者以骰子任擲一人飲酒，

左右轉數皆不妨。數著者飲隨意多少，卻稱得令人名飲酒。

陰鏗飲僕九十四 吾儕終日酣，役者不知味，坐客勿笑我，人情乃如此。（得令者自不飲，而飲進爵之人。）

嚴氏乳酒九十五 乳酒下青雲，濃香幸見分，走送憐漁父，開嘗對馬軍。（對面者斟酒作馬嘶，勸得令者。得令者唱漁歌，而飲半杯。）

麴生風味九十六 玄貞葉法善，幻術成荒唐，遣致麴秀才，風味不可忘。（得令者爲葉法善，作道士法事狀，下次得令之人爲麴生秀才，把衆賓客一杯，飲罷，衆謝二人。）

李泌虛誕九十七 家人速洒掃，洪崖今夜來，又得麻姑酒，使我深疑猜。（得令者自稱謊賊，飲酌一杯後，復稱謊畢飲。）

樂天之樂九十八 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簫信手舞，紫綃隨意歌。（得令者以骰子擲數四人，各依樂器歌舞。得令者欲飲則飲，不飲亦隨。）

酈生落魄九十九。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  
溺冠，且請作長揖。（爲狂蕩書生狀，作極長之揖，坐  
客免酌。）

薛濤改令一百。高駢鎮成都，薛濤爲酒佐，公命改此  
令，濤曰改亦可。（得令者當別行一小令，以助衆賓  
客之歡。或一處後復舉元令。若元令既久，自此止亦  
可。）

## 二二 慶吊

### 兩頭娘子

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  
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  
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摭言）

### 高越

高越爲書生，游河朔，有牧伯欲妻之，爲鷓子詩而去。詩  
曰：『毛骨英靈志性奇，摩雲專待整毛衣，虞人莫便張  
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越後爲查氏壻（江南餘載）

### 老劉郎

西清詩話云：劉原甫敝再婚，永叔以二絕戲之云：『平  
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  
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  
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茗溪漁隱叢話）

### 再娶

劉原父再娶歐公（諸本誤衍女字，甚謬，今從寫本）  
戲作二詩云：『仙家千歲亦何長，人世空驚日月忙，洞  
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又云：『文章落筆  
有誰先，坐上詩成海外傳，明日京都應（海虞）及寫本  
作爭）紙貴，開簾卻扇有新篇。』（侯鯖錄）

### 匍匐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狗時，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  
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  
襪，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  
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時李遵卽畫『匍匐圖』  
（羣居解頤）

麻胡

毗陵有成郎者，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雲仙散錄）

黃崇嘏

黃崇嘏者，居恆爲男子裝，遊歷兩川。周庠權知邛州，會臨邛縣送失火人於州，崇嘏卽其人也。庠令繫嶽中，崇嘏上詩得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隨命釋放。後數日，復獻長歌，庠益奇之。未幾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服。庠重其英明，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乃爲謝狀，仍貢詩一章以見意，詩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殊驚駭，亟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元未字人。庠益嘉其貞潔，已而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黃崇嘏傳）

顧愷之

愷之，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顧愷之傳）

中表婚

元和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漆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僮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答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善謔集）

舜禹之事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漆洧之譏。就禮之夕，僮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羣客大笑。（避暑漫抄）

元遺山妹

元遺山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達

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遂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誠齋雜記）

## 馬光祖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有士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勸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搜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搜。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誠齋雜記）

## 陳嶠

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蹉跎輦轂，至

於暮年，逮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宦情既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羨之諷。嶠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尙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嶠頗負詩名，常有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南部新書）

## 得意失意

舊傳得意詩，有『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詩：『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悲喜之狀極矣。（簪曝偶談）

## 催妝

桐城馬相如，山陰沈可山，少年狂放，路逢親迎者，不問主人，直造其家，索紙筆替新婦催妝云：『江南詞客太翩躚，打鼓吹簫薄暮天，應是天孫今夕嫁，碧空飛下兩雲仙。隨郎共枕心猶怯，別母牽衣淚未乾，玉筋休教褪紅粉，金蓮燭下有人看。』娶婦家頗解事，讀之大喜，飲以玉爵，各贈金花一枝。（隨園詩話）

坐筵

温州風俗，新婚有坐筵之禮，余久聞其說。壬寅四月，到永嘉，次日有王氏娶婦，余往觀焉。新婦南面坐，旁設四席，珠翠照耀，分已嫁未嫁為東西班。重門洞開，雖素不識面者，聽入平視，了無嫌猜。心羨其美，則直前勸酒，女亦答禮，飲畢回敬來客。其時向西坐第三位者，貌最佳，余不能飲，不敢前。霞裳欣然揖而酬焉，女起立，俠拜，飲畢斟酒，回敬霞裳，一時忘卻，將酒自飲。僮相呼曰：『此敬客酒也。』女大慚，嫣然而笑，即手授霞裳。霞裳得沾美人餘瀝，以為榮。大抵所延皆鄉城粲者，不美不請，請亦不肯來也。太守鄭公，以為非禮，將出示禁之。余曰：『禮從宜，事從俗，此亦亡於禮者之禮也。』乃賦竹枝詞六章，有句云：『不是月宮無界限，嫦娥原許萬人看。』太守笑曰：『且留此陋俗，作先生詩料可也。』詩載集中（隨園詩話）

赴鹿鳴

杭州秋闈榜發，仁錢兩縣，往往中者五六十人，赴鹿鳴宴時，傾城士女，垂簾而觀，美少年則嘖嘖歎羨。戊午科

年少尤多，有周孝廉名鼎者，年纔三十，而滿面于鬚，常謂余曰：『人以赴鹿鳴為樂，我以赴鹿鳴為慘。』余問何也？曰：『余在路上揭簾坐，則兒童婦女嘍嘈曰：『大鬚子，何必赴鹿鳴？』余下轎簾，則又簇簇然笑指曰：『此人不取揭簾，定坐一白髮翁矣。』豈非教我進退兩難乎？』徐朗齋有句云：『有酒休辭連夜飲，好花須及少年看。』真閱歷語。又句云：『幽榻琴書偏愛夜，異鄉風月不宜秋。』新涼半牀月，殘醉一簾花。』皆可愛也。

（隨園詩話）

阿三該打

程魚門多鬚納妾，尹公子璞齋戲賀云：『鶯囀一聲紅袖近，長髯三尺老奴來。』文端公笑曰：『阿三該打！』

（隨園詩話）

張船山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



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妒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諼也。（兩般秋雨菴隨筆）

### 人隔天河

乾隆乙未朝考詩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簡齋先生句云：『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閱卷者以語涉不莊，將擯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於是衆議始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朝士贈詩絡繹，毗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曰：『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女，漫云人似隔天河。』蓋調之也。（兩般秋雨菴隨筆）

### 偏房銀榜

平湖某，輸粟納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棗林雜俎）

### 吁嗟闊兮

杭州某富翁卒，出殯，其車馬儀衛之盛，窮極侈靡。或以告人曰：『今日某家喪事，向未見有如是之闊者。』（杭俗以盛爲闊。）座客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也。』（清稗類鈔）

## 二三器用

### 紙糊案子

舉人率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撫言）

### 好用俗語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灑，詩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云：『白快近來逢素鬢，赤窮今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中吳紀聞）

### 借錢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頽爲判官。頽一日以片幅假緝於公云：『爲一故人至，欲具殮，舉篋無一物堪質，奉假青蚨五鑽，不宣頽白。』謂之同年，晉公笑曰：『是給我也。』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具邪？懼余見撓，固矯之爾。』於簡尾立書一闕，戲答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闕，白洪崖打赤洪崖。』時已兆朱崖之讖。（湘山野錄）

###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簞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梁溪漫志）

### 雪獅

張文潛戲作雪獅絕句云：『六出裘來百獸王，日頭出後便郎當。爭眉霍眼人誰怕，想你應無熟肺（寫本沸）腸。』（侯鯖錄）

### 題畫

元末，吾鄉有虞堪勝伯者，善作詩，嘗題趙子昂若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若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爲人膾炙。近沈先生啓南題子昂畫馬一絕，寄子評之，詩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先生又爲子誦周方伯良右題子昂竹枝云：『中原日暮龍旂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三詩皆主刺譏，而勝伯之詞尤微婉云。（南濠詩話）

### 蠟丸

寇萊公與張洎同爲給事中，公年少氣銳，嘗爲庭雀詩玩張洎曰：『少年挾彈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譏洎在金陵園城中，嘗爲其主作詔，納蠟丸迫上江救兵也。（澠水燕談錄）

### 潤筆

李瀚及第於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

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壺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玉壺清話）

詠炭詩

詠炭詩，楊誠齋有『烏銀玉質金石聲，見火忽作爆竹鳴，不知何喜唧唧吟，不知何怒泄不平。到渠怒定兩耳熱，銅瓶在傍卻饒舌。』一篇。曾見賁有初傳誦郭矮梅八句，甚工，詩云：『樵青黎面學崑崙，斫月燒雲樹欲髡。萬竈黑烟灰出劫，一星紅燄火還魂。污身若有仙翁幻，報國今無義士吞。曾似茅齋風雪夜，地鑪榼榼暖溫溫。』（歸田詩話）

詠物

沈先生啓南，以詩豪名海內，而其詠物尤妙。予少嘗學詩先生，記其數聯，如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繆，無任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長情。』詠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己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楊花云：『借風爲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卻託生。』（南

濠詩話）

苗振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市材爲堂，舟載歸鄞。時王遠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卽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東軒筆錄）

褚綯

褚綯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網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陳伯之傳）

風流帽

馮南谷吳門博徒，善談諧。嘗負博錢十萬，旬貸豪門。時王弇州在座，戲以優人風流帽襲其首，云：『能詩當如所請。』馮卽朗吟：『天下風流少，區區帽上多。髻邊齊拍手，恰似按笙歌。』弇州欣然，贈十金，一時座客爲充囊而去。風流帽亦稱不倫帽，圍如束帛，兩旁白翅，不搖而自動，惟白兔記李洪義，八義記樂人戴之。此條見朱

季美所作桐下聽然。又相傳張幼于門客某欲告貸于幼于，浼其兄伯起爲言。幼于諾之，復曰：『以不倫帽爲題吟詩一首，能則與。』伯起復于客。客求伯起代作詩。明日客見幼于，伯起在坐。客言其情，幼于初命題，毫不思索，隨口詩成。幼于曰：『非汝所能。』幾不與。伯起婉言，得如所請，恐卽一事，而傳聞異耳。（劇說）

### 蠟炬

張芸叟初遷，集兒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各探坐中物賦詩，一女賦蠟炬云：『尊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蓋以諷也。芸叟稱之。（退齋雅聞錄）

### 剪刀

建炎己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毘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予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惟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予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惟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予曰：『君深于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

笑，因而定交。（庚溪詩話）

### 傀儡詩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爲笑。（後山詩話）

### 退鋒郎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上題云：『禿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蓋好事者瘞筆所在。（清異錄）』

### 十指倉

曹翰事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侈，常着錦幘，金綫絲鞵。朝士有託無名子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腳，慚愧絡絲娘。』（清異錄）

### 文彥博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父堯封，嘗爲彥博父舊門客。貴妃認堯封（疑是彥博之誤）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于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綫燈籠，載蓮花，中爲錦文，又爲

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

妃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

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始定，自是屬意彥

博。自成都歸，不久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鑄

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

大臣無一人爲公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

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獨破賊。上大喜，以彥

博往統軍，至則鑄已破賊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

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

錦事數件，質于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

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

臣。』上聞此句，亦笑。（碧雲駢錄）

### 筆

楊牧兄發令牧詠筆，仍賦鑽字，卽曰：『雖匪囊中物，何

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須冠三端。』

### 燈

李烈祖爲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來

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徐不復常兒待之。（後村詩

### 話

#### 漆椀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曰：『有

類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惟茲椀，殷擎

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

共操。盛朝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墮間乞，終甘澤畔

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倘受桑間餉，何堪井上糟。

綽然真自許，噉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

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墨莊漫錄）

#### 俸錢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一詩答

之曰：『吾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尙未

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

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熙寧中，

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

本也。（夢溪筆談）

#### 石烟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卽此也。生於水

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探入缶中，頗似瀉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需帷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烟多是洛陽塵。』（夢溪筆談）

### 坐轍車

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詔）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驛車。余已卯入都，見京官驛車多而驢車少，然幃幔樸素，且少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而布幃漸少。錢籀石少宗伯不能走旁門，亦不可解。阮吾山司冠官中書，坐轍車，人有十景之嘲，謂一騎嘶風，三窗印月，轍蓋斜陽，斷轅殘雪，打頭秋霆，拂面春風也。吾山自詠云：『布惟飄警短轅顛，紫鳳天吳百結懸。三面轉移迎旭日，四窗空

闊見青天。看山倚檻東西顧，唾玉隨風左右便。伸足橫肱吟十景，朝朝驅出暮驅旋。』（藤陰雜記）

### 繚環

太監劉瑯，鎮守湖廣日，聚斂酷虐，尤好煉丹。有祖母綠繚環一事，原用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秦陵朝降香武當山，瑯從行，私欲有所禱，燒檄不舉，心疑之，問於道士。道士中有挾邪術者，欲以術取其環，對曰：『太監第自思，心有最愛而難割者，奉之於神，則神歆而舉檄矣。』瑯仰思良久曰：『惟繚環，則竭一生之財得之，庶幾是乎。』因積誠再啓壇設醮，虔拜畢，就腰間解置火中，須臾隨檄冉冉而上，漸出雲表而滅。瑯嘆異，又出金施捨而行。後數年，瑯守備南京，道士以繚環稍加拂拭，略變本形，賣與之，得價亦如初。謝子象以詩誚之曰：『堆金積玉等邱山，猶自貪心學鍊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繚環。』（高坡異纂）

### 鼓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爲延陵令，爽詣之，抱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

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南史卞彬傳）（庶齋老學叢談）

服色

宜興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以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猴。一日，五鼓入朝，遇梅桐厓（銷）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絕句戲贈之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吏部侍郎趙公玉峯（士麟）曰：『公詩大佳，尤難其押韻天然耳。』梅今爲御史中丞，巡撫福建。鈕玉樵（琇）觚賸記此，訛爲京師謠語，蓋不知爲予戲作也。（香祖筆記）

玉川子詩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東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可爲一笑。常秩治春秋學，著書數十卷。後以王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諱之。時兩河告饑，詔青苗錢權行倚閣，或戲秩曰：『春秋之君，亦權倚閣乎？』故予謂秩與种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傳，不

大謬耶！（香祖筆記）

放風箏

二童子放風箏，一童得風大喜，一童調之曰：『勸君莫訝東風好，吹上還能吹下來。』我深喜之，蓋卽孟子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之意。（隨園詩話）

便宜賣紙人

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近聞又有翻刻隨園全集者，劉霞裳在九江寄懷云：『年來詩價春潮長，一日春深一日高。』余戲答云：『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隨園詩話）

書書書

關稅巡攔書吏，如捕役緝賊，虎視眈眈，但一見書冊，與便索然。姚雲上作七古，前四句云：『敏勞王事前旌驅，呼晤星夜關山踰，笱束牛腰橐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此輩聲口宛然，讀之欲笑。南豐謝鳴篔有句云：『近海風濤壯，當關僕隸尊。』或和云：『客人囊雖破，船裝書便尊。』（隨園詩話）

帳與杖

香亭和余詠帳云：『垂處便宜人語細。』余乍讀便笑，香亭問故。余曰：『縱粗豪客，斷無在帳中喊叫之理。』又詠杖曰：『隔戶聲先步履來，』皆真得妙。（隨園詩話）

### 史書語

杭州風俗，人家作醬，甕上鎮壓，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余嘗疑之。孫文和秀才笑曰：『君豈不知太公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乎？』又過張息侯家，見其奴攜燈籠來，上題『賴有此耳』四字。兩用史書語，令人莞然。（隨園詩話）

### 紅綾

江南俗例，登科報捷者，例用紅綾書喜帖，方近雯方伯家本寒素，舉京兆報到，夫人倉猝無力買綾，不得已截衫袖付之。家婢戲云：『留取一半，待明年中進士作賞。』先生聞之，在長安寄詩云：『朔風寒到柔荑手，憶殺麟衫兩袖紅。』次年果宴瓊林，先生又寄詩云：『榜下憶來常欲泣，朝中說去半能知。』（隨園詩話）

### 牛郎贈織女

番禺何夢瑤工談諧，爲催租吏所窘，戲爲牛郎贈織女云：『巧妻常爲拙夫忙，多謝天孫製七襄；舊借聘錢過百萬，織來雲錦可能償？』織女答云：『織錦空勞問報章，近來花樣費商量；人間債負都堪抵，第一天錢不易償。』（隨園詩話）

### 詠物

張若瀛詩好遊戲，詠眼鏡云：『終日耳邊拉短繮，何時鼻上卸長枷？』聞者皆笑。贈兄竹杖云：『珍重提攜竹一枝，枯筇也有化龍時；須知手足關心切，不待顛危始助持。』恰有意義。眼鏡結句云：『天涯莫道無同調，磨麵驢兒是一家。』（隨園詩話）

### 不倒翁

趙雲松觀察，作不倒翁詩，欲用『黃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對。明日方浴，忽憶『白題胡舞』，真絕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兩般秋雨菴隨筆）

## 二四 親族

### 青桂近嫦娥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摭言）

蘇頲

蘇頲初未知頲，帝處頲於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頲，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閒，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頲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頲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案此下原闕六字）之謂頲。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頲稍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頲詠之，曰：『兔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頲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元宗平內難，旦夕制誥絡繹，無非頲之所出，時稱『小許公』否。（唐語林）

楊汝士

開成中，楊汝士以戶侍檢校尚書，鎮東川。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登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

川。』又云：『金花銀碗饒兄用，卷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爲妹婿，又能空寄蜀茶來。』（唐詩紀事）

李紳

樂天詩曰：『悶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迂辛，辛丘度也。丘度之子，一曰自云辛氏子來見紳，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悶勸疇昔酒，閑吟二十丈詩。』』紳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唐詩紀事）

狂宗

李夷鄴者，前唐諸孫，嗜酒不羈。保大初，以宗室賢才，拜正卿，累經左降，逾年輒復舊官。元宗上巳開宴，鄴不在，召中乃獻詩曰：『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宴羣臣。人間塞薄時時歎，天上風光日日新。玉帛已來諸國瑞，瑤池固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金門願再親。』上賜御札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江南餘載）

吳敬夫父子

吳敬夫之子慥，爲官四川。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

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嘗爲予誦之。敬夫卒，慥丁憂，還家訪予，自誦其詩曰：『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婦，可笑歸來只敝裘。』自誇其廉，且矜其妻之賢也。予因舉敬夫前詩謂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獨歸美其婦，何耶？』慥慥笑而去。（歸田詩話）

### 小兒

東坡詩云：『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噴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爲？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其曠達如此。（歸田詩話）

### 小兒何所愛

解學士縉，自幼能言，卽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嘗聞學士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卽應聲作詩四絕，其一云：『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其二云：『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雞鳴時，冷然

鐘磬音。』其三云：『聖人有六經，天地有日月，日月萬古明，六經終不滅。』其四云：『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他日，學士嘗書其後云：『予未能言時，頗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者。當五六歲來，遂盛有作，然未甚能書，往往忘不復記。此詩頗傳誦，不欲棄置，因識之。』（南濠詩話）

### 村長官詩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學問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侯鯖錄）

### 嘲祖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敵國那知鼎重輕，摘胎元自誤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復有人題於館驛壁上，仍注其下云：『此呂本中嘲厥祖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連名立僞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東老

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註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湖州東老之壁，故后山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無諷議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爲出處，無乃亦嘲厥祖乎？茲可以絕倒。（捫蝨新話）

### 黃崇嘏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荐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碧湖雜記）

### 牛醫兒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黃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耶？』王履道詩：『不見牛醫黃叔度，卽尋馬磨許文休。』語雖工，然牛醫乃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竹坡詩話）

### 詩名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爲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竹坡詩話）

### 顧成章

常熟顧成章者，善戲謔，能以俚語爲詩，極有思致，誦之令人絕倒。然亦以此薄德，甚至嘲人過失，數受毆，亦不經意，談笑自若。所詠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會整糟，日日整糟要八刀，拆散一雙生鴨對，分開十只小雞逃，換灰豈亦論顆數，博糞油還逐滴，只有喜神無用物，大家都把火來燒。』（客座新聞）

### 劉傲

劉傲字以剛，穿山人。父檄之歿，傲使人以禮幣如京師，請顯貴爲墓文，哀輓文。旣得，無以當意。邑陳生者，故金州學正陳延佩子也，與劉有舊，一日造焉。傲讓之曰：『先故人子，乃獨無言於義，謂何！』陳退爲詩，攜之以往。其詩有『兩京冠蓋知名久，百室飢寒感惠多』之句。傲大喜，撫几高叫曰：『我厚致金帛，爲先人請，曷嘗有是詩！先人不亡矣！』問陳來舟安在，出視之曰：『是不勝載，』以家舟載米百石而送之。（常熟縣志）

### 出身

吾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當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鋼斧，要斫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爲席上珍。』後復起爲知縣，尋致仕。（蹇齋瑣綴錄）

### 史思明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卽其傳也。（避暑漫抄）

### 令弟魁天下

武進莊本澗學士（培因），少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令兄方耕少宗伯（存與），以第二人及第，學士賦詩調之，落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宋祁。』果中甲戌狀元。（藤陰雜記）

### 蘇小妹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子瞻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卽應聲曰：『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子瞻多鬚髯，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絕倒。（誠齋雜記）

### 相婿

沈永之與余同榜，五十年官雲南驛鹽道，乞病歸，途中信來，道生一女，適余生阿遲，念二人俱是么豚暮鷄，遂相訂爲婚。沈寄詩云：『天留蔗境與公嘗，六十逾三學弄璋。』又曰：『蘭譜同年交最舊，錦綳合璧事尤奇。』未幾沈來山中云：『女爲旁妻，殷氏所出，本籍江寧，父某康熙間作雲南守備，僑居滇中，年八十餘，聞沈失配，願以女供箕帚。沈辭年老，殷強勸不已，問其故，曰：『我本江南人，墳墓現在金陵。公南人也，以女從公，庶幾留江南一脈耳。』吁！當殷翁起念時，豈料真有余之僑居江寧者，一段因緣哉！天下事巧湊之奇，往往如此。爲賦感婚長篇，中數句云：『果然此老嬉遊處，安置他家人。外孫萬里合教青鳥使，一函先報白頭人。』殷夫人號稱國色，攜其女來隨園相婿，故又云：『嬌娃抱出珠相似，阿母同來花見羞。』沈得詩以示梁瑤峯相公，公連讀此二句音較響，胡雲坡尙書在座，不覺大笑。（隨園詩話）

箍桶匠

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時時凍餒之。子又生孫，老人愛孫，

常抱於懷，人笑其癡。老人吟云：『曾記當年養我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憑他餓，莫遣孫兒餓我兒。』此詩用意深厚，較之因子不孝，抱孫圖報仇者，更進一層。（隨園詩話）

寫榜吏

錢文端公庚午典江西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髮如雪，求公贈手跡爲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試三十二榜。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阿公喜極，遣牙校馳箋，索藩司彭公家屏贈詩。彭方有劇務，幕中客擬數首不稱，公意遣吏飛馬請蔣苕生來。蔣方與友飲酒肆，戀不肯行，吏敦促至再，扶鞭上馬，比至則促召之，使已四輩矣。彭公遽起，告以中丞索詩之使，立馬簷下。蔣笑曰：『某不知公有此急也。』濡筆立題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六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彭公得詩狂喜，復酌苕生，送輕紗四端。（隨園詩話）

某公子

某公子感溺狹斜，幾於得疾。其父將笞之，公子獻詩云：『自憐病體輕於葉，扶上金鞍馬不知。』父爲霽威。所惑者亦有句云：『朝朝梳洗臨江水，一路芙蓉不敢開。』又曰：『世間未有無情物，蠟燭能癡酒亦酸。』（隨園詩話）

邱陵

尹文端公病重時，有人以秋雨殘荷圖求題，公題云：『秋雨滿池塘，殘荷委流水，可憐君子花，衰來亦如此。』題畢噓唏再三，未五日而卒。公諸子皆能詩，四公子樹齋以蔭得官，有句云：『三代簪纓承雨露，一家機杼織文章。』三公子雨峯以科名起家，詠獨秀峯云：『千丈芙蓉拔空起，爲山原不藉邱陵。』文端公見而笑曰：『三兒以我爲邱陵乎？』（隨園詩話）

祭酒受拜

祭酒受鼎甲拜，戒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探。嘉慶辛未，天門蔣丹林副憲（祥墀）爲祭酒，一甲一名爲蔣陔笙修撰，卽祭酒子也。有朝士贈

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一時傳爲佳話。（兩般秋雨菴隨筆）

寫榜吏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爲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詩。時蔣荅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真佳話也。（兩般秋雨菴隨筆）

平平仄仄平平

紀文達新製蟒袍，與其戚某戲曰：『昨親家母來舍看女，見弟新袍，徘徊熟視，弟曾有詩贈之。』某曰：『願聞佳詠。』遂吟曰：『昨宵親母太多情，爲看花袍繞膝行；看到夜深人靜後，』誦至此句遂止。某曰：『還有結句。』文達曰：『無矣。』某曰：『如何無結句？』文達曰：『結

句無非是「平平仄仄平平」而已。〔清稗類鈔〕

## 二 五 癖 習

蔣氏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卽凝之女也。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強殮。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殮，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聞奇錄〕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鬚鼻秃，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卽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床，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聞奇錄〕

窮相眼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撫言〕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丕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表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踴場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惟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缺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欽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待如公卿禮，旣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于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藥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闕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撫言〕

沈郎書室

謝祕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真可祕邪？』謝猶以爲未足尊崇，沈遂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作小卷及牋，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於額曰：『沈郎書室。』

（瑯嬛記）

昭明太子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圃泛舟，番禺侯軌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而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五代新說）

王介

王介性輕率，言語無倫，時人以爲失心風。與王荆公舊交，公作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臨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正直聰明神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也。』（東軒筆錄）

周朴

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於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攜巾盂，廁諸僧下畢飯而退，率以爲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了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尙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瞿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閑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遇朴在旁，士人乃欷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恠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人領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或曰：『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亦朴詩也。『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



(句)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句)右張爲取作，  
『主客圖』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  
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唐詩  
紀事)

許碁

碁遊江淮間，常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拈翻王母  
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脫，謫何人間作酒狂。』(唐詩  
紀事)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  
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  
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  
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  
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  
軍不曉，請釋。襄曰：『鷓子簷前飛，直七百分。洗衫掛後  
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襄便轉，集得野澤蟻  
娘。』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  
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

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  
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  
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令作右金吾。』又爲  
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  
上綠氤氳。』爲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  
『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  
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  
復側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  
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  
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  
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  
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  
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  
入，龍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  
忌日。談者笑之。(朝野僉載)

盧發

杜蘊廉問長沙，發爲從事，往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  
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

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樽前喜氣羸。盧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喜氣羸。」公極歡而罷。（唐詩紀事）

### 退之詩

西清詩話云：張來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者，與俗人沽酒同科。」（茗溪漁隱叢話）

### 無盡居士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曲洧舊聞）

### 謝公墩

王荆公詠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或謂荆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諛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

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邱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歸田詩話）

### 推敲

賈島（字浪仙）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獨語，傍若無人。或鬪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於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俄爲宦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遊詩府，致衝大官，非敢取尤，希垂至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並轡語笑，同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與島爲布衣之交。（鑿戒錄）

### 不減樹頭霜柿

洪芻字駒父，第進士，才氣筆力，尤爲超邁，山谷往往閱

其詩而歎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駒父才而傲，頗以詩酒廢吏事，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答云：『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口業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荊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作詩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絕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真佳句也。（臨漢隱居詩話）

求仙

章丞相惇，自少喜脩養，服氣辟穀，飄然有仙風道骨。在東府栽桐竹，戲作詩云：『種竹期龍至，栽桐待鳳來；他年跨遼海，經此一徘徊。』（臨漢隱居詩話）

方圭

有武士方圭，好作惡詩，極有可笑者。有旁見集行于世，多爲士大夫之口實。慶歷初，宋丞相庠守揚州，會圭經

過赴會，至于席上，談詩嘲謔可厭。宋公厭之，因顧望野外，有牛繫樹下，牛拽樹將折。宋公謂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春不避人。』公大笑，圭亦慚怒。（臨漢隱居詩話）

無良漢

田太尉重進，始起於戎行，常爲太祖皇帝前隊，積勞至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太宗朝，移鎮永興軍。重進晚年好道，酷信黃白可成。有揀停軍人張花項，衣道士服，俗以其項多雕篆，故目之爲『花項』。晚出家，爲道士。今時有人見尙在關右，自言有術，黃白金可成。重進甚信重之。花項又引一道士，爲同志。重進與之同飲食，前後所要錢幣，悉資之，無少違者。久之無成。向來囊篋，般運已盡。重進慚恨，嗟歎，但鳴指顧左右曰：『無良漢！無良漢！』自是無復求道術矣。時永興有匿名人，遣詩二首嘲之，置詩於廳事前。田命賓席讀之，愈慚，乃散差人追捕，皆不獲。詩本失其一首，永興士人多能誦之。余授右僕射，判永興軍，備知其事，錄之以戒貪夫云。匿名詩曰：『鉛作黃金汞作銀，燕梁姦倖轉災新。一朝誑惑田

重進，半夜攀迎呂洞賓。猷漢出門時引領，黠兒得路已潛身。惟稱三個無良漢，笑殺長安萬萬人。」（洛陽縉紳舊聞記）

### 顏幾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禍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醞酣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罍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春渚紀聞）

### 用字

陸鼎儀嘗言謝方石詩，好用夢字，及一笑字，察之果然。間以語之，亦一笑而已，不易。因憶張亨父嘗言杜詩好用真字，豈所謂「許渾千首溼，杜甫一生愁」者，雖古人亦不能免耶？（麓堂詩話）

### 雞肋豈勝拳

曩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僮僕窺之，見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韻嘲之，幾致反目，予爲解之，有曰：「擬向麻池爭白戰，瘦來雞肋豈勝拳？」聞者皆笑。（麓堂詩話）

### 不喜僧

韓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必隨其淺深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棋門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戰詩誰與敵，法汗橫戈鋌。飲酒盡百饑，嘲諸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緜。」言僧之事，乃云圍棋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爲不雅，可謂出醜矣。又送澄觀詩，乃清涼國師者，雖不敢如此深詆，亦有「向風長嘆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亦欲令其還俗，是終不喜僧也。（侯鯖錄）

### 千首溼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溼」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

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聲。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聲』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桐江詩話）

### 羊充實

羊充實，舊與予肄業郡學。其爲人好崖異，且狠愎。一夕，同舍對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衆，遂相率聯句戲之云：『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內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細毛堪作筆，籠毳可爲氈。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憐。』（其它不能盡記）充實見諸公更相應答，機鋒甚銳，遂哀鳴不已。自是處衆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菱角雞頭之說，信矣。（中吳紀聞）

### 張淮

蜀人有徐生者，以詩自矜。嘗一日，至吳，謂無詩人，吳有張淮，豫源者，素工詩，聞其言，心甚不平，攜四三友人，袖所作詩往謁之。坐定，豫源出詩案上，徐生讀之色動，求和其蘇臺覽古之作。豫源頃刻便就，有云：『千年東建吳王國，萬里西通蜀客船。』意似刺之。徐生不覺屈服。

以明日遞去。豫源家貧，嗜酒，嘗燕一富人，有稱僧明本梅花詩者，豫源不爲意。時庭下牡丹盛開，彼謂豫源曰：『子能賦此乎？』豫源曰：『是不難。』用梅韻詠之，至五十首，語主人曰：『詩腸枯矣。』索燒酒痛飲，竟足成百首，一座皆吐舌，以爲神。（南濠詩話）

### 學官

熙寧初，爲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喜諍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後山詩話）

### 弄葫蘆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于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雲仙散錄）（詩源指訣）

### 小人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須看四般。飯遲屙屎疾，睡重著衣難。』無不應者。（杜陽雜編）

### 元物再歸

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

官顏侍郎度有詩云：『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渾閒事，元物登時卻再歸。』（豹隱紀談）

### 鞠世界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鞠世界，爛熳枕神仙。』嘗謂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緜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莫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夢騰浩渺，而不思覺也。』（清異錄）

### 老人十拘

朱新仲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拘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卻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問細事，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丁巳歲，子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卻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拘也。嘗錄寄朱元晦，朱大以爲然。

屬子足成之，遂帖兩句云：『自矜他日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羣居解頤）

### 劉貢父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諱，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復當國，亦屢諫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東京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慕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輶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婿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諛詩云：『善諛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石林詩話）

### 鄭堂

閩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瑤之子，爲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斂而目不瞑，堂自贊能祝之，即高吟曰：『夫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來鬻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着蘆花。』吟訖而瞑，守厚禮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衝其前。

導。守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即書數『苦』字。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即足成之曰：『苦苦苦苦苦天，上皇晏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閩小記）

### 不收錢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宰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爲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竟賦詩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沈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說聽）

### 唐伯虎

吳趨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己者，中禍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內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

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寶刀。』其腦中感憤，可想見已。（說聽）

### 杜詩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爲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于睡，往往卽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於門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飄洒，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卽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藁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真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避暑錄話）

### 韓退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嘗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下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

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著寬袖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元鶴舞，閑臥白驢號。』（續詩話）

### 陳大和

陳大和詩亦清美，一生恆遊僧舍，號『無住髮僧』。所賦咏多禪語，平生蹤跡，非西峯則東嶺。自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一日醉死友人家。（吳中往哲記）

### 陳體方

陳體方老儒也，詩思敏捷而嗜酒。嘗從人乞飲，飲時隨所求詩，累篇輒成，或但口占而已。每被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其子曰陳大和。（吳中往哲記）

### 詩魔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珍珠船）

### 河東獅吼

茅小山豫，官河東道，素懼內，張棠村太守爲詩戲之，有

『借問茅山老道士，河東獅吼近如何』之句，殊雅切。（桐陰清話）

### 一首

艾子好爲詩。一日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比少間曰：『又一首也。』迨曉，凡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捷，凌晨冠帶謁之。其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異之，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房中聞君自鳴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一首之言，君誤矣。昨夜暴下，昏黑尋紙未得，因汙於手，疾勢不已，殆六七汙手耳，非作詩也。』艾子有慙色。（艾子雜說）

### 李杜帽

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趙間。二人皆出耶律相公門下。虎巖每得句，卽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當時，費多少帽子？』聞者捧腹。（玉堂佳話）

###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遂於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往失裁，宜興時規之，終不解也。臨票矜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嘗命改票，票僉例繳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爲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從前一誤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壺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又刻杜吟，杜之爲言薄也。（棗林雜俎）

愛詩

余方送魯星村出門，而雨勢將下，魯吟云：『雨聲猶在雲，風色已到樹。』余爲擊節，命司閽者錄登門簿中。魯曰：『我不料公之愛詩若此也！』大笑而去。（隨園詩話）

好名

有中丞某自稱平生不好名，余戲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好名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大聖人尙且重名

如此，後世人不好名，而別有所好，則鄙夫事君，無所不至矣。『屈悔翁云：『才子多貪色，神仙不好名。』』如司空表聖曰：『名能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近佛心。』高東井贈方子雲曰：『從來貧士貪留客，未有庸人解好名。』（隨園詩話）

讀書

田實發云：『我偶一展卷，頗似穿窬入金谷，珍寶林立，眩奪目精，時既無多，力復有限，不知當取何物，而雞聲已唱矣。』此語甚雋。魚門晒書詩云：『老饕對長筵，未啖空頭菜。』（隨園詩話）

醉酒

人無酒德而貪杯勺，最爲可憎。有某太守在隨園賞海棠，醉後竟弛下衣，洩於庭中。余次日寄詩戲之云：『客是當年夷射姑，不教虎子挈花奴，但驚羸者此陽也，誰令軍中有布乎？頭禿公然幘似屋，心長空有腹如瓠，平生雅抱時苗癖，日縛衣冠射酒徒。』（隨園詩話）

嗜烟

嘲嗜烟者，董竹枝云：『不惜千金買蛟童，口含烟奉主

人翁，看他呼吸關情甚，步步相隨雲霧中。」又嘲女子喫烟者云：「寶篋數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年，近日高堂增妾夢，爲雲爲雨復爲烟。」（隨園詩話）

### 謙癖

江陰翁明經照字朗夫，館楮相國家，相國非朗夫倡，和不吟詩，人呼爲「詩媒」。雍正乙卯，以鴻博薦，朗夫謝詩云：「此身得遇裴中令，不向香山老一生。」一時傳誦。朗夫有春柳云：「千里因依惟夜月，一生消受是東風。」迎來桃葉如相識，猜得楊枝是小名。」皆佳句也。平生有謙癖，拜起紆遲，年登八十，猶熏衣飾貌，寸髭不留。余初相見，知其多禮，乃先跪叩頭，逾時不起，先生愕然。余告人曰：「今日謙過朗夫矣。」（隨園詩話）

### 嘲

李青蓮嘲魯儒有「未行先起塵」之句。余少時詠霧云：「張眸始識青盲苦，對面如同學究談。」有童子某嘲其師云：「褒衣大袂方矩步，腐氣衝天天亦懼。」有大白嘲魯儒之意。（隨園詩話）

### 河魚之疾

余年踰八十，偶病河魚之疾，醫者連用大黃，人人搖手。余斗膽服之，公然無恙。又病中無事，好吟自家詩集，嚴歷亭司馬寄詩相嘲云：「醫學都憑放膽爲，將軍專斷敵方摧，休論功業文章事，病也無人學得來。」「自家詩稿自長吟，元氣淋漓病敢侵，從此雞林論價值，少須十倍紫團參。」「追算當年求輓日，重生今始七齡人，不禁惹我疑心起，逃學兒童病不真。」（隨園詩話）

### 網了好打

合肥龔大宗伯（鼎孳）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亦然。予嘗舉以爲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網了好打耳。」（香祖筆記）

### 善睡

有一名士善睡，起必過午。先時過訪，未有能晤之者。予每過其居，必俟良久而後見。一日，悶坐無聊，筆墨俱在，乃取舊詩一首，更易數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靜睡，起來常過午，便活七十年，止當三十五。」同人見之，無不絕倒。（笠翁偶集）

### 二六 雜類

李 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元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官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

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適利，鳳趺龍挈，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本事詩）

高 敖 曹

高敖曹常爲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碁。開曇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肚，河凍水生皮。』（啓顏錄）

劉 行 敏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姑與解縛。因詠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幘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曰：『武陵敬愛客，終宴

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歎傷何爲。』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爲長安令，亦黑。行敏詠之曰：『叔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啓顏錄）

### 包賀

有包賀者，多爲麤鄙之句。至於『苦竹笋抽青檝子，石榴樹挂小餅兒。』又云：『霧是山中子，船爲水靸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竹搥胸。』雖好事托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北夢瑣言）

### 潞公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遠興也，但有箋云。』時有吳處

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明道雜誌）

### 姚巖傑

巖傑梁國公元崇裔孫，嘗以詩酒放遊江左。乾符中，顏標典藩鞠場，亭宇初創，命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標欲刊去一二字。巖傑大怒，標遂仆其碑。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缺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已知其人，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旣而日肆微睨，肇嘗以篇詠吒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月照天下，奈何獨巴山耶？』子發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肇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關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

巖傑病死（唐詩紀事）

牛僧儒

樂天求箏於維揚，僧儒先有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如他心似火，欺我髮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奇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唐詩紀事）

陸暢

詔作催粧五言曰：『雲安公主貴，出嫁王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栢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云：『十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或曰宋若蘭姊妹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世朝，偶逢神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鴛噪鵲橋。』六宮大貽，別賜宮錦楞伽唾盂各一。（唐詩紀事）

李太白

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竊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太白本邑人，徵時募縣小吏，入令臥內，嘗驅牛徑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鈎，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思輒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燒山去，人歸火不歸。』太白繼云：『焰隨紅日去，烟逐暮雲飛。』令慙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傍珠。』太白繼云：『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因何逢五伯，應是想秋胡。』令慙不悅。太白恐，弃去，隱居戴天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唐詩紀事）

上官婉兒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叟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旣進，唯沈宋二詩

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觀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涉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宋之問詩曰：「春豫靈池近，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動，查拂斗牛迴。節晦萸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鑄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昭容名婉兒，西台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母鄭方妊，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章后之敗，斬闕下。（唐詩紀事）

### 殺風景

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

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茗溪漁隱叢話）

### 蜜翁翁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爲『蜜翁翁』。會官于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蒼惶振恐，衣皮裘兩重，伏于土穴中，神如癡矣。秦人呼土窟爲土空，遽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亢方詰責，欲杖之。姪倚醉大言曰：『安能杖

我爾但堂伯伯！充笑曰：「糖伯伯」可對「蜜翁翁」也。釋而不問（按張充一段，漁隱叢話不錄。）  
（臨漢隱居詩語）

末厥

永叔詩話載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厮，短襦靴兒末厥兵。」不曉「末厥」之義。又嘗問王洙，亦不曉。予頃在真定觀大閱，有一卒植五方旗，少不正，大校恚曰：「你可末豁如此！」予遽召問之，大校笑曰：「北人謂羸疎也。」豈厥之音豁乎？亦莫知孰是。（臨漢隱居詩話）

說夢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重城不鎖選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裏還家不當歸」，乃覺親切。陳媿齋師召在南京，嘗有夢中詩寄予，予戲答之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以夢爲戲，亦所謂不爲虐者也。（麓堂詩話）

笑林語

坡有「試問高吟三十首，何如低唱兩三杯。」又「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爲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天覺真讚云：「書生大抵多窮相，金眼除非是黨公。」皆笑林語也。（碧溪詩話）

雨淋鶴

張仲舉至正初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鄰齋出對云：「豸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衆爲詩以譏笑之，惟韓介玉一絕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貴顯，果如其言。（歸田詩話）

攻雜誌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誓棄舉業，唯事唇喙，覩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採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

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鬧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著綠桃牌吹窟篥，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你渾家樂，雨下還須滿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過，平生家計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裝少，袋裏燕脂胡粉多。滿子面甜糖脆餅，蕭娘身瘦鬼常娥。怪來喚作渾家樂，骨子貓兒盡唱歌。』過舊居云：『背日顏回宅，今爲裹飯家。不聞吟秀句，只見餽油麻。』（餽字字書所無，疑有誤。）鼓汁鍋中沸，粕餈案上葩。朝朝唯早起，檐從自排衙。有一秀才，忽贖酒家青衣爲婦，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忝恣？琴瑟無媒便自通。新婦旋裙纔離體，外姑托布尙當胸。菜團個個皆鉗項，粳米頭頭盡翦髮。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卻親家翁。』又詠大慈寺齋頭鮮于闍梨云：『酒肉終朝沒闕時，高堂大舍養肥屍。行婆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兒。面折掇齋窮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北有池，號曰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因謁主池僧不遇，當門書一絕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鵝鴨同羣』

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鷄在，不那闍梨是野狸。』裕後詠深沙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曰：『瞋眉努目強乾噴，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擔漢，燒香供養弄蛇人。』（鑒戒錄）

### 容易格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言語，時輩稱之爲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著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此容易之甚矣。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門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個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潑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半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撻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又贈僧云：『浮世浮華一段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



過於食蓼蟲。『盧曾獻太祖，卷中有『粟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後太祖冬夜與潘樞密（峭）在內殿，平章邊事，旋令宮人於火爐中煨栗子，俄有數粟爆出，燒損繡褥子。時太祖多疑，常於爐中燒金鼎子，命徐妃二姊妹親侍茶湯而已。是夜宮貓相戲，誤觸鼎翻。太祖良久曰：『粟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議者以傳說棲岩，自應武丁之夢；太公釣渭，俄遇周文之知。君子窮通，實由命分。如盧所吟容易之句，發境於一人之前，可謂道合矣。（鑒誠錄）

錢塘秀

羅秀才隱，傲睨於人，體物諷刺。初赴舉之日，於鍾陵筵上，與娼妓雲英同席。一紀後，下第，又經鍾陵，復與雲英相見。雲英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脫白矣。』雖內恥，尋亦嘲之。『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常獻卷於鄭相公（叡）鄭女妙於篇什，每讀隱詩，至『張華謾出如丹

語，不及劉侯一紙書。』未嘗不於父前三復，似慕其才。相國或一日，因隱到宅，遂留從容，命女下簾窺之。女見隱爲人迂差，永不復吟隱詩矣。隱又與顧雲先輩謁淮南高相公（駢）。顧爲人風雅，時渤海公辟留隱，遂辭歸錢塘。高與賓幕小酌，費隱於海風亭。是時盛暑，有青蠅入座，渤海公命扇驅之。顧諱隱曰：『青蠅被扇扇（平聲）離座。』隱立酬之曰：『白澤遭釘釘（去聲）在門。』議者以才調相譏，兩俱全美。（鑒戒錄）

歸生刺

歸處訥者，歸侍郎（融）之曾孫也。多遊秦隴，言足是非，在事者，無不以金帛酒食彌縫之，畏其詠也。或見人衣鮮華，卽念詩曰：『昂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論盡是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有冤魂。』黃巢犯京後，守亮守信等，悉爲楊軍容（復恭）義兒，勢奪諸侯，亦一時之威也。歸有不平之色，詠虺漢以刺之曰：『黃頭灰面惡形儀，盡是軍容表裏兒。昔日水牛攀角上，而今細馬劈腰騎。錢多內藏猶嫌少，位等三公尙厭卑。更有一般堪笑處，鍍金牙齒咬銀匙。』又詠紆漢云：『輕唇

利舌僞侯門，送詔承顏日日新。愛與大官添弟子，能將小藥獻夫人。秤頭不放分毫過，對面常如割骨貧。更有一般姦太嘍，聚錢唯趁買金銀。』又代村婦詠邊將曰：『紫袍金帶不須誇，動便經年鎮海涯。爭似我家田舍壻，朝驅牛去暮還家。』又有石校書（欽若）本東川人，文章四六，與王超齊名。天復初應舉，值大駕東遷，蜀路不通，干戈繼起，遂客寄天水，荏苒一紀有餘。後知父亡，方乃舉慟，廣於寺院追荐懺罪而已。歸與石邊因山隙，茶毒詠之，石氏聲名，因茲減價。詩曰：『十二年來匿父喪，三年之罪遣誰當。如今追荐應無益，已被牛頭煮幾場。』（鑿戒錄）

### 習鑿齒

習鑿齒，詣釋道安，值持鉢趨堂，鑿齒乃翔往，衆僧之齋也，衆皆捨鉢斂衽，唯道安食不輟，不之禮也。習甚恚之，乃厲聲曰：『四海習鑿齒，故故來看爾！』道安應曰：『彌天釋道安，無暇得相看！』習愈忿曰：『頭有鉢上色，鉢無頭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無面上坳（習面坳也）！』習又曰：『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翼，何物

凍老鴟，臍臍低頭食。』道安曰：『微風入幽谷，安能動大才，猛虎當道食，不覺蚤虻來。』於是習無以對。（金樓子）

### 神童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有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爲子，父謂之曰：『汝予所鍾愛，太守固欲祝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祇服褙子，文龍以綠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袂衣，學生落托。』衆爲一笑。酒酣，巨山戲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應曰：『頭白形烏似老鴉。』又令賦君子竹，即詠曰：『蕭灑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軒渾似我，一日可無君。』衆異之。後易名元觀，年十五，領鄉荐，登上第。（山房隨筆）

孫若虛滑稽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尙有田

單之火，幘頭腳上，猶聞寧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鷄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寺丞，後守台州卒。（中吳紀聞）

雪詩

宗室有滔天使者，喜作俳笑之詩。有曰：『一藪草字碧茸茸，誰人喚作麥門冬。若還移種麥門西，不成喚作麥門東。』（京師有麥門）哲宗末年，多躁怒不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天使求詩。一日雪，問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擗，玉皇大帝販私鹽。』急持以奏，哲宗大笑。（羣居解頤）

作犯徒以上罪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羣居解頤）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常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臥老僧床，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儒爲貴，不著青衣便著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假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探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後山詩話）

嘲林逋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逋，餘杭人以爲中的。『寺裏撥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伸鵝項，好客窺們縮鼈頭。』（雜誌）

飲杜詩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爐，副以膏蜜，頓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雲仙散錄）

呂徽之

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

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遊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嚼枯藤。鶩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尙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氏，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

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侯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於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尙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吳中舊事）

### 鄭唐

三山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諛。有老人寫眞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

老人毀之。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談謔，黜儒爲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繚員領都一般，只是頭中添兩翅』。聞者絕倒。嘗爲州長書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駒陰冗記）

俗語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閒事，便是人閒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

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探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遜齋閒鑿）

明太祖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耳。』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土地神几尚餘，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嬰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辭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不知爲帝也。明日，忽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台端乎？』遂命爲按察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翦勝野聞）

王嗣宗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爲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爲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率長安處士種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卽附驛，欲詣闕，卽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書曰：『終南處士威風滅，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行營雜錄）

和著賊詩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後劉貢父與寺僧問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子弟相得甚歡。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賊賊，暫出回避。』

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爲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話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慍。（畫墁錄）

赤誌翁

子嘗以鴨卵，及蓮枝一捻紅，餉符昭遠介還，并送一詩云：『聖朝初出赤誌翁，醜杖旁扶赤誌翁。』（清異錄）

唐書詩

子與尹東珣、溫叔同，同考信德府進士。溫叔言，頃在都下市書，有見寫本唐詩節要一冊，復題一絕云：『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纔生不可除；一盜旣除羣盜起，功臣都是盜根株。』竟不知誰所作。（退齋雅聞錄）

翁邁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聰慧爲郡舉首。邑宰歐陽竦試以對曰：『筓出鑽鑽天。』應聲曰：『輩生釘釘地。』郡守元暉以幼，不甚禮之，問曰：『小解元讀何書？』應曰：『詩之相鼠篇。』蓋諷之也。守無以難。迨宴鹿鳴，小妓就之覓詩，卽題云：『年末十三四，嬌羞懶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湧幢小品）

息夫人

齊田駢不屑仕宦，而家甚富。或戲之曰：『臣鄰女貌稱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而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不宦則不宦，而宦過畢矣。』孫芷亭仿其意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淚，兒女繁成行。』（隨園詩話）

解中發

解中發秀才館尹文端公家，一日鮑雅堂來訪，見十四公子慶保，問年幾何。曰：『十四歲。』鮑戲出對云：『十四世兄年十四。』解應聲曰：『三千弟子路三千。』杭州沈既堂在高相公署中，公出對云：『可能子面如吾面？』沈應聲曰：『未必他心卽我心。』（隨園詩話）

獐頭鼠目人

唐李揆自負才望，嘲人云：『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乃欲求官耶？』或反其意贈相士云：『相法於今大不倫，我將祕訣告諸君，要看世上公侯相，先取獐頭鼠目人。』（隨園詩話）

廬一熊

錢唐令曹江廬明府有子名一熊，乳名順生，聰穎異常，有李鄴侯晏元獻之風。對客揮毫，賦秋聲云：『西風颯颯日相催，桐葉飄搖滿綠苔；最愛秋霜添逸韻，樹中傳出一聲來。』其時曹公方逐土娼，客問娼應逐否，笑曰：『好事者爲之也。』客又問汝想作官否，曰：『要作又不要作。』問何也？曰：『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不仕。』問作官可要錢否？曰：『要錢又不要錢。』問何也？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不取。』（隨園詩話）

計數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京口解李瀛善畫，有人聘往寫真，而主人久臥不出，解戲改蘇詩贈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山陰人有三乳者，金上清進士調之云：『胸羅星宿素襟披，下字成文亦太奇；四乳曾聞男則百，君應七十五男兒。』（隨園詩話）

譚默齋

譚默齋進士掌教嶺南，其同年謝興士新納寵，不肯告

人譚寄詩調之云：『玉指丹唇鴉髻盤，東山絲竹妙吹彈；定知鍾得夫人愛，簾捲常教太傅看。』謝笑曰：『既吾家有此故事，敢不自首？』譚著楚庭稗珠錄，皆遊黔粵所得，自序云：『人有到南海，得大蟻尺許者，漬鹽帶歸，以夸示人。東坡食蠔而甘，戒其子勿告人，慮有公卿謀譎南海，以奪其味者。余爲此書，當蟻以夸人，不學東坡之饑，慮人奪味也。』其言甚雋，譚名萃（隨園詩話）

### 吳少白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旣不能文，又不能詩，曷足少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有蘇州雪詩：『玉皇昨夜買私鹽，故認鵝毛細細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個蘇州通麪煎。』題虎云：『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

### （棗林雜俎）

### 死禿村牛

嘯虹筆記云：一高僧乞大老一詩，大老贊之曰：『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如何。愁來不用心頭火，鍊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士見之，曰：『死禿』二字也。又

休邑南鄉三溪，俗稱村人爲牛。有入泮者，西溪俞某贈聯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爲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是月中人。』亦巧於誚人者。（寄園寄所寄）

### 燥子蒙

趙從善尙書，自號『無著居士』，子希倉。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著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字，郡人目爲『燥子蒙』。又從善嘗帥浙東，使門吏喻耆老請於兩司，增像於會稽賢牧堂，從范文正趙清獻翟忠惠朱思靖趙忠簡史越王張昆陵諸人後。郡士題詩於堂曰：『師畢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范王。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白獺髓）

### 李家明

南唐元宗嘗見牛臥美蔭，曰：『牛且熱矣。』李家明乘談諧進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爆身，聞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何人。』相輔皆驚。又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應



聲曰：『龍舟微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  
山色翠，影斜不落壽杯中。』元宗慚之，俯首而過。（漁  
磯漫鈔）

### 楊凝式

楊凝式詩什，事多雜談諧。少從張全義辟，作詩紀其德  
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得我公重  
蒼理，至今猶是一堆灰。』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  
汴還，適飛蝗蔽日，凝式寄詩從恩曰：『押送蝗蟲到洛  
京，合消郡守遠相迎。』他多類此。（遊宦紀聞）

### 偷詩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  
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  
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  
宋初，朝士競尚西峴體，伶人有爲李義山者，衣衫襤褸，  
旁有人問：『君何爲爾？』答曰：『近日爲諸館職搨搨，  
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所爲詩，人間多有  
其本，其爲人搨搨不少矣，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  
非己有，偶書之，發一笑粲。（香祖筆記）

## 二七 釋道

### 軒轅彌明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  
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  
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鱸中石罌，將以困之。其首  
唱曰：『妙匠琢山骨，剝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  
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  
腹漲膨臃。』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  
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  
『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既已酷似，譏  
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  
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  
在。（本事詩）

### 吳武陵

吳武陵雖有才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容州部  
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自負科  
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

曰：「雀兒來逐鷗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本事詩）

### 杜牧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元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本事詩）

### 知業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陸濛，談元之次，其妻蔣氏遽曰：「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公告免云：「業不會飲。」蔣氏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作，起而退。（聞奇錄）

### 碧紗籠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之，乃齋罷而後擊鐘。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

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撫言）

### 李榮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伏其辯捷。（啓顏錄）

### 偷

武德中有沙門信義，習禪，以三階爲業，于化度寺置無書藏。貞觀之後，捨施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此僧監當，分爲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以施天下饑餒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礙士女禮懺，闔咽捨施，爭次不得。更有連車載錢絹，捨而棄去，不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灑掃，積十數年。寺內徒衆，以其行無玷缺，使守此藏。後密盜黃金

前後所取，略不知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羊狼領下，置骨狗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辨疑誌）

### 僧靈澈

呂溫在道州，戲贈云：『僧家亦有芳春興，自是禪心無滯境，君看池水湛然時，何曾不受花枝影？』（唐詩紀事）

### 瑤光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廷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入寺嬉穢，自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墻。』（洛陽伽藍記）

### 惠崇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

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閔嘗諷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耳。』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司馬溫公詩話）

### 陳桷

陳桷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子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庚溪詩話）

### 僧謙明

僧謙明嗜酒，好爲詩。獨居一室，每日鑪中煮肉數斤，醇酒一壺，不俟爛熟，旋割旋飲，以此爲常。嘗中秋詠月云：『迢迢東海出，漸漸入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乘興，遂子夜鳴鐘，烈祖聞之不罪也。召問其所求，對曰：『唯願鵝生四腳，鼈著兩裙。』（江南餘載）

### 詩僧

王荆公一日與郭功甫飯于半山宅。食已，忽有一僧名義了者，自稱詩僧，投謁于公。功甫大不平之，曰：『於丞

相前自稱詩僧，定狂夫也！不必見之。」公曰：「姑見之，何害？」因詢以爲詩，且令卽席而作。僧云：「願乞題并韻。」公欲試以尋常題目，復疑其宿成，偶一老卒取沙入宅，公令以是爲題，且以汀字爲韻。功甫云：「亦願得紙數十幅，爲百韻詩。」蓋以氣壓之也。須臾，筆札至，功甫揮毫如風雨，將及二十幅。僧徐取紙一幅，以指甲染墨，對功甫不敢仰視，僅書一絕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連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賞味之，因目功甫。功甫乃袖所作，亦復稱歎。僧始厲聲謂功甫：「山僧不學，殊無思致，但未覺一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爲工耳。」功甫殊病之，竟無以報也。（五總志）

### 佛像改天尊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爲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幸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羽衣以爲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閒人說是非。」（塵史）

### 相國寺

汴梁相國寺，暇日，予與黃體方過焉。將謂有南方花木之勝，香茗之供，而鄙陋殊甚。僧皆髻帽皮靴，髮長過寸，言貌粗俗。體方呼爲惡僧，口占云：「步入空門見惡僧，紅氈被體髮鬢鬢。」予續之曰：「一言能得君王意，安得當年老贊寧。」蓋宋初贊寧爲寺主，太祖至寺行香，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大合帝意，遂爲定禮。（歸田詩話）

### 送還俗入道

孫花翁送女冠還俗云：「脫卻霞絹上醮衣，女童鬢髻綠楊垂。重調螺黛爲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烟花鶯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簾低紅杏春風暖，清夢應曾見舊師。」段吉甫送妓入道云：「歌舞當年第一流，洗妝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岳夫人去，寫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窗花老鏡鸞收。卻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不同而語皆工。（歸田詩話）

### 旌論衡

釋道二門，各宗教本，雖分內外，意曉筌蹄。前蜀佑聖國

師（光業）有過人之辯，爲僧門一瑞也。威儀楊德輝有出人之才，爲道門之一俊也。至于問答論難，無不雙美。武成中，東川昌明縣玄士李懷杲，聚盜構逆，尋亦受誅。普通山青州長老錄二尼，道姑道媪，親事巾瓶。時左街使集王（宗翰）奏聞收勘，決遞遐方。僧道俱有乖張嘲論，各興譏謔，非獨取笑，理在其中。光業徵李懷杲嘲道門云：『雲鏤涪江水似天，又聞懷杲已升仙。強思齊見應摧膽，張茂卿聞必聳肩。（強與張二玄士）三尺霜刀充絳節，兩條朱棒替香烟。報伊廣德先生道，社稷威靈不偶然。山上擒來鎮裏收，天然模樣已成囚。妄占氣色爲徵兆，更引文章說御樓。長榜數張懸市內，短刀一隊送江頭。旋驅旋斬教隨水，只此名爲正道流。』楊德輝徵青州長老嘲僧門曰：『堪笑青州學坐禪，不供父母不耕田。口中雖道無諸相，心裏元來有外緣。行者趁教門裏臥，尼師留在腳頭眠。高標不使觀音救，徒說三千與大千。出家比要離生緣，爭是爭名更在先。說法謾稱師子吼，魅人多使野狐涎。行婆餉送新童子，居士抄條施利錢。蠶食萬民何所用，轉教海內有荒田。』

又太祖降誕日，僧門祝辟支佛牙，道門進武成混元圖，光業詔圖以嘲之，德輝詔佛牙以答之。議者以光業先與北廓之師，德輝報盡東門之役。光業嘲進圖云：『夜深燈光滿壇鋪，拔劍揮空亂叫呼。黑撒半筐兵甲豆，朱書一道厭人符。重臣餽餉剛教活，聖主慈悲未忍誅。佛說毘盧三界了，如何更有混元圖。』德輝嘲佛牙云：『比來降誕爲官家，堪笑羣胡讚佛牙。手軟阿師持磬鉢，面甜童子執幡花。縱饒黎庶無知識，不可公王盡信邪。捧擁一函枯骨立，如何延得壽無涯。』後舉子劉隱辭詠之曰：『爲僧爲道兩悠悠，若個能分聖主憂。各鬪輪蹄朝紫殿，競稱卿監滿皇州。相嘲相詠何時了，爭利爭名早晚休。閑想邊庭荷戈將，功成猶自不封侯。』所以牛祕監（嶠）評之詩曰：『玄門清淨等空門，虔奉天尊與世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玉皇留教五千言。鼈頭宮殿波濤闊，鷲嶺香花夢想存。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源。』（鑒戒錄）

嘲蜘蛛

楊少師凝式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

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此句有脫字）。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著，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辨。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絹五匹來！』雲辨且笑，遂以絹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吃得肚裏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衆生。』蓋譏雲辨體肥而肚大故也。（洛陽縉紳舊聞記）

### 花徑不曾緣客掃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罕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童子拒之。僧云：『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爲拒我？』不得已，乃爲入報。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使持以示僧。僧略不運思，足成詩云：『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燒丹井，帶雨得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煙？』末二句頗涉譏刺。伯雨得詩，大驚，延入置之上坐，留連數日。（南濠詩話）

### 身在長安東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

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侯鯖錄）

### 醉夢間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以快喜之。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及叩其主僧，庸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檀施，苛留作午供，鬱鬱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辭，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閑，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間。』（湛淵靜語）

###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鬻機之句，人喜道之。予嘗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卻是輸他便。來生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

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噴，吃他他吃汝，循環作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梁溪漫志）

知縣題詩窗紙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旣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聞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旣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旣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追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

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道山清話）

了元

僧寶傳云：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東坡拊掌稱善。（茗溪漁隱叢話）

盜詩

宋九釋詩，惟惠崇師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傳誦都下，籍籍喧著，餘緇遂寂寥無聞，因忌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湘山野錄）

贈祕演詩

蘇子美有贈祕演師詩，中有『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真，演頷頰方厚，顧視徐緩，喉中含其聲，嘗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爲猶字，向子美話之曰：『吾尙活，豈當曰無光精耶！』中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抵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竄耶！』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爲浮圖罪人，何堪更爲君詩所暴！』子美亦笑而從之。（湘山野錄）

### 碧紗籠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裏，于今始得碧紗籠。』（誠齋雜記）

### 詩僧

蘇州昔有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嘗途遇郡守，守以涼傘爲題，命賦詩，僧立成一絕云：『衆骨攢來一柄收，褐羅銀頂覆諸侯，當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沒日頭。』

守聞之，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也。宋安鴻漸途遇詩僧贊寧，從童行數人，嘲之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蓋鄭都谷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故云然。（蹇齋瑣綴錄）

### 酸餽氣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摹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餽氣。』聞者無不皆笑。（石林詩語）

### 謝在杭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疥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拜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閩小記）



沈道者

沈彬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知先主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有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覽之而喜，授祕書郎。有都門送客，再過金陵，諸詩，盛稱于世。次子廷瑞，有道術，人皆呼爲沈道者。常醉至高安縣治，直造堦上。縣令戲之曰：『沈道者何？』曰：『成。』廷瑞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令乃慚謝。（十國春秋南唐沈彬傳）

陳陶

陳陶隱居洪州西山，以修養燒煉爲事。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斲而餌之。而二子小字粗梨，陶有詩云：『磻溪老叟無人問，閒列粗梨教六韜。』蓋指二子也。久之，徙去，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鬻髮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陳陶傳）

無事歌

長沙獄掾任福祖，擁騶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無事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參軍子，人人與個拜頌木，大作廳上假閻羅。』福祖審思，豈非異人，急遣訪求，已出城矣。（清異錄）

布袋和尚

岳珂肅之侍郎，數歲時，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也布袋，多少自在！』（談藪）

甄龍友

甄龍友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惘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郡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槩。』禪人多許之。（談藪）

茶毗一個僧

東坡夜宿曹溪，借傳燈錄讀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筆記於窗間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墨客揮犀）

### 得得和尚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尚』。（珍珠船）

### 詩囊

齊己天性穎悟，七歲與諸童子牧牛，常以竹枝畫牛背爲詩，詩句多出人意表。衆僧奇之，勸爲浮屠。時鄭谷以詩名，齊己攜詩往謁，有云：『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牀。』谷覽之曰：『將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過，稱己改得，云：『別掃著僧牀。』谷嘉賞焉，結爲詩友。又齊己有早梅詩，中云：『昨夜數枝開。』谷爲點定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爲齊己一字師，愛其詩者，或戲呼之曰『詩囊』。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命曰白蓮集。（僧齊己傳）

### 浮屠

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之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鬧裝妻』者是也。（六一詩話）

### 重喜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掃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關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遊葢山上方院，索詩。喜卽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關體也。（老學菴筆記）

### 可遵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卽日傳至園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途。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卽自言有一絕，卻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卻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噉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旣悔賞拔之悞，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

### 出家

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老學菴筆記）

有僧見阮亭先生，自稱應酬之忙，頗以爲苦。先生戲云：『和尙如此煩擾，何不出家？』聞者大笑。余按楊誠齋有句云：『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隨園詩話）

### 不拜佛

余遊天台，諸寺僧多撞鍾鼓，請余禮佛。余不耐煩，書扇示之云：『逢僧我必揖，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揖僧

僧現在。』王夢樓見之笑曰：『君不好佛，而所言往往有佛意。』陳梅岑贈朱竹君云：『遊山靈運常攜客，關佛昌黎也愛僧。』（隨園詩話）

### 雞子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四十，師大吞吐，人笑之。師作偈云：『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隨園詩話）

### 僧多應酬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吳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選，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旣苦之，何不出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謂乎！（香祖筆記）

### 嘲尼

嘉興朱仲莪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

姻緣超昇已出平康巷，解厄還登波若禪。節按木魚移  
此日，歌翻虎鳳想當年。一心未絕紅樓夢，春夜猶思醉  
管絃。」（棗林雜俎）

### 望江南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詞。或言於當路，延主一  
刹久之不樂，題詩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  
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閑唱望江南。』李內翰每  
稱之，遇遊倦，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此與不暇唱  
渭城相似，而僧詩特工。（居易錄）

### 和尚破葷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若干枚。大師吞咽作偈曰：『混沌  
乾坤一殼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  
人間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脫。張獻忠攻渝，見破山  
和尚，強之食肉，師曰：『公不屠城，我便開戒。』獻忠允  
之，師乃食肉，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是  
大功德，大作用。若唐僧人某，『但願鵝生四腳，鼈著兩  
裙。』人以爲俊語。又某僧劈伽藍作薪煮狗肉，有句云：  
『狗肉鍋中還未爛，伽藍再取一尊來。』人以爲灑脫。

余謂此不但魔道，直是餓鬼道，畜生道矣。（兩般秋雨  
菴隨筆）

### 鐵帆

僧鐵帆能詩，順治末予官揚州，鐵帆住木蘭寺。劉吏部  
公猷（體仁）聞之，寄予書云：『是「天寒衣衲重」  
鐵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粵僧一靈句，公猷誤記  
耳。東坡在黃日，參寥往視之，京師士大夫寄書云：『聞  
有僧在彼，是「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坡笑語  
參寥云：『此是吾師七字號。』公猷帖全用此語。（池  
北偶談）

## 二八 體容

### 歐陽詢

國初，長孫大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  
成山字，埋肩長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  
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襜畏肚寒，祇緣心混混，所以  
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豈不畏皇后聞  
邪？』（本事詩）

口過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間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慚憤。（本事詩）

張元一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豬向南竄。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豬？』元一解之曰：『騎豬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奉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髮不奉奉，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本事詩）

嘲木履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噓？踏面不知噴。高生兩個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朝野僉載）

扶風馬

隋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敏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敏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敏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鞫，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朝野僉載）

李杜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祇爲從來作詩苦。』（摭言）

指尖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錢，酒後微吟曰：『骰子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髻髻還應露指尖。』（摭言）

愁殺鄭昌圖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

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撫言）

### 危詩

韓元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諧語錄）

### 贈胡子女詩

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頰更頽顏。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雲溪友議）

### 崔雲娘

澧州宴酒，亂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髻，惟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鐘馗。』（雪溪友議）

### 黃幡綽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個劉文樹，髭鬚共頷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獼猴，獼猴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開天傳信記）

### 李遠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北夢瑣言）

### 邵景

唐邵景，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累轉歙州司倉，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皇帝卽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升殿行事，職掌殊別。而制出嵩、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鏗無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獨簾中竊窺而詠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去聲）立，

自慙身品世間毛。』舉朝歡詠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傳列，鏗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圍旋，倒地還如着腳餽，莫怪殿上空行事，卻爲元非五品才。』（御史臺記）

### 陳癩子

唐營邱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頗豐盛。至言增添，則白眼向顧耳。有遊客心利所霑，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賚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漉漉子；減者，減卻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顛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于中堂，坐碧紗幃中，

左右侍立，執輕篋白箒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幃。」』遭大詬而去。（玉堂閒話）

###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嘲之，作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啓顏錄）

###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齶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齶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爲有陳根委。』患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都由雁門紫。』（啓顏錄）

### 偃人

有人患腰曲偃，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濕。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啓顏錄）

### 薛能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塔薛能爲儂相，乃爲詩嘲

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棹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橋裏，將爲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抒情詩）

### 無眼

唐末，五雲溪人范攄云：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而詩名始彰。或戲其詩云：『綠楊宜向雨中看。』所謂無眼作有眼之詩（唐詩記事）

### 歐陽詢

太宗宴近臣，戲令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肩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一此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襪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唐語林）

### 嘴脣開袴

方干貌陋脣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爲風掠，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

掠。時在席因爲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傑還之曰：『一盞酒，一瓣鮓，止見半臂著欄，何處口脣開袴？』一席絕倒，爾後人多目干爲『開袴』（唐語林）

### 詠轉矢氣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曾試神童科，不甚達（山房隨筆）

### 顧屠

王直方詩話云：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東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膾多雄偉，即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向豬羊，醜酒會鄰里。』至於云：『平生批勅手，』亦皆用屠家語也。子敦讀之，頗不樂，東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茗溪漁隱叢話）

### 張文潛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人物魁偉，故無已有詩云：『張侯



便然腹如鼓，雷爲飢聲酒爲雨。山谷有詩云：『六月火雲蒸肉山』皆戲語也。（茗溪漁隱叢話）

頭大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鬢若綠坡竹』此出髻雙傳，炳之大以爲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詩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陲煙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戲之。（茗溪漁隱叢話）

侍兒

茗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蒿芭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茗溪漁隱叢話）

小鷄大鷄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啓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茗溪漁隱叢話）

題背

復齋漫錄云：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耳熱熟寐，卽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旣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乃市廛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爲戲。（茗溪漁隱叢話）

青唇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豔吹，愧鄰婦青唇之斂；桑閒陋曲，續郢人白雲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夷狄。奏上，神宗顧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以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其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斂，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婦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汝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唇斂，添薪墨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茶。』元老之強記如此。

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澠水燕談錄）

### 猛士守鼻梁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台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邊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但愴感而已。自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尙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樂善錄）

### 鼻孔子場

貢父晚年鼻已斷爛，日憂死亡，客戲之云：「顏淵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見一塔，相與匿于塔後。孔子既過，顏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謂避孔子塔也。」」（澠水燕談錄）

### 貴耳賤目

黃魯直戲作貴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酬價十

千；眈眈兩虎視，不直一文錢。」（侯鯖錄）

### 皋陶之狀

司馬文正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謔語，嘗作詩云：「由來獄吏少和氣，皋陶之狀如削瓜。」（侯鯖錄）

### 割耳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令嚴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聰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挑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侯鯖錄）

### 後唐莊宗

魯直嘗言，髻多人，疎秀者必貴，密而泛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寫本曾）貫道，皆無鬚，每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尙貴主，嘗過鞏洛，聞道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像，兩眼外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卻感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

髭鬚。』(侯鯖錄)

宋中道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睽之，笑曰：『交不著，號爲錐，宋爲其穎，利而么麼。』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梅聖俞遂舉處囊事，爲送行詩戲之。(貢父詩話)

白髮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員郎上官佖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佖如下官口何！』(貢父詩話)

李德裕

李德裕在相位，不以顏色假人。及南遷，或作詩嘲之，內一聯云：『肉視具僚下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溫。』(雜說)

應履中

奉化應方伯履中，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

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粗得硬綳綳。』末不書姓名，闈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閒中古今錄)

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曰：『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枝山前聞)

安國

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熙寧中，與余同官于洛下，嘗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號溫鍾叢，思道通俛還魁肥，江淹善啖筆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之粉澤，離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青箱

雜記

白髮

牧之有『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嘗愛其語奇怪，似不蹈襲。後讀子美『苦遭白髮不相放，爲之撫掌。』（碧溪詩話）

白眉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閒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滹南詩話）

羅隱詩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妻之。一旦，隱謁畋，畋命其女隔簾視之。及退，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舉子或以此謔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南部新書）

千字文詩

封抱一任樸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

用千字文作詩嘲之，詩曰：『面作天地元，鼻一雁門紫，既無左逢承，何勞罔談彼。』（南部新書）

鼈以道

鼈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某，眇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沒與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荐發，細思堪惜又堪嫌，一壁有眼半壁瞎。』（老學庵筆記）

麻胡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高齋漫錄）

三無

萬歷中，王廣文竹月，年邁，鬚齒已落，更缺一耳。一生作詩云：『竹月號三無，無恥（齒）之恥無，然而無有爾（耳），則亦無有乎（鬚）。』（堅瓠集）

折臂

吳中某秀才，在學幕中，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詩云：『拋卻刑于寡（妻）來，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履園叢話）

下部尙書

宣和中王鼎爲刑部尙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尙書法原，俱爲吏部侍郎，而並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尙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還須下部小尙書。』聞者快之。（卻掃篇）

米蟲

宋制，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烏頭身上白，米蟲。』蓋謂襪頭襪服耳。（漁磯漫鈔）

肥姓

吳明卿二子，皆肥而姓，又皆饒才致，喜譁諠。常往謁汪

伯玉辭歸，索贈言。汪知其好談諧也，乃口占云：『泰伯由來有後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雙肥水襖，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填深巷，獨立還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清於兄，乃啓汪云：『小姪不是家兄大胖，老伯何不少分別。』汪卽應聲云：『我正無結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懸知曩那無君分，不必爭長踏腳跟。』

徐子與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與蔡作書，盛言客自負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爲重。（同上）

鄭璣尺

吾鄉鄭璣尺先生名江，康熙戊辰翰林，幼孤貧，里有商人張靜遠者，助其讀書。先生貌寢，眇一目，湛深經學，而詩獨風騷。自嘲云：『自號小冠杜子夏，人嗤一目江東王。』藏花片於書中，題云：『卷裏崔徽帳子李，何如

通替見殷妃』(隨園詩話)

齒落

慶兩峯落齒云：『無端一齒落，探口不知故；且喜剛者亡，免與世齟齬。』(隨園詩話)

麻面

痘神之說，不見經傳。蘇州名醫薛生白曰：『西漢以前無童子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趾，軍人帶此病歸，號曰虜瘡，不名痘也。』語見醫統。余考史書，凡載人形體者，妍媸各備，無載人面麻者。惟文苑英華載穎川陳黯年十三，袖詩見清源牧，其首篇詠河陽花，時痘痂新落。牧戲曰：『汝藻才而花面，何不詠之。』陳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點更嘉。天憐未端正，滿面與妝花。』似此為痘痂見歌詠之始。(隨園詩話)

貌美

唐人詩話，李山甫貌美，晨起方理髮，雲鬢委地，膚理玉映。友某自外相訪，驚不敢進，俄而山甫出，友謝曰：『頃者誤入君內。』山甫曰：『理髮者，即我也。』相與一笑。余弟子劉霞裳有仲容之姣，每遊山必載與俱。趙雲松

調之云：『白頭人共泛清波，忽覺沿堤屬目多。此老不知看衛玠，誤夸看殺一東坡。』(隨園詩話)

狀元

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為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燭下見先生年貌，大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勸飲巨杯，先生量宏興豪，沉醉上牀，不顧新人和衣酣寢。已而嘔吐，將新製枕衾，盡污腥穢。陸女甚，未五更，雉經而亡。或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塔，狀元雖好卻非郎。』(隨園詩話)

裹足

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諺語，腳大也。媒媼曰：『李氏能詩，可以面試。』趙欲戲之，即以弓鞋命題。女即書云：『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趙悚然而退。(隨園詩話)

### 春江公子

春江公子，戊午孝廉，貌如美婦人，而性倜儻，與妻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臥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性情，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古聖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乃至是耶？』後乙丑入翰林，妻楊氏亡矣，再娶吳氏，貌與相抵，遂懼愛異常。余贈詩云：『安得唐宮針博士，喚來趙國繡郎君。』嘗觀劇于天祿居，有參領某誤認作伶人而調之。公子笑而避之，人爲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獨不見晏子春秋諫誅圍人章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則俗矣。』參領聞之，踵門謝罪。（隨園詩話）

### 李涓

彭城李涓字蓉涓，以選拔入京師。一日欲救某友之窘，賣所乘小駟贈之。賦詩云：『從此蹒跚懶行步，好花都讓別人看。』亡何不第而亡，人以爲讖。蓉涓貌美，揚州紉鋪女兒有國色，好養鸚鵡，每早喂食。一日方提籠，而

目有所睇，不覺籠落于地；旁人咸訝之，察所睇，則蓉涓方過其門故也。劉霞裳聞而賦詩云：『貪看野鴛鴦，忘墮手鸚鵡，可惜此時情，鸚鵡不能語。』（隨園詩話）

### 一瞥一跛

汪巢林樂慶夫，皆金冬心布衣農之友也。巢林老而喪明，慶夫亦患足疾，不良於行，冬心作詩慰之曰：『蹇處卻勝屈膝，閉時卽是垂簾，可喜靈台不昧，何憂蓬戶常潛。』又曰：『此後已辭傾險路，從今不見尋常人，一春花福仍消受，弄影聞香各占新。』（清稗類鈔）

### 知白守黑

湯伯遲以徐仲山之眷一姝，美而豔，長身天足，而膚色甚黑也，爲之命名曰黑娟，作詩以贈之。且曰：『仲山可謂「知白而守黑」矣。』詩曰：『蟻徑間穿九曲珠，羨君出手便成盧。貽來玖（玉之黑色者曰玖）佩蓬真賞，詠人緇宜與俗殊。漫事防閑宜署綢（墨魚也），非關愛屋則緣烏。微勞獨冀垂青眼，秬鬯期爲二卣圖。』（秬黑黍也，秬鬯二卣，斷章取義於尙書洛誥篇。）蓋全詩均切黑字也。（清稗類鈔）

# 附錄

## 詞話

### 一天時

#### 春月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秋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案詞苑叢談引此條前段云：「東坡既召還，復除翰林承旨，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穎州。正月，堂前梅花盛開，月色鮮霽云云。」）（侯鯖錄）

#### 暮雨

高宗七夕內宴，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應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題，道暮雨芳塵輕洒。』蓋柳永詞也，天顏爲一笑。（寓簡）

#### 詠雲雪

史彌遠之比周於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賈似道當國日，陳藏一亦作詠雪詞以譏之曰：『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搖巽二，直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事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調寄念奴嬌。（錢塘遺事）

#### 雪詞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動滕神，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是祥



瑞。卻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  
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事隨流水。  
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詞名念奴嬌(錢塘遺事)

### 重九風雨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西喜，因記  
康與之在高宗時諺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  
台前泥泊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滄浸倒東籬。茱萸胖，黃  
菊濕齏齏。落帽孟嘉尋鶴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都道不  
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個  
一身泥」非也。』(二老堂詩話)

### 奪天手段

成祖於中秋夜，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命解縉賦詩。縉遂  
口占落梅風一調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羣  
仙見。捧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成祖覽  
之，歡甚。又賦長歌，成祖益喜，同縉飲至夜半，月復明朗，  
浮雲盡散。成祖笑曰：『卿真奪天手段也。』(解縉集)

### 雪

吳氏湖州秀才家女，以失行繫司理獄。郡僚聞其美，往

觀之，風格傾坐，因命賦詞。時值雪中，遂吟長相思一闋。  
云：『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  
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憑教寒管催。』郡僚大  
喜，爲言之太守王梅溪，卽與釋放。(詞苑叢談)

### 預備元宵

宣和四年，預備元宵，有戲爲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  
靜，狼烟眇。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都  
門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美人巧。寶籙  
宮前，咒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  
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詞  
苑叢談)

### 除夕元宵

郎瑛曰：庠彥沈明德宣，嘗賦吾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二  
詞，道盡中人以下之家俗，誠足解頤。錄以遺好事者。除  
夕云：『鑼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挂起新簾子。爆竹  
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烏盤裏。寫就神荼并鬱壘。細馬  
送神，多着同興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  
喜。』元旦云：『接得竈神天未曉，爆竹喧喧，催要開門

早新畫鍾馗先挂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蒼朮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詞苑叢談）

### 紙畫人

紙錢起自唐時，紙畫人未知起於何代。今世禱祀禳洽者用之，刻板印染，有男女之形，而無口。北方之俗，歲暮則人畫一板於臘月二十四日夜，珮之於身，除夕焚之。時有諺詞云：「爾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瞞心。交年夜時燒毀，猶自昧神明。若還替得爾，亦可知好裏，爭索無憑。我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閻家大伯，一時批判昏沉。休癡呵，臨時恐懼，各自要安身。」（因話錄）

## 二 夫婦

### 張仲遠妻

姜堯章嘗寓吳興張仲遠家。仲遠屢出外，其室人知書，賓客通問，必先窺來札。性頗妒，堯章戲作百宜嬌詞以遺仲遠云：「看垂楊迷苑，杜若吹沙，愁損未歸眼。信馬青樓去，重簾下，娉婷人妙飛燕。翠尊共款，聽豔歌，郎意

先感。便攜手月地雲堦裏，愛良夜微暖。」竟爲所見，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至不能出外云。（耆舊續聞）

### 碎按花

今人見婦人簾率者，戲之曰：「碎按花打人。」唐宣宗時，有婦人以刀斷其夫兩足，宣宗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按花打人？」蓋引當時人有詞云：「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道「花枝好。」一餉發嬌嗔，碎按花打人。」（稿簡贅筆）

### 朱延之

營妓馬瓊，歸朱延之。延之因闢二閣，東閣正室居之，瓊居西閣。延之任南昌，瓊以梅雪扇題辭寄之云：「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雲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與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延之詳詞意，知西閣爲東閣摧挫，遂休官歸家，置酒會二閣曰：「昨見西閣所寄雪梅詞，使人不遑寢食。」東閣乃曰：「君今仕矣，試爲判斷此事。據西閣

所云梅花，孰是也！延之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輸一白，雪如梅蕊少些香，東君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詞苑叢談)

你我詞

廣陵吳壽潛字彤木，號西瀛。其妻賀氏，名□字乃文。吳與之情好甚篤，常戲作你我詞贈之，調一七令曰：『我情埋愁裏，無奈事如何。薄倖些些癡頑頗頗。眼下總成空，心中全未妥。堪嗟泣慰牛衣，難負書乾螢火。慢言枕上枉封侯，還憐有夢卿同我。』『你前來語子，誇弄玉隨簫史。視我何如，憐卿乃爾。時事笑秋雲，韶光悲逝水。難忘孔雀屏前，常記櫻桃帳底。一生苦樂任天公，白頭惟願我和你。』(詞苑叢談)

伊字

范仲元爲相州錄事，久不歸，其妻寄伊川令一闋云：『西風昨夜穿簾幕，閨院添蕭索。最是梧桐零落迤邐秋光過。卻人情音信難託，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伊字誤作尹字，仲元答詞嘲之，有『料想伊

家不要人』之句。妻復答云：『間將小書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間別幾多時，身邊少個人兒睡。』(詞苑叢談)

三行遊

竊杯女子

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士女縱觀，各賜酒一杯。一女子竊所飲金杯，衛士見之，押至御前，女誦鷓鴣天云：『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看鶴陣笙歌舉，不覺鴛鴦失卻羣。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恐被翁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徽宗大喜，以金杯賜之，令衛士送歸。(宣和遺事)

如夢

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

兼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東坡志林）

### 重扶殘醉

淳熙間，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花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高宗稱賞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也。『重扶殘醉』原詞作『重攜殘酒』。高宗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氣。』因改『扶殘醉』。卽日子釋褐。（中興詞話）

### 劉曉行

陳質齋云：劉一止有曉行喜遷鶯一闋，卽『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之辭也。一時盛傳，號『劉曉行』。（玉照新志）

### 漁父

東坡廣玄真子詩爲浣溪沙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篛笠，相

隨到處綠莎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篛笠前無限事，綠莎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卻玉肌花貌，自以爲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濶浪乎！』雖曰戲言，是亦嫉而輕之也。（五總志）

### 劉改之

劉改之性疎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母病告歸，囊橐蕭然。是夕，稼軒與改之微吸登倡樓，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咲而歸，卽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藉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請言於稼軒。稼軒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稼軒爲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曰：『可卽行，無如常日輕用也。』改之作念奴嬌爲別云：『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著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名

相誤，十年枉費辛苦。不是秦賦明光，上書北闕，無驚人語。我自匆忙，天不肯，贏得衣裾塵土。白壁堆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爲主。蓴鱸江上，浩然明月歸去。」（江湖紀聞）

白鷺

東坡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舒王，適陳和叔作守，多同飲會。一日，遊蔣山，和叔被召，將行，舒王顧江山曰：「子瞻可作歌。」坡醉中書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軒凌紫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卻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和叔到任，數日而去，舒王笑曰：「白鷺者得無意乎？」（侯鯖錄）

春夢婆

東坡在儋耳，常負大瓢，行歌田間，所歌皆哨徧也。一日，遇媼謂坡曰：「學士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因呼爲「春夢婆。」（坡仙集外紀）

秦少游

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聞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

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冷齋夜話）

遊湖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靚妝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閒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烟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墨莊漫錄）

永興縣賽會

永興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主爲案神。偶兩鄉爭道後先，互闕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一闕：「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干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

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合稱姪女。』真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今古遂有合轍。（仁恕堂筆記）

### 顧阿瑛

崑山顧阿瑛，好遊，每出必以筆墨自隨，往來九峯、遜浦間，自稱金粟後身。一日，同陳浩然遊支硎，飲於張氏樓，徐姬、楚蘭佐酒，以琵琶度曲，座客郊雲台爲之心醉。阿瑛口占蝶戀花詞戲之，有云：『玉手佳人，笑把琵琶理，狂殺雲台標外史，斷腸只合江州死。』一時爭傳唱之。（古今詞話）

### 曹東猷

曹東猷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弓樣鞋，夜間伴你。』（簪曝偶談）

### 洪景盧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常薦之。景盧爲虜，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垂哀告彼酋。七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爾不擺頭。』蓋洪好搖頭也。（談藪）

### 徒二年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之下。』（揮麈後錄）

### 江西沒興你重來

宣政中，某少從王荆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乏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長短句題於賞心亭曰：『爲愛金陵佳麗，乃分符來此。擁旄忽又淮東，便咫尺人千里。畫鼓一聲催起，邦內人齊跪。江山有興我重來，斟別酒，休辭。』

淚。』官中以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剗去有字，別作沒字，我字改作你字，見者莫不啓齒。(揮塵餘話)

### 題壁

賈似道遭貶時，人有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遭貶，乃賈擠之也。(西湖志餘)

### 溼透鞋兒

毛幵爲郡，見一婦人陳牒，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蟬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擗腰支，塔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溼透鞋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詞苑叢談)

### 洪邁

紹興辛巳，金遣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伴約，用敵體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不得食者一日。又命館伴等來言，景廬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

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飢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太學生作南鄉子詞，諷之曰：『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詞苑叢談)

### 使契丹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迴底兒。』謂功顯之父兄寵，昔以此曲着名也。後大璫張去爲之子安世，以闔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師謂內侍養子不闔者爲漢兒也。最後知閣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鹽商孟客兒。』謂思恭父爲販鱸巨賈也。(詞苑叢談)

## 四 官政

范覺民

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汎賞。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參酌追奪，有至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造謗，浮議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個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大字書寫，貼於牆上，選者得之，以聞。朝論慮或搖人心，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台諫所攻。（容奈隨筆）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置士籍，或撰沁園春云：『國步多難，民生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願出陳大諫，借箸留侯。笑君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爲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驚天動』

地來，襄城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惱秀才。』（癸辛雜識）

經量

淳祐壬子，饒信行經量，番陽以邑庠置局，有題詩云：『大成殿下水漫漫，堂上盡是經量官。孔子回頭顧孟子，是爾說出許多般。』咸淳甲子，又復經量，湖南醴陵士人有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卻把江南寸寸量。一寸縱教添一丈，也應不是田封疆。』時又有詞云：『宰相巍巍坐廟堂，說着經量，便要經量。邨個臣僚上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守在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北又拋荒，好去經量，胡不經量。』（江湖紀聞）

朱顏去了

朱晦菴爲倉使時，某郡太守貪污，幾爲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菴移節他路，喜可知也。有招守飲者，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爲之起舞。（軒渠後錄）

朱鹽



朱晦菴爲倉使，而某郡太守頗遭摺撫，幾爲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菴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因招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鹽去了，還更來麼？』守爲之啓齒。（行都紀事）

預借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某郡。郡將乃宰公之故舊，因留連。有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破。』宰云：『何大早邪？』答云：『乃預借也。』宰公大慚。（行都紀事）

賈似道

賈似道欲行富強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曹尹，天府，吳世卿爲餉淮東，入爲浙漕，遂贖公田事。欲先行之浙省，侯有端緒，則諸路做行之。於是以前官品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皆騷然。有爲詩云：『襄陽屢戰困孤城，象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

壁，右具在前。述何州何縣，何鄉何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唯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驚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詞苑叢談）

立士籍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賈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異同筆跡，以防僞濫。時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幾處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有詞云：『士籍令行，件條分明，逐一排連。問孫何及，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瘵，膏血俱腴。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權。』（詞苑叢談）

五 技 能

劉改之

廬陵劉改之，以詩鳴江西，屹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嘉泰癸亥歲，在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价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轅者，因傲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虀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鏡台。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繞，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不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唱聲聲，皆似之。逾喜，垂別，贈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哄堂一笑。程史。

邢俊臣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詠，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二句爲諠，以寓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良嶽萬歲山，命俊臣爲臨江仙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峨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末云：『遠來猶是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好爲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着，師成恨之，譖其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股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曾露出白體體，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有美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舞罷，化作

彩雲飛。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在，當爲絕倒。(藝苑卮言)

海字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誦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能改齋漫錄)

趁韻

王齊叟字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斂衽向前，應聲答曰：『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會填青玉案，何曾敢作望江南。請問馬都監。』時馬都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皇恐，亟自辨數。既退，詰彥齡曰：『某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證，何也？』彥齡笑曰：『且借公趁韻，幸勿多怪。』(軒渠錄)

自贊

王臞軒邁，嘗自贊其畫像云：『早游諸老門，晚入端平

社，卽汝臞翁也。入被丞相噴，出遭長官罵，亦汝臞翁也。誰教汝不曲不圓，不聾不啞，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山間林下。然則今日畫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天祈活百年，一任羣兒描寫。』(湛淵靜語)

楊用修

楊用修少時善琵琶，每自爲新聲度之。及登第後，猶於暑月夜，縮兩髻，著單紗半臂，背負琵琶，共二三騷人，攜尊酒，席地坐西長安街上，歌所製小詞，撮撥到曉。適李閣老早朝過之，聽其聲異常流，令詢之，則云：『楊公子修撰也。』李爲之下車，楊舉卮進李曰：『朝尙早，願爲先生更彈。』彈罷而火城將熄，李先入朝，楊亦隨著朝衣而至。朝退進閣，揖先生及其尊人。李笑謂曰：『公子韻度，自足千古，何必躬親絲竹，乃擅風華。』自是長安一片月，絕不聞楊公子琵琶聲矣。(桐下聽然)

山頭蓋起水晶殿

宣城施愚山傳講閨章，愛才如命。其督學某省時，有一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誤記其句在水下，錄畢而後悟之。自知必被除名，乃作詞以書於上曰：『寶藏

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瑤長峯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真跌殺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施閱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滄殺。』（清稗類鈔）

## 六 姓名

### 桃杏嫁東風郎中

張先子野郎中一叢花詞云：『懷高望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繞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朦朧。沈思細恨，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陽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聞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過庭錄）

### 楊萬里

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循歷至一郡。郡守盛

禮以宴之，而適初夏，有官妓，歌葉少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卽監係官妓。（行都紀事）

### 冤家

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爲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因閱烟花記，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此所謂冤家者一也。兩情相，有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冤家者二也。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此所謂冤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殆與俱逝，此所謂冤家者六也。』此語雖鄙俚，亦予之未聞耳。（葦航紀談）

### 趙葫蘆

趙公衡宗室，居秀州，性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顏一笑，衝口輒發，見者無不敬畏。因寡髮，俗目爲「趙葫蘆」。洪景廬戲作減字木蘭花云：『家門希

差，養得一枝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軋捺百翻真個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晒作巴。」

(夷堅支志)

賀梅子

周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回寡髮，郭公父指其髻曰：「此真賀梅子也。」

(詞綜)

宋張

張子野(先)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祁)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者謂曰：「尙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曰：「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遶菴間覽)

張三影

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卽「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子野云：「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

余生平所得意也。」遂又名張三影。(古今詩話)

王阮亭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漏凍，敲枕無眠，漸聽荒鷄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綉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以爲佳話。(詞苑叢談)

毛三瘦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閒庭悄立愁時候，秋色滿階花似繡。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嘹嘹孤雁丁丁漏，又是三琴街鼓後。露珠珠淚一般多，誰溼銀紗衫子袖。」又踏莎行書來云：「數點黃花，一行衰柳。淒其客況秋時候。空閨寂寂念相聞，書來墨淡知伊瘦。心似懸旌，人如中酒。懨懨最怕黃昏後。枕頭耳熱浪頻猜，

想伊不忍將人咒。』又臨江仙寫意云：『我醉古人千日酒，醒來月掛牀邊。仰頭大笑看青天，胸中無限仄，江海總平川。鶴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個時仙，抱琴撫弄意冷然。不思想，更探杖頭錢。』沈東江嘲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稚黃可謂「毛三瘦」矣。』（詞苑叢談）

### 紅豆詞人

吳湖州詞，有『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子，見而悅之，日夕諷詠，四壁皆書二語，人因目湖州爲『紅豆詞人』。（詞苑叢談）

### 尹字謠

順治中，吾鄉有尹姓者，開罪於人，或作尹字謠曰：『伊無人，羊口是其羣，斬頭筍，滅口君，縮尾便成丑，直腳半開門。一根長橋扛，扛個死尸靈。』（堅瓠集）

## 七 品藻

### 梅詞

宣和中，宋齊愈爲太學官，徽宗召對曰：『卿文章新奇，

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眼兒媚云：『霏霏疎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度，曲屏深院，水月濛濛。人間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江南處處，黃垂密雨，綠漲薰風。』徽宗稱喜，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惟不經人道，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氣亦言之，可謂盡致矣。』（宣和遺事）

### 柳詞

柳永耆卿，以歌詞顯名於仁宗朝，官爲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爲歌詞，體製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甚不可有所否臧也。（卻掃編）

### 吹皺一池春水

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

鴛芳徑裏，手按紅杏藥。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元宗戲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南唐書)

### 趙可

趙翰林可獻之(中州集云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少時赴舉，及御籛，試「王業艱難」賦，程文畢，於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肚裏文章可，三場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庶人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恩矣。(歸潛志)

### 晏詞

晏叔原謂蒲傳正曰：「先君一生小詞，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叔原曰：「公謂年少爲所歡乎？因公言，乃解得樂天詩，「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其言之失。(詩眼)

### 柳三變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綠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畫墁錄)

### 東坡詞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吹劍續錄)

### 山抹微雲

秦少游亦喜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避暑錄話)

鬼語

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三家有連云。（詞林海錯）

漁父詞

東坡云：元真子漁父詞極清麗，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紗歌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爲浣溪紗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母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篋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因以憲宗畫像求元真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

水鱖魚肥。朝廷尙覓元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也。』（詞苑叢談）

年少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詞苑叢談）』

桂子飄香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華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帝『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詞苑叢談）



### 吾從樂

阮亭嘗戲謂彭十是艷情當家，駿孫輒拂然不受。一日，彭賦風中柳離別詞云：『槐樹陰濃，小院晚涼，時節別離可奈腸如結。歌喉輕轉，聽唱陽關徹。情脈脈，幾回嗚咽。細語叮嚀，道且自消停這歇。燈火高城更未絕。殘粧重整，送向門前別。拌今宵爲伊啼血。』阮亭見之，謂曰：『試以此舉似他人，得不云吾從衆耶？』彭一笑謝之。  
(詞苑叢談)

### 好殺人

少游『悶損人，天不管，』悶損一作瘦殺。山谷在某大夫家，聞歌此曲，乃以好字易瘦字，戲作一詞云：『心情老懶，對歌對舞，猶是當時眼。巧笑靚粧，近我衰容華鬢。似扶着賣卜算思量，好個當年見。催酒催更，只怕歸期短。飲散燈稀，背鎖落花深院。好殺人，天不管。』(詞苑叢談)

### 作墓志

正德中，杭州金羨之編修，爲外家張氏作墓志，不書婦姓。婦書乃俗人也，意其輕己，出言詆之。張子興教諭口

占長短句曰：『張翁墓志，翁生執筆，不書姓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志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  
(堯山堂外紀)

## 八 倡優

### 陶穀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少一作幼)，分攜結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選其主。』(一云各以才命遇主)廣順中，穀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答熙載云：『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賴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李相密遺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而一作忽)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曰：『吾輩繇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字也)』

非端，介正人，其守可墮，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爲驛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斂，旦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乘隙因洵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託身父母，卽守驛翁嫗是也。」情旣瀆，失慎獨之戒。將行，翌日（一無翌字），又以一闕贈之。後數日，醜於澄心堂（他本俱作清心堂，今從吳本），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毅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闕以侑之，毅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酬。醜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攜壺漿，薄餞於郊（一有亭字）。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竟一作卒）。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玉壺清話）

### 蜀娼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

自解，妓卽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會閑，又那得工夫咒你？』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卽此也。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云：『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看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齊東野語）

### 圈兒信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於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箇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兩般秋雨菴隨筆）

### 周妓下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微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適訪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衆且道可惜許個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臉，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歿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中吳紀聞)

賀新涼

古今詩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伎畢集，惟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沐浴倦睡，忽聞叩戶甚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謹以實告。子瞻已怒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賀新涼，令歌以送酒。倅怒頓止。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庭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綰白紈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

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台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藥俱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雨箴箴。』子瞻真可謂風流太守，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茗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子瞻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寧爲一娼而發耶？』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台曲。又卻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藥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申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東坡深爲不幸，橫遭點汙。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詭癡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鈔版行世，殆類是也。(茗溪漁隱叢話)

周邦彥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根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諠語，邦彥悉聞之，躡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根。』後云：『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令『柳陰直』者是也。道君

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注都賦，如賤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貴耳集）

鄭容落籍高瑩從良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藉藉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髓，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也。若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爲句首，非林子中也。（東臯雜錄）』

改詞

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

可改韻否? 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烟靄茫茫。孤邨裏,寒鴉萬點,流水繞空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能改齋漫錄)

九字

姑蘇官妓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佐飲。元長聞瓊能詞,因命卽席爲之,并限以九字爲韻。瓊卽獻詞曰:『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鰲頭。金鑪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能改齋漫錄)

琴操

東坡在西湖,戲琴操曰:『我作長老,爾試參問。』琴曰:『何謂湖中景?』東坡答曰:『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又曰:『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又云:『何謂人中意?』

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懲殺鮑參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遂削髮爲尼。(能改齋漫錄)

楊誠齋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爲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卽舉妓送之。(貴耳集)

謝希孟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屢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杭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己也。一日,在妓所,恍然有悟,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涕泣,希孟不顧,取領中書一詞與之云:

『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其詞勇決，真象山門下之利根也。（古今詞話）

### 嚴蕊奴

唐仲友知台州，晦菴爲浙東提舉，互相申奏。壽皇問宰執兩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閒氣耳。』仲友眷官妓嚴藥奴，晦菴繫治之。及晦菴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藥乞自便。岳問曰：『去將安歸？』藥賦卜筮子云：『住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笑而釋之。（雲舟脛語）

### 范元實

范元實爲人凝重，嘗在歌舞之席，終日不言。一妓問：『公亦解詞曲否？』范笑曰：『吾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草堂詩餘亦有范元實詞。（樂府紀聞）

### 朱觀奴

杭妓朱觀奴，頗通文義。嘗欲構一室，而募緣於人，求題詞於瞿宗吉。宗吉援筆戲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

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構雲窗霧閣，奈慳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喜捐資焉。（詞苑叢談）

### 崔廿四

吳虎臣漫錄云：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廿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個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只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拌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詞苑叢談）

### 盼盼

山谷過瀘帥，有官妓盼盼，帥嘗寵之。山谷戲以浣溪紗贈之云：『腳上鞋兒四寸羅，唇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低徊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麼？』（詞苑叢談）

### 張怡雲

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姚牧菴閣靜軒每於其家小飲。嘗

佐貴人行酒，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命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姚又有寄征衣詞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人多傳之。(詞苑叢談)

### 黃元明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座上巾帶偶脫，太守諭妓令綴之。既畢，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畫堂如晝，見林宗巾墊羞蓬首，斜插花枝，線賒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倒帶休，今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寶篋深藏，濃香薰透，爲經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詞苑叢談)

### 嫦娥

壬子元宵，吳荆西之紀沈龍門永令，合樂玉樹堂。名士勝流，無不畢集。花燈火樹，稱爲極盛。校書芳蓀，雲間人，色藝獨絕。時微雨無月，羣呼曰：『嫦娥何在耶。』吳玉川鏘笑曰：『咫尺雲間，何云不見。』遂調畫堂春一闋云：『佳節姮娥不放閒，只看燈影團圓。更闌薄醉嬾雙

鬢，無限屏山。妒煞一天風雨，玉簫錦瑟生寒。清光咫尺在雲間，倚遍欄干。席上有老樂工沈遂譜入管絃，卽爲歌唱，極歡而罷。其詞傳播揚州，宗定九元鼎，刻之花鈿集中。(詞苑叢談)

### 白狗

朱錫鬯(彝尊)在代州，與妓小字白狗者狎。一日晚，往訪之，不值，戲投一詞云：『疎籬日影纔鋪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自去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蓋步蟾宮調也。(詞苑叢談)

### 白菜

康熙間汪東山先生釋精星學，桐城吳貢生某，以女命與算。汪云：『此一品夫人命也，但必須作妾。』吳愕然怒，以爲輕己。汪曰：『我早知君之必怒也。然君不信我言，請待我某科中狀元時，君方信我。』及期果中狀元，吳再問汪。汪曰：『勿急，待我再算郎君命中有一品者，而后許之。』半年後走告吳曰：『桐城張相國之子名廷玉者，將來官一品。現在覓妾，君何不以女歸之。』吳

從之，遂生若靄若澄，受兩重誥封。汪題其燈籠曰：『候中狀元某。』人多笑之。在京師與方靈臯、蔣南沙、楊西厓、齊名，三人皆疎放，而方獨迂謹，時相牴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諫，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候中狀元汪諭靈臯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書堂？』先生自知不壽，自贈云：『生計未謀千畝竹，浮生只辦十年官。』又嘗望岱云：『閒雲莫戀山頭住，四海蒼生正望君。』（隨園詩話）

## 九 婢僕

### 悲秋傷春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

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瑯環記）

### 整整

稼軒樂府，辛幼安酒邊遊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者爭傳之。汪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個整整，也盒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慘惶，賸得幾枝笛。覩著這般火色，告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羣，稼軒所編遺此。（清波雜誌）

### 山抹微雲女壻

秦觀壻范温，常預貴人家會。貴人家有侍兒，喜歌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温。酒酣歡洽始問：『此郎何人？』温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絕倒。（鐵圍山叢談）

### 徐幹臣

徐幹臣，衡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



一簾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疑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醒未醒。鷹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草空佇立。盡日欄干倚遍，晝長人靜。『旣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勞之，喻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間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額云：『某頃有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書中語。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於彼，不審能爲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旣次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橋距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迺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塔，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家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兵

官者解其指，卽日承命，然後舍之。（揮塵餘話）

紫雲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溪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雉臯，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嫗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籌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旣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若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

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羹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吳軻）

### 真個消魂

詹天游名玉，字可大，風流才思，不減晉人。故宋駙馬楊鎮，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觴。天游屬意於粉兒，口占一詞云：『淡淡青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會真個也消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消魂也！』（詩詞餘話）

### 姍姍

錢塘盧生愛婢姍姍，年十五，姿容韶秀，爲嫡所嫉，不得已遣去。其友王丹麓（暉）賦調笑令第一體嘲之曰：『桃葉桃葉，忽被風姨催別。拋殘無限風光，枉對花枝斷腸。腸斷腸斷，小玉時常誤喚。』（詞苑叢談）

### 卯娘

沈家姬卯娘，善度曲，曹秋岳侍郎戲用卯字賦青玉案爲贈云：『花前舉樂何須忌，薄曉曠曠初麗。啓戶逢君嬌不語，三秋兔魄，平分留影，垂柳東邊去。鏤成新玉剛爲字，十二時中排第四。酒嫌人知也未。芳名檢點，春光已半，會取相迎意。』（詞苑叢談）

### 絮鐵

林鐵崖（嗣環）使君，口吃，有小史名絮鐵，嘗共患難，絕憐愛之，不使輕見一人。一日，宋觀察（琬）在坐，呼之不至，觀察戲爲西江月詞云：『閱盡古今俠女，肝腸誰得如他。兒家郎罷太心多，金屋何須重鎖。羞說餘桃往事，憐卿勇過龐娥。千呼萬喚出來麼？君曰：「一期期不可。」』衆皆大笑。（詞苑叢談）

### 買妾

乾隆戊辰，李君宗典權知甘泉，書來道女子王姓者，有事在官，可作小星之贈。予買舟揚州，見此女於觀音菴，與阿母同居，年十九，風致嫣然。任余平視，挽衣掀鬢，了無忤意，欲娶之而以膚色稍次，故中止。及解纜到蘇州，重遣人相訪，則已爲江東小吏所得。余爲作滿江紅一

闕云：『我負卿卿撐船去，曉風殘雪。曾記得菴門初啓，  
嬋娟初出。玉手自翻紅翠袖，粉香聽摸風前頰。問姮娥  
何事不嬌羞。情難說。既已別，還相憶，重訪舊，杳無跡。說  
廬江小吏，公然折得。珠落掌中偏不取，花看人採方知  
惜。笑平生雙眼太孤高，嗟何益？』（隨園詩話）

## 一 ○ 慶 弔

甄龍友

永嘉甄龍友字雲卿，少有俊聲，詞筆奇麗，而性質浮薄，  
於鄉人無不狎侮，木待問蘊之爲尤甚。木生朝，爲詞賀  
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  
漲，温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  
令曰：『金銀銅鐵鋪，絲綉綿絹網。』曰：『鬼魅魍魎魁。』  
蓋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辨給雄，一時謔笑，皆有餘味。  
（齊東野語）

娶妻無元

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排筵宴，  
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

還你一方白絹！』（輟耕錄）

### 第三子

有生第三子者，王正之戲製喜遷鶯詞以賀之曰：『古  
今三絕，爲鄭國三良，漢家三傑。三俊才名，三儒文學，更  
有三君清節。爭似一門三秀，三子三孫奇特。人總道，賽  
蜀郡三蘇，河東三薛。慶愜。况正是，三月風光，盃好領三  
百子並三賢，孫齊三少，俱篤三餘事業。文旣三冬足用，  
名卽三元高揭。親具慶，看寵加三命，禮膺三接。』（詞  
苑叢談）

### 優人新婚

朝霞李尚書容齋，戲爲優人新婚置賀新郎詞云：『夫  
子門楣異，卻贏來嬌羞事業，風流經濟。一向喬粧身是  
妾，此舉差強人意。指山海香盟粉誓，笑煞逢場花燭假。  
喜今嘗花燭真滋味，貪美酒，恣尤殢。個儂休作男兒戲，  
料無非鉛華侶伴，裙簪班輩。正自難分姑與嫂，謾道燕  
如兄弟，恐還是趙家姊妹。兒女溫存原自慣，願卿卿憐  
婦如憐婿。今何夕，三生會。』長安中盛傳此詞。（詞苑  
叢談）

一一 器用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諠詞云：『頭巾帶，難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稱我太學先輩，被人呼保義。』（中吳紀聞）

侯蒙

侯蒙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竟一舉登第，年未四十，遂爲執政。（夷堅志）

關卿何事

董文友感皇恩詠鏡云：『有福共嬋娟，相依白首。看盡

雙蛾似垂柳。此中何處，有個人兒，爭瘦。笑效顰難效。腸迴九春塵飛處，有時昏黝，拂拭紅綿，勞玉手。芙蓉映人，疑是瀟湘清瀏。怪東風起處，吹難皺。阮亭笑曰：『東風起處，吹難皺。』亦復關卿何事？（詞苑叢談）

門神

雲間周冰持（稗廉）吾友鷹垂，才子也。喜爲詞曲，常有詠門神春風嬈詞云：『羨恥圖鳩鵲，嬈繪麒麟。隨北富，任南貧。總相親，解惜香封粉裹，窺園忘禁，竊藥隨人。月黑齊肩，日高對面，賞遍簷花不欠伸。衫薄怕沾梅後雨，命輕難看隔年春。頗怪天公，懵懂雌雄未配，兩相看俱是孤身。支薄俸，有椒尊。犬同值夜，鷄伴司晨。儘一樣身材，難兄難弟，兩般性格，宜喜宜嗔。借問題門舊字，至今可剩餘痕。』長老見之，無不稱絕。（詞苑叢談）

萬年冰

錢塘陸雲士大令，家有萬年冰一塊，長安諸公賦之者甚衆。尤悔庵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攜向玉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是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原父在署，隔舍羣武弁

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原父遙謂之曰：『諸公勿訝，此乃多年一老冰耳。』今讀梅菴此詞，不覺絕倒。(詞苑叢談)

題扇

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扇尾署名曰：『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闋云：『花月秣陵秋，十四妝樓，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帶人只有小銀鈎，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余讀之不覺魂消，亦以揮扇士女圖索題，先生爲填南鄉子云：『思夢髻慵梳，鸚鵡驚回依井梧，扇影似人人，似月圓初。十六盈盈十五餘，並蒂點紅蕖，更有關心好句書，不用近前頻掩面，生疎水院雲廊見也無？』(隨園詩話)

一一 釋道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

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有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溼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鴻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中吳紀聞)

大通仲殊

東坡在錢塘，無一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慳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鎚。我也逢場作戲，不須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主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武清平樂，如今說與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著花遲。不向東風一笑待何時？』(冷齋夜話)

月華

元季明州女子柳含春，年十六，禱於神祠。一少年僧竺月華，窺其姿而悅之，戲以其姓作咒，誦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聞之怒，歸告其父，訟於方國珍。捕僧至，欲投之江。月華訴曰：『死分也，乞伸一言。』許之，乃復吟云：『江南月，如鏡亦如鉤。如鏡未臨紅粉面，如鉤不展翠幃羞。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為解，一笑釋之。（留青日札）

江南柳

明州女子柳含春，禱於關王祠。一僧雖窺其姿而悅之，戲以姓作咒語，誦之於神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聞之怒，歸告其父，父訟於方國珍。國珍捕僧至，問其姓名，對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曰：『我亦取汝姓作偈送汝。』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哀訴曰：『死我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復吟云：

『江南月，如鏡亦如鉤。明鏡不臨紅粉面，曲鉤不上畫廉頭。空自照東流。』國珍大笑，釋之。且令蓄髮，賜柳氏為婦。（按江南柳，或以為即歐陽公雙調望江南前半闕，未知孰是。）（詞苑叢談）

二三 雜類

邢俊臣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嘗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諼，以調時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峨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

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慍見，譖俊臣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鈴轄。太守王巖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難近。壹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體體，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亦頗有才，惜其用工止如此耳。（寓簡）

謝希孟

謝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興，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澗，泣涕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

無兩指。髭髻不仁，侵擾乎其旁而巳。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旁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前兩句詠其名。『炊餅擔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真，衣皂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俗人鬚髻，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談藪）

詹天游

故宋駙馬都尉楊震，嘗招詹天游飲。酒半，出諸姬侑觴。天游屬意名粉兒者，口占浣溪沙，有『不曾真個也消魂』之句，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消魂也。』天游又有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鞵烏雲墜。管是夜來渾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東風滿搦腰肢。塔前小立多時，卻恨一番新雨，想應濕透鞵兒。』云見一妓訴狀，立廳下，遂賦此。一云石次仲作（樂府紀聞）

奉旨填詞

仁宗留思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浮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曲調，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此人風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

三變由此自稱『奉旨填詞。』景祐中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詞云：『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教不恁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佯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能改齋漫錄)

### 大蝴蝶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個空。難道風流種，嚇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輟耕錄)

### 窮

元周德清號拙齋。有詞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

件事尙且艱難，怎生教我闋苑探花。』又餘姚王德章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多在別人家。寄語老妻休聒噴，後園踏雪看梅花。』(堅瓠集)

### 淡酒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三斤。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足足三斤。君如不信，把稱來稱。有一斤水，一斤土，一斤瓶。』(寄園寄所寄)

### 裴誠

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弟子也。善談謔，與溫歧爲友，好作歌曲。旣入臺，爲三院所謔，曰：『能爲淫豔之歌，有異潔清之士。』其南歌子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非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流荷葉動，無夜不搖蓮。』二人又爲新聲楊柳枝詞，裴云：『思量大似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云：『獨房蓮子沒人看，偷得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是下官。』溫詞云：『一尺深紅朦朧麈，舊物天生如此新。』



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云：『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詞苑叢談)

王子可

王子可南雲，貌古軀偉，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曾有句云：『唾絨尖舌淡紅酣。』卽自戲曰：『欲下犁舌獄耶？』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卽閣筆曰：『虎來矣。』李子遷贈南雲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贏。』眞實錄也。嘗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熏褶羅衣人未歸。螻蛄愁欲飛。枕瓊霞，瑣窗紗，簾月樓空燕子家。春風掃落花。』都非尋常語。(詞苑叢談)

勸酒詞

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詞苑叢談)

藥名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相思子)意已深(薏苡)白紙(白芷)書難足。字字苦參商(苦參)故要檀郎讀(狼毒)分明記得約當歸(當歸)遠至(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茴香)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餘糧)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菴蓉)半下(半夏)紗幮睡。起來閒坐北亭中(柏葶)滴盡珍珠淚。爲念塔辛勤(細辛)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將半。琵琶聞後理相思，必撥(蓼莪)朱絃斷。擬續斷朱絃(續斷)待這冤家面(代赭)。』予謂此等詞偶一爲之可耳，畢竟不雅。(詞苑叢談)

吃劍潭

乾隆間揚州鹽商方盛，名士多往依之。有好客之商數家，曰方竺亭，曰汪劍潭。值梁昭明太子生日，會於文選樓。時諸名士方館於方，而汪於席間邀諸名士過其家，羣諾明日移榻。因相與聯句，成一詞曰：『竺亭雖好，怎

好天天擾。明日初三，打點飢腸吃劍潭。昭明太子，保佑我們休餓死。太子開言，爾與家君大有緣。」（清稗類鈔）

## 曲話

### 一品藻

#### 曲家評

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鯨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鵬鷲。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爲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廷信如摩雲老鶴。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

九臯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庵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鵬鷲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風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

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於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菴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涵虛子詞品)

附王世貞評明代諸詞家評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可入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孤鶴鳴臯。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之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臯。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可次貫酸齋輩。

牡丹亭

程雨蒼孝廉，以時文名家，詞學蘇辛，尤工長調。嘗館余

家，談及玉茗四夢，頗有微辭。謂先生得意者，乃牡丹亭而驚夢一齣，疵類尤多。余與辨論，遂逐句指斥。至『沉魚落雁鳥驚喧，羞花閉月花愁顫』，雨蒼以魚雁下單提鳥字，花月下單提花字，語落邊際。『閒凝眄，生生燕語明如剪，嚶嚶鶯聲溜滴圓』，以下二句主聽說，與上三字不貫。此二條，余亦不能爲先生附會也。昔先生指摘鳳洲文集，鳳洲聞之，笑曰：『湯生標塗吾文，異日亦必有標塗湯生之文者。』信然。(詞餘叢話)

錯夢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質馮猷龍。馮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令今夕餽我矣。』家人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尙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詞餘叢話)

擺開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

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遊青浦，屠緯眞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顧曲雜言）

### 只當小病一場

鉛山蔣心餘太史士銓，嘗以所撰藏園曲示袁子才。子才不喜，心餘曰：『只當小病一場，試讀之。』子才無奈，強爲過誦，越數日，心餘問及之，子才曰：『我已盡讀一過，別無佳句，惟『儘由他恁地聰明，也猜不透天情性』二語，略有風致耳。』心餘大笑曰：『先生是詩人，非詞人也。詞中所長，卻不在尖刻二字。』子才唯唯而已。（清稗類鈔）

### 蔣心餘曲本

余不解詞曲，蔣心餘強余觀所撰曲本，且曰：『先生只

算小病一場，寵賜披覽。』余不得已，爲覽數闕。次日心餘來問其中可有得意語否，余曰：『只愛二句云：『任汝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心餘笑曰：『先生畢竟是詩人，非曲客也。』余問何故，曰：『商寶意聞雷詩云：『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我十一個字之藍本也。』（隨園詩話）

### 哭母

或有句云：『喚船船不應，水應兩三聲。』人稱爲天籟。吾鄉有販鬻者，不甚識字，而強學詞曲，哭母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語雖俚，聞者動色。（隨園詩話）

### 弘覺國師語錄

上一日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而寡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後緣事降調，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云：『恣聞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皇上不知耳。上旣知矣，何難擢之高位。』上曰：『朕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

轉「時藝上與師讀至篇末云：『參學人試於此下一轉語。』上忽掩卷曰：『請老和尚下。』師曰：『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爲大笑。(西堂雜俎)

## 二 官政

### 誤人多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言。時應詔上封事者，莫知其幾。布衣凡八百餘人，人人議朝政闕失，皆期朝奏暮召。逮付看詳，其間多指擿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繼乃隨輕重而定罪。時有無名子作小闕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訟鑄官差岳廟，卻一齊塌了。誤人多，是誤人多。』末兩句乃京師新翻詞曲。(清波雜誌)

### 朱勗

朱勗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勗嘗預曲宴，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勗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

此臂竟不舉。弟姝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哇子，執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園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遊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女醜行。一日，勗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勗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園。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榜，以三錢計其直。勗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諺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個保義，酌勞反做了今日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保義，幙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中來索氣。不如更疊個盆山，賣八文十二。』(中吳紀聞)

###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與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保養。』（中吳紀聞）

### 曲子相公

和凝少時，好爲曲子，布於汴洛，泊入相，契丹號爲『曲子相公』。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世，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諠痴符也。』（花間集）

### 趙孟頫管夫人

趙承旨與管夫人，伉儷相得，倡和甚多。趙欲納姬，以曲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何過分？你年紀也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亦以一曲答之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他來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和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調笑甚工。（古今

### 詞話）

### 奇俊王家郎

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間，不甚持重，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萍洲可談）

### 蓬山不遠

宋祁爲學士一日，遇內家車子數輛於繁臺，不及避，車中有褰簾者曰：『此小宋也。』祁驚訝不已，爲作鷓鴣天詞云：『畫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唱達禁中，仁宗聞之，問第幾車子。有內人自陳。頃之，宣學士赴宴，從容語之。祁惶懼，仁宗曰：『蓬山不遠。』遂以內人賜之。（詞林海錯）

### 貨殖家風

順治丁酉，方猶錢開宗典江南試。榜後，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黃鶯兒曰：『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

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枉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貨殖是家風。』(寄園寄所寄)

西樓記

筠廊偶筆載籀菴與人談及西樓記，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賓，演霸王夜宴。與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一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籀菴聞之，狂喜，幾至墜輿。(曲話)

黑

明末名妓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廣陵富賈，亦以黑著。郭九封調黃鶯兒，嘲之曰：『水墨李三娘，黑旋風姊妹行。張飛昔日同駕帳，纔別霸王。又接周倉，鍾馗也在門前闖。尉遲幫溫將軍賣俏，勾搭了竈君王。』又嘲黑婦詩云：『黑有幾般黑，惟君黑得全。熟藕爲雙臂，燒梨作兩拳。淚流如墨汁，屁放似審烟。夜眠漆橙上，秋水共長天。』(堅瓠集)

窮斷脊梁

雪濤集載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居，賴門徒舉火，乃自作清江引諺詞曰：『半夜三更睡不着，惱得心

焦躁。跣躄的一聲，儘力子駭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堅瓠集)

馬玉

燕伎馬玉，擅美北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侑飲，歌琵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頓阻。(棗林雜俎)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魏，除名。於錢塘西湖，候陸員外澄源，問近况，云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漫聲唱曰：『公公一日登九五，福自天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棗林雜俎)

馬桶

偶偕數友，會鞠訟案。座中有欲大解者，或詢詹湘亭曰：『貴鄉無論男女，皆用馬桶，而婦女所用尤精，習俗使然耶？』曰：『然，若未聞黃鶯兒詞乎？請誦之。』詞云：『金漆鐵箍腰，貼香臀，坐阿嬌。渾如仰放中軍帽，紅嬉嬉小巢，翠茸細毛，依稀譜出淋鈴調。滌腥騷，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閨堂大噓，彼欲大解者亦遂止。(春

宵嚙語)

### 樂府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未嘗強摸君馬黃雉子斑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筍，絲韁軟，把襯金蓮，寶鏡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卻不把三郎愛殺。』擬睡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淨。燈前換晚粧，被裏鈎春興。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醒。』擬罵鷄云：『鷄兒失了，童子休焦。那炊爨的好，助他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省得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制作，未免俚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哀梨也。卽此推之，詩可例已。（雪濤詩評）

### 西廂

邱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曰：『老僧於此悟禪。』見談芬。又相傳明弘治末，泉州

府學教授，南海人，頗立崖岸。一日，設宴明倫堂，搬演西廂雜劇。翼日，有無名子書一聯於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故態頓去。（劇說）

### 袁籜菴

曠園雜誌云：袁籜菴與數客，謁合肥公，久之不出，使人報曰：『平昔未相識，不便接見。』袁大不懌。少頃公出，長揖曰：『從來不認得於叔夜。』舉座絕倒。相傳籜菴在荊州時，某巡道謂曰：『貴府衙中有二聲，某子聲，唱曲聲。』對曰：『老大人也有二聲，天平聲，竹片聲。』某默然，未幾籜菴遂挂彈章罷歸。（劇說）

### 三十而立

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絕倒。釵釧記采作科譚，『三十而立』破題：『兩個十立之年，雖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人第賞其趣，不知善於運典也。（詞餘叢話）



瑞玉記

袁韞玉譜瑞玉記描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造太監李實搆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稿，即授優伶。郡紳約期邀袁集公所，觀演是劇。是日，諸公畢集，袁尚未至。優人請曰：『劇中李實登場，尚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就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無匹。諸公歎服，各燬其稿。一驚聞之，特重幣求袁除其名。於是易一鷺曰春鋤。

(詞餘叢話)

活錦囊

查伊璜孝廉自遭私史禍，益放情詩酒。家僮侍婢，俱解音律，悉以『些』名之。有雲些、月些、二婢、大聰、俊、孝廉每得佳句而未成套者，輒令二些記之，續有所得，輒歌前句，串合成套，名曰『活錦囊』。(詞餘叢話)

徐巨源

檐曝雜記：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

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大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爲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胯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漉。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胯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必殺以瀉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而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詞餘叢話)

沒竅

錢虞山之入我朝也，欲秉鈞衡，專史席，二者皆違其願。故多感憤之詞。陳臥子先生題拂水山莊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惜蔡邕。』真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一夕開步門外，衣一輕衫，員領窄袖，就前明袍料。

改製未及全易者。一秀士趨過稱曰：『先生可謂兩朝領袖。』其受侮若此。爛柯山演朱買臣去婦故事，虞山嘗與當軸張姓宴集，演悔嫁一齣，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木匠？』因尊客姓張，恐其觸諱，改張爲王。虞山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後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節曰：『沒竅阿沒竅？』虞山大惡。（詞餘叢話）

### 會真記

余九歲寓息機園，與隣兒嬉甚洽。後均入塾，僅隔堵牆，彼此書聲朗朗可聽。苦不得見，頗涉遐想。清明掃墓，忽遇於野，攜手入城，詫爲奇遇。時余甫學韻語，擬紀以詩未果。夏初始讀會真記，忽睹『隔花人遠天涯近』七字，先得我心，不禁狂喜，急書示隣兒。（詞餘叢話）

### 勸世道情

余弱冠在都，卽聞吳江布衣徐靈胎，有權奇倜儻之名，終不得一見。庚寅七月患臂痛，乃買舟訪之，一見懽然，年將八十矣，猶談論生風。留余小飲，贈以良藥，門臨太湖，七十二峯，招之可到。有佳句云：『一生那有真閒日？』

百歲仍多未了緣。『自題墓門云：『滿山靈草仙人藥，一徑松風處士墳。』靈胎有戒賭戒酒勸世道情，語雖俚，恰有意義。刺時文云：『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隨園詩話）

### 聯話

#### 一天時

##### 員多缺少

若溪漁隱曰：政和間，先君赴調京師，館於景德寺。夜，步月亭中，指月爲對云：『圓少缺多天上月。』同赴調者應聲戲云：『員多缺少部中官。』字雖假借，不甚親切。

亦一時之實事。彼時尙爾，而况今乎。(茗溪漁隱叢話)

### 偶然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啓，或戲與一對云：『蓮花裏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侯鯖錄)

### 彈綿花

興寧鄉之寺頭，初其土人多以務本自殖。有某氏者，以彈綿花起家，久遂殷富，能知浮慕文墨，造請名士會作堂成，祝枝山爲題聯句云：『三尺冰絃彈夜月，一天飛絮舞春風。』其家甚愛重之，而不知其爲嘲已也。(無錫縣志)

### 雲開見日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冒死敢對。』公曰：『汝能貸汝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撫掌稱善，果爲減死。或謂不若『空中擁霧霧成雲，雲騰致雨，』更爲順。但見日意，於囚爲當耳。(駒陰冗記)

### 春聯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防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爲笑樂。偶見一家獨無，詢知爲醜豕苗者，尙未倩人耳。帝爲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投筆竟出，校尉等一擁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掛，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香祝聖，爲獻歲之瑞。帝大喜，費銀五十兩，俾遷業焉。(簪雲樓雜說)

## 二 夫婦

### 王荆公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悻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閤，荆公知其子失心，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簿不肅，荆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東軒筆錄)

死後出家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其夫曰：『卽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滂，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爲備禮嫁之。好事者戲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人以爲異。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既殂，兒女不勝其酷，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後休妻。』（澠水燕談錄）

砌水隱形香印過界

扈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于細君，令滴水于地，指曰：『未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搯至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才行酒，載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聯，勸清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載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蕪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擊逡巡水，時牽決定香。』載連沃六七巨觥，吐

嘔淋漓，既上馬，羣譁曰：『若夫人怪遲當道被水香勸盞留住。』（清異錄）

對對

徐氏女，美而多才。居莆陽北關，適澄渚俞氏，執袴兒也。每曠匪類，不近端人。合昏之夕，新郎一見銷魂，已備入寢。傅母甚之，曰：『郎君當以詩催，否則須屬對而後入寢。』俞益慌，時有捧朱墨硯來，以待濡筆者。徐指硯屬句云：『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思有以諷之。俞瑟縮久之，不成句。徐知不可與言，便曰：『何不對云：『雙雙燕子趨簾幙。』』吟至此，面頰低吟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俞不能動，傅母以手挽兩人入帳云：『請去對對。』（巧對續錄）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仲才戲題聯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匿笑。（巧對續錄）

秦檜夫婦

阮文達平蔡牽，得其兵器，鎔爲秦檜夫婦，跪岳廟前。好

事者撰聯語，分繫其頸，檜曰：『咳，僕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曰：『醉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互相埋怨，口吻如生，公謁廟見之，不覺大笑。（桐陰清話）

### 三 地理

#### 七縣

游巡轄漣，滑稽善嘲諷。以吏職補官，任袁州巡轄。彼中有王知縣者，游初與之親狎。後因杯酒失懽，游怨之。值除夕，于庭揭二巨桃符，題曰：『戶封七縣，家給千兵。』夜始分，游往賀焉，覲其回謁而見也。黎明，王果來，見所題桃符，相笑曰：『此非千文內一聯乎？』游曰：『是也。』王曰：『七縣者何謂？』游曰：『君知否？內一縣被門下壞了。』王不懌而去。（絕倒錄）

#### 鸚鵡洲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在鷓鴣堰。』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

尋一對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未減。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荷州可談）

#### 蘇特

湖州歲貢黃龜子連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謫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龜子，五蒂木瓜。』特頗銜之。（南部新書）

#### 仲壅墓

仲壅墓在虞山之麓，地與言子墓毗連。墓門石柱，鐫聯句云：『一時遜國難爲弟，千古名山尙屬虞。』聞昔年兩賢後裔，以爭墓旁隙地，構訟累年，官屢訊不決。後常熟令某公，題此聯於墓門，言氏後人見之，遂讓地而息訟焉。蓋諷諭之所感深矣，惜不詳令爲何人。（鷗陂漁話）

#### 太平犬

雲間朱旅溪，應對敏捷。在比部久，太平府一同年諺之曰：『狀如松江鱸。』卽應之曰：『寧作太平犬。』（巧對續錄）

#### 冷泉亭

靈隱冷泉亭舊有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其語甚雋。左季高伯相大書一聯云：『在山本清，泉自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峯從天外飛來。』爲山靈作答語，亦妙。金眉生廉訪則又作一聯云：『泉水澹無心，冷煖惟主人翁自覺。峯巒青不了，去來非佛弟子能言。』此亦山中一重公案矣。（春在堂隨筆）

#### 冷泉亭

靈隱冷泉亭舊縣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亂後失去。寺僧屬吳平齋觀察補書之。戊辰九月，余與內子往游，小坐亭上，因讀此聯，內子謂：『問語甚雋，請作答語。』余卽云：『泉自有時冷起，峯從無處飛來。』內子云：『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越數日，次女繡孫來湖樓，余語及之，併命亦作答語。女思久之，笑曰：『泉自禹時冷起，峯從項處飛來。』余驚問項字何指。女曰：『不是項羽將此山拔起，安得飛來。』余大笑，方啜茗，不禁襟袖之淋漓也。（春在堂隨筆）

#### 四 行遊

#### 甲子庚申

大臣有少時雖脩謹，然亦性通脫，有數小詞傳于世，可見矣。慶曆中，簽書滑州節度判官，行縣至韋城，飲于縣令家，復以邑倡自隨。逮曉，畏人知，以金釵贈倡，期緘口，亦終不能祕也。嘉祐中，大臣爲館職，奉使契丹，歸語同舍吳奎曰：『世言一雨逢甲子，則連陰，一信有之。昨夜契丹至長垣，往來無不沾濕。』長文戲曰：『長垣逢甲子，』可對「韋縣贈庚申」也。大臣終無悔恨。臨漢隱居詩話）

#### 高宗南幸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海泊近岸，執政不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故同列戲曰：『草履更將爲赤鳥。』謁時，傍舟水深，乃積稻稗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稗聊以當沙堤。』（鷄肋編）

#### 鬼頭漁父

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真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

元會永豐有一峯書院之會，又有暫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地多溪澗水，學者每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梭。』舟中應聲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衆大駭，且怒，拏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倏忽不見，嘯聲徹林木，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爲仙也。題曰：『漁父何遷次，孫登事有無？直從煙水去，已絕洞庭湖。』(湧幢小品)

### 蝦鬚狗尾

工部郎官有街道廳一，差出，則二里鞭前引，而一隸肩獨板在後。汪郎中(璽)以聯贈其僚友云：『雙鞭前導，宛然兩股蝦鬚。』對曰：『獨板後隨，好似一條狗尾。』或云：恨之者竟以二語榜其門。(巧對續錄)

## 五 姓名

### 荀陸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竝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

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駸駸，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世說新語)

### 張文成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上爲俳諧詩賦行於代。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御史臺記)

### 東方虬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嘉話錄)

### 金用元

府學生金用元，才敏善談諧，每嘲人詩歌及俳語，頃刻立成人爭傳以爲笑。若禿指賦，其最著者也。一日，在文衡山內翰坐，浪謔訓蒙師潘老。潘慍曰：『吾有一語，爾能對，甘受爾侮。』金問之，云：『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應聲云：『潘先生父子沐髮，翻水灌兩牛之頭。』坐中爲之大噱。(說聽)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馮侍郎（楫）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楫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府掾屬，徐敦濟（康）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爲天生此對也。（梁溪漫志）

姓名爲戲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觀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蒲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俱以是官里集郡，寓公王臞軒邁戲之云：『大編脩，小編脩，同赴編脩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三畫，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尤善謔也。（齊東野語）

中秋夜翫月

烈祖嘗以中秋夜翫月，延賓亭，宋齊邱等皆會。時御史大夫李主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主明應聲對曰：『出自東海。』皆以帝之姓爲諷也。（江南餘載）

李馬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江鄰幾云：上句楊大年，洒令，下句董宗旦對）（侯鯖錄）

顧將軍

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至寺前柏木下，雨暴作，顧戲同舍林希曰：『雨中林學士，柏下顧將軍。』諸公大噱，以爲精對。（澠水燕談錄）

楊達

楊達與姚月華別曰：『少日卽來。』不覺爽期，及歸，姚不卽見之，楊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朵桃花。』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爲高，莫費一番言說。』



楊愈益奇之。(琅嬛記)

### 高曇

淳熙間，高曇登對，上稱其不爲高談。梁相戲云：「高曇不爲高談，以何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爲卑牧。」蓋武臣卑牧，見知點州。沈丞相爲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士人爲之說云：「一海嚇天之閣。」對「三公亂道之邦。」(三柳軒雜識)

### 水晶宮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塘周草窗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輟耕錄)

### 賈甄

靖康間，戎務方殷，有士子賈元孫者，多游大將之門，談兵騁辯，顧揖不暇，自稱賈機宜。時有甄陶者，奔走公卿

之前，以善幹事，大夫多使令之，號甄保義。空青先生嘗戲以爲對云：「甄保義非真保義，賈機宜是假機宜。」翟公巽每誦之於廣坐，以爲笑談。元孫建炎龍飛爲特奏名第一人。(揮麈餘話)

### 會純甫

曹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爲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爲工，遂愛之。會覲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會鷓脯」。」「覲以爲媿已，大怒，與之絕。然鷓巴北人，實謂之札八。(老學菴筆記)

### 劉景文語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捫蝨新話)

### 陳繹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爲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

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釋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釋有慙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東軒筆錄）

### 王景亮

王景亮與鄰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豬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恣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說法馬留』。時邵篋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鬚，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轉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齏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斂怨，禍亦及之。（樂善錄）

###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

狗之頭。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嚮。（棗林雜俎）

### 倪賈

賈憲使里居，一日雪後，披裘立門前。有少年倪麻子者，素好侮人，賈見其著履，呼曰：『有一對，能屬否？』因曰：『釘靴踏地泥麻子。』倪曰：『能之，但不敢耳。』賈曰：『吾不罪汝。』倪卽曰：『皮襖披身假畜生。』賈面赤，詬詈而入。（野獲編）

### 姜垓

萊陽姜吏部如須（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閭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池北偶談）

### 給事尙書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急給音同）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尙書尙書。』（常輸

音同)閱墨莊漫錄載前句乃張巖謔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謔李似矩尙書者也忠靖事蓋出附會(池北偶談)

### 太師

董文恭公誥曹文正公振鏞嘉道間名臣也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爲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請暫駐蹕文恭力請迴轡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鎮之以靜畿甸遂安時有聯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相謂曰『此時庸庸碌碌哭哭啼啼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以太師稱之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庸間齋筆記)

### 及第傳臚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雯二甲一名張春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語曰『必正妙當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傳三甲第一名爲玉殿傳臚也(庸間齋筆記)

### 葉初春

國初有葉初春者作令譽東所到捨克路人側目時元

夕民間放花燈其棚聯云『霜降遭風四野難容老葉元宵遇雨萬民皆怨初春』(桐陰清話)

### 滄浪亭對

商邱宋牧仲撫吳修滄浪亭作聯云『共知心似水安見我非魚』一夕或改水爲火魚爲牛以暗合公名公聞之大笑亟命撤去(丹午雜記)

### 京師招牌

紀文達公嘗集京師招牌爲對甚夥如『誠意高香細心堅燭』『學(經蒙並授)店(僧道俱全)』之類俱極工整案老學菴筆記載臨安扁榜對有『乾溼腳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代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塔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可謂無獨有偶(兩般秋雨菴隨筆)

### 家人

有富翁鄉居者求楊南峯書門對此翁之祖曾爲人僕南峯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堅瓠集)

劉王二姓續婚楹帖

西清詩話：劉原文再婚，歐陽公以詩戲之，有「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之句。王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一絕，趙德麟細君王氏作。德麟鰥居，因見此篇，遂與爲親，人謂二十八字媒。今甥劉耿夫，續妻王氏，嘗戲拈前二事，製聯贈之云：「雅諺古賢傳，仙客重來桃欲笑；良緣芳姓合，詩媒初達藕方華。」郭悒仙紹高，謂再婚用典不奇，奇於兩姓恰好湊成此對也。（鷗陂漁話）

古今事成巧對

事有相距千餘年，而忽成巧對者，此卽天地間無獨有偶之理也。亡友趙禮甫，孝廉嘉亨，愛博嗜奇，而心思驚敏，猜謎射覆，是所擅長。又往往喜舉僻典險韻，以難同人。嘗拈一聯索對云：「馬賓王，駱賓王，馬駱各賓王，但區別彼名此字。」諸友皆擱筆，蓋難在二人姓名，適有馬駱各三字，爲之插穿聯絡也。至道光癸卯，余見直省試差單，雲南正考官爲龔編修寶蓮，貴州正考官爲龍編修元億，偶憶前聯，遂爲屬對云：「龔主考，龍主考，龍

龔共主考，適會逢隔省同科。」龍馬賓主四字，已是天生巧對，更巧於共字與各字，銖兩悉稱，又係同時實事。若出前後兩科，或非雲貴兩省，那未免牽湊有跡，而共字亦無著矣。此上下聯出處先後，遙遙對待於千餘載間，而二人之拈句成聯，又相隔三十年而始就，豈非因難見巧，亦因巧而愈見爲難者乎？惜癸卯時，禮甫逝已數秋，無由相告，以博撫掌一笑也。（嘉慶末，京師有聯語云：「姚文田號秋農，彭邦疇號春農，兩個農夫，空想田疇之樂，帥承瀛字仙舟，何凌漢字仙槎，一行仙吏，同登瀛漢之天。」道光中，又有紀父子同科，師生同姓一聯云：「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師司徒，徒司徒，師徒司徒。」此皆以時人作對，亦極天成，視莊季裕鷄肋編所記「馬子山騎山子馬，錢衡水盜水衡錢」對句，事由臆造，幾致爭端者爲勝矣。）（鷗陂漁話）

古人姓名作對

道光乙酉秋，以試事客秦淮，遇平望吳補愚光奎，偶言其徒某生，頗幼慧，九齡讀左傳畢，客偶以「西門豹」索對，卽舉「南宮中」以應。昔東方虬自言，後世必以

己姓名與豹作對，誰知慧心人意中，早有天然佳偶，正不須虬耶。爾時夜臥不寐，憶及竹垞靜志居詩話，有古  
人姓名作對條，似尙未盡。枕上細思，復得數十人。舊事  
如塵，久不省記矣。適檢書篋，故紙尙存，念此誠瑣，悉不  
足道。顧金風亭長尙不憚筆存，况又客中，一時談噓所  
託，未忍遽棄，乃附之是錄焉。『公孫丑，母弟辰。』『鄭  
小同，楊大異。』『韓擒虎，李攀龍。』『陳萬年，張千載。』  
『李公麟，唐伯虎。』(北宋人名，非六如。)『謝方明，  
徐圓郎。』『直不疑，何無忌。』『張惡子，鄭善夫。』『殷  
開山，俞通海。』『金履祥，沈恆吉。』『周鐵虎，苟金龍。』  
『韋夏卿，李春伯。』『張九思，胡三省。』『宋金剛，呂  
羅漢。』『王十明，陸萬友。』『沈旣濟，張中孚。』『嚴  
白虎，龐蒼鷹。』『顏安樂，曹吉祥。』『李桐客，郭藥師。』  
『郭蝦蟇，王鸚鵡。』『劉黑闥，寇白門。』『郭芍藥，鄭  
櫻桃。』『張紅紅，薛素素。』其他若『祭仲足，鮑叔牙。』  
『程不識，魏無知。』『田千秋，史萬歲。』前人已舉及  
者，尙不勝枚數也。(鷗陂漁話)

姜垓徐枋

萊陽姜吏部如須(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  
昭法(枋)相反善。徐亦號俟齋也。一日同行，姜如須  
顧徐曰：『桓溫一世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昭法曰：『項  
羽萬人敵，難逃垓下之歌。』相與一噓。(巧對續錄)

續立人

有一續姓者，人多誤聽爲蜀，反覆辨論，知爲續字。遂有  
一友嘲之曰：『尊姓原來貂不足，蓋以狗尾挪揄之  
也。無以爲對，久之，始問知其名爲立人。一友曰：『余得  
對矣。』大名倒轉豕而蹄。』亦可謂巧諛矣。(巧對  
續錄)

光華夫人

兩村詩話載京師各官住宅，每歲首，大門春聯，皆書  
『聖恩天廣大，文治日光華。』二句。翰詹科道六部九  
卿皆然。丹徒王夢樓先生獨不用，以己名文治故也。同  
館者遂戲呼夢樓誥君爲『光華夫人』。按隨園人稱  
爲『廣大教主』，蓋以香山比之也。『光華夫人』正  
不可無『廣大教主』爲之作對。(巧對續錄)

屈

民間有殺人事，誤傳爲士人。逮至，而士人以非辜，至訟庭大聲稱屈，守若弗聞者。士人憤懣極，連聲呼屈不已。守曰：『若爲士，不能受絲毫之屈乎？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詔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應之曰：『殺人會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會字。』（音層）汝之不學明矣。』士人笑曰：『此自使君未學耳。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原真是屈，則九勿切，使君請再研究之。』守曰：『戲汝耳。』一笑釋之。

（巧對續錄）

鄒王

鄒之麟，王象春，有才而輕，爲世詬厲。一日，同遊西山，談及韓敬及湯賓尹，皆不喜之。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方在沈吟欲續，王忽云：『林間有點不成材。』謂湯號霍林也。以人名相戲，未免失之輕薄耳。（巧對續錄）

勞顧

嘉靖己未年，水荒田沒，有勞姓號半野，爲屯田郎中。時都水郎顧一江同年也，戲勞曰：『半野屯其田，空勞碌

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回顧茫茫。』各切其姓名，聞者絕倒。（巧對續錄）

倪師孟

震澤倪太史（師孟）幼穎悟。七歲時，與蔡某同塾讀書。蔡欺其無知，舉孟子注『倪小兒也』戲之。倪曰：『我祇讀論語，注甚熟，仍是姓蔡之蔡字，偏曰『蔡大龜也』，何故？』蔡爲之語塞。（巧對續錄）

紀文達

紀文達公行步最疾。每入朝，同僚咸落後。彭文勤公戲語同人曰：『曉嵐確是神行太保。』文達應之曰：『雲楣不過聖手書生』耳。聞者粲然。二綽號洵是絕對。（巧對續錄）

梅香

藥堂節錄云：客有戲以『梅香春意動』屬對者，謂此語意雙關，久無人對。予以『桃葉晚情濃』，客喜其工穩。案『梅香春意動』，羅茗香舊有對云：『杜老壯心衰』，亦別調也。（巧對續錄）

李覺仙

吳仲英大令恆，居家時，有李君覺仙館其家。一日晨起，有客來訪之，覺仙臥未起，乃去。已而又至窗外覘之，仲英笑曰：『覺仙還未覺。』客應聲曰：『張子又來張。』仲英大驚，遽出延之入，問其姓名，乃張君日熙，亦武林名下士也，遂與定交。以一聯作合，是亦金蘭譜中一佳話也。(春在堂隨筆)

### 遠山近水各淒涼

張文襄有侍姬二，一名遠山，一名近水，皆得寵幸。及薨，某部郎作輓聯云：『魂兮歸來乎！星海雲門同悵惘；死者長已矣，遠山近水各淒涼。』蓋以梁星海、樊雲門均爲其得意門生也。梁名鼎芬，官湖北按察使，樊名增祥，官江寧布政使。(清稗類鈔)

### 高心夔對矮腳虎

高碧涓名心夔，捷南宮後，改官知縣。令吳縣時，適童試，高出坐大堂，點名給卷，諸童繞之三匝，有在人叢中效禮房聲口唱曰：『高心夔，』一童曰：『何不對水滸傳之「矮腳虎」？』碧涓聞而大贊曰：『好極好極！』衆闕然鼓掌。(清稗類鈔)

## 六 官政

### 劉玄佐

唐劉玄佐滑城匡城人，嘗出師，經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絕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屈臣節。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將校，而又難置於賤卒，盡置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人啟訴於劉者，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羊羔兒作聲，盡沒益益。』上覽之而笑，各改着他職。(因話錄)

### 十四宗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鏗爲考官。龔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杯酒飲之，且作「四」字於

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眈眈。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  
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闕，徑排試官房舍，  
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  
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  
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  
幹出題疎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  
第二道爲第一道。』龔後爲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  
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齊東野語）

### 戲同列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  
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洩  
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  
兵而走，安撫尙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請者不堪。（獨  
醒雜志）

### 韓玉汝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  
『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  
稽，尤喜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

應聲曰：『何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東坡志林）

### 胡世將

胡世將承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  
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之曰：  
『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同音）。』欲尋屬  
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尙書，知平江府，似矩嘗  
爲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  
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尙書（取常輸字同音）。』  
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爲的對。蓋爲帥臣，嘗爲賊所窘也。  
（墨莊漫錄）

### 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簡，鳩  
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  
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  
非吾鄉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  
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  
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  
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哄傳。（履園叢話）



###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摘其短。大概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未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閑。』(稗史)

### 教官

有自撰楹聯，或嘲或諷教官者，如李時庵大堂聯云：『掃雪呼僮，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傅芝堂聯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屠筱園聯云：『教無可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卻是官。』陸定圃聯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閑官福小神仙。』沈秋河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爲。』(清稗類鈔)

### 清之宗室

余同年果益亭將軍，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胸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頗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里嘴明白。』余爲代對曰：『腰際鵝黃頂暗藍。』

以鵝黃對烏里，暗藍對明白，皆極靈活，衆爲之解頤。近年有因英夷之擾，捐輸得花翎者，或嘲以對云：『頭上有情飄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語含譏諷，巧合自然，亦紀實也。(巧對續錄)

### 教職

定例，教職一官，凡拔貢優貢副貢歲貢恩貢，准其捐納。此外惟廩生轉貢者，亦准以貢生報捐。凡在附生者，不敢思及。近日則推至附生，亦許援例爲教職。有輕薄子者，製爲聯句云：『貢生捐教，廩生捐教，附生亦捐教，儒士功名皆苟不。』用三字經「苟不教」語也。此種句本屬不經，久之無以爲對。迨道光辛丑，英夷滋事，羊城失守，廈門亦失守，定海又失守，遂對云：『粵人畏鬼，閩人畏鬼，浙人尤畏鬼，海疆世界盡非其。』則用論語「非其鬼」耳，亦可謂巧諷矣。(巧對續錄)

### 餐香吃糞

歸田錄：三班院使臣八十餘人，滋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數百人，每歲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

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壑錢，以充公用。故京師爲之語曰：『三班餐香，羣牧吃糞。』（巧對續錄）

### 金石

莆田郭蘭石太史（尙先），以名翰林居編修十二載，而遷秩，京師人呼爲『金不換』，以編修戴金頂故也。天門蔣笙陔修撰（立鏞）在館十年，不除一官，人號『石敢當』，以修撰戴白石頂故也。『金不換』對『石敢當』亦是絕對。（巧對續錄）

### 烏黑鵝黃

余同年果益亭將軍，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胸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頗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嘴明白。』余代爲對曰：『腰際鵝黃，頂暗藍。』以鵝黃對烏黑，暗藍對明白，皆極靈活。衆爲解頤。近年有因英夷之擾，捐輸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語含譏諷，亦巧不可階也。（浪蹟叢談）

### 學差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浼臺中疏參

翰林部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合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飢』四段。（茶餘客話）

### 民之父母

秀水令某，初至，頗著仁聲，士民贈以匾云：『民之父母。』未幾改操，廣通賄賂，或題匾作對云：『漫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後被劾去。（冷廬雜識）

### 大人虎變

平湖令孫擴圖，名士也，有大府經其地，供張甚謹，行館楹帖，皆自製親書。大府大喜，飯畢入寢，忽赫然怒，召入數之曰：『吾何嘗食汝肉，而必以虎目我？』公力辨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手書耶？』公始悟，引咎而出。蓋所書爲『君子龍光，大人虎變』云。（野語）

## 七 師友

### 尹文和公

尹文和公直，少入學堂，嘗穿圓領，塾師眇一目，出對嘲之云：『牧童也學穿圓領。』應聲對云：『瞎子何曾見

大衣。』衆皆失笑。(湧幢小品)

尤延之

尤延之與陽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祕監，延之爲太常，又同爲青宮官屬，皆善諧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作對。』曰：『楊氏爲我。』誠齋卽曰：『尤物移人。』此類甚多。延之卒，誠齋爲祭文，有曰：『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瓌璋詭譎，我唱公和。放浪諧謔，尙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醉。』(無錫縣志)

陳師召

成化中，莆田陳師召先生，由翰林陟南京太常寺卿。瀕行時，同年同寮，多有郊餞者，而門生故吏，亦不少。繾綣之餘，座有客出一對句云：『師友惜分離，不陞南太常也罷。』隨有對之者云：『君臣欣際會，便做大學士何妨。』前輩一時噱笑，俱有情義。(公餘日錄)

塾師

康熙間，虞山有塾師，爲出對句試徒。所訓之徒，每難取益，人多姍笑之。一徒於莫春來從師，師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至。』徒懵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

春歸。』師知其倩筆，詰之，云：『吾姊也。』師賞之不置。翌日，鄰友招師看桃花，師喜甚，正欲攜對句以往，誇其徒聰俊，又出句云：『有約看桃塢。』次早呈句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黠者，見對句私議，匿笑。師叩之，則云：『第二對有傷於公，恐非高徒所爲。』師察其笑已，大恚，誓不命對。(巧對續錄)

蘆花鷄

太谷武次南(棠)於道光中年任閩臬時，自言爲諸生時甚苦，藉課讀餬口。主人一日殺鷄供饌，以「蘆花鷄」屬對，蓋有意難之也。鷄褐色，中有白點，羣呼蘆花鷄。一時竟覓思不得，頗爲主人所輕，不歡而散。未幾，遂失館，蓋此席款待，卽定明歲之去就也。此事常耿耿於心，二十餘年不釋。一日有獻皮褂者，其名曰「艾葉豹」，因念此三字久之，矍然笑曰：『二十年前之對來矣。向使處館時有送此褂者，吾亦不致失館矣。』爲之大噱。(巧對續錄)

劉玉樹小住芙蓉庵

紀文達有陸士龍癖，每笑輒不能止。嘗典某科會試，試

畢，左右傳新科狀元來謁。狀元名劉玉樹，卽請見。晤後，首詢其寓何處。劉對云：『現住芙蓉庵。』紀聞此語，忽笑不可仰，旋即退入內，久不能出。有頃，命請狀元暫歸府第。劉退，惴惴然。他日再見，探其故，始知是日成一聯云：『劉玉樹小住芙蓉庵，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借用小說回鹵作下句，而屬對絕工，深自贊喜，故遂至是耳。（清稗類鈔）

## 八 科第

### 夜試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爲定。無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殘學士之心；八韻賦成，笑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改令晝試，侍郎竇貞固，以短晷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復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復繼燭。（澠水燕談錄）

### 總而言之曰窮

萊陽李萼喜談諧，歲試屢列前第，而貧甚。嘗自爲楹聯云：『廩增附三生有幸，更有進焉者貢；少壯老一事無

成，總而言之曰窮。』（清稗類鈔）

### 荷校

一生員爲人代倩，事發荷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訪健於刀筆者苦祈之。其人曰：『此當以風雅動之。於枷上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架頸）磨穿鐵硯，而今才得出頭。」學使見之，笑予省釋。（春宵嚶語）

### 童生

某應童試赴郡，偶憶內，戲書聯云：『充無罪之軍三百里，守有夫之寡二十天。』爲同舍所見，傳爲笑柄。又某童年八句矣，學使詢以經傳，多不復記，有人嘲曰：『行年八秩尙稱童，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均雅謔也。（餘墨偶談）

### 鄉闈

有人亦赴鄉闈，僅得一副榜。一友嘲之以偶句云：『祁山事業憐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又繆遠仙（艮）下第自嘲一聯云：『妻子望他龍虎日，功名於我馬牛風。』亦極雋秀。（巧對續錄）

###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論斗分才，奇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爲彭澤令，其友人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恰切。(兩般秋雨菴隨筆)

## 九 建築

### 米老菴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處曰：『米老菴。』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云：『雲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戲之者，每各添兩字云：『神護李衛公塔颯，天留米老娘菴簾。』元章母乃入內祇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軒渠錄)

### 祕書省

祕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令餘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校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卽右威衛，荒穢摧毀，其

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南部新書)

### 園門對

蔣伯生大令，罷官歸，築一園，落成之日，或題一聯於門云：『造成東倒西歪屋，用盡貪贓枉法錢。』蔣見之，乾笑而已。(桐蔭清話)

### 門對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履園叢話)

### 店聯

睢州一帶，有酒店聯云：『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門一拱

歪之乎。夏鎮人家門聯，皆書『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十字。武昌城隍廟大匾，『不其然而』四字。濟南有酒店曰『者者居』，詢所指，則『近者悅，遠者來』也。皆可笑。（履園叢話）

### 題寺壁

霍尚書韜，欲營寺基爲宅，浼縣令逐僧。僧留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寄園寄所寄）

### 神廟匾對

凡神廟匾對，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匾，侯明經嘉繙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絕。或求戲臺對聯，姚念茲集唐句云：『此曲祇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間無。』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州戲館集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俱妙。或題諸葛廟，用『丞相祠堂』四字，亦雅切。（隨園詩話）

### 有毛僧

沈總憲近思，在都無眷屬，項霜泉嘲之云：『三間無佛

殿，一個有毛僧。』魯觀察之裕，性粗豪而屋小，署門曰：『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薛徵士雪善醫而性傲，署門曰：『且喜無人爲狗監，不妨喚我作牛醫。』（隨園詩話）

### 廁上

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典雅穩切之至。（兩般秋雨菴隨筆）

### 帳房

黃仲鸞（彬）觀察云：椒蘭某家，有喜慶事，須設帳房，屋不多，以書房爲之一日，出對云：『書房改作帳房，出入銀錢須檢點。』一內眷過而見之，隨口答云：『東院跑回西院，往來醬醋要調和。』蓋譏主人有二姬爭夕也。聞者爲之粲然。（巧對續錄）

### 澆書攤飯

娛書堂詩話云：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嘗有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床。』每書此十字，懸之壁。澆書攤飯，自是的對。其

實澆書並不見有書，攤飯亦不見有飯，空中設想，取以爲對，所以妙也。(巧對續錄)

有鰥在下

仁和龔定庵寓京師仁錢會館魁星閣下。一日，書一聯於柱曰：『告北斗星君，有鰥在下，奉西方佛教，非法出精。』(清稗類鈔)

## 一〇 倡優

趙清獻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感，夜語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談藪)

無無老

沙門受英住池陽村刹，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

念無營。』時那娼婦滿瑩娘，多姿而富情，真妓女中麟鳳。進士湯振祖，以『無念無營，有情有色。』製一聯云：『門前草滿無無老，床底花多有有娘。』(清異錄)

孫秀秀

元妓孫秀秀，色藝雙絕，都下翹楚也。一時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誦以十字云：『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巧對續錄)

金盤露

元張司令，忘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鄙之，弗應。張乃延鮑恂爲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以妓芙蓉捧酒，名金盤露。鐵崖題句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應聲曰：『楊柳樓頭鐵笛風。』蓋鐵崖又號鐵笛道人。鐵崖撫掌曰：『妓能文，其主可知。』(巧對續錄)

汪仲嘉

汪仲嘉謫南康，寓僧舍。嘗招郡僚宴集，每侑酒，以倡中有楊小玉及李娘者，色藝均擅長。理掾主李，房掾主楊，席間每相爭嘲。理掾願謂房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坐客晒之。衆求所以爲對者，久之，酒易而奔，敖麋正卿與汪公對局，麋爭劫，苦思不得行。星子沈明府從旁教之，謂如此著去，必勝。麋猶豫不決。汪大笑曰：『我已有對矣。』衆叩之，則曰：『旁觀者審，當局者迷。』衆大稱賞，以爲巧極，各滿引一觴。（巧對續錄）

## 一一 動植

### 青蠅

顧雲依淮南高駢，羅隱譏之。夏飲於海風亭，雲曰：『青蠅被扇扇離坐。』隱遽曰：『白澤遭釘釘在門。』（唐詩紀事）

### 東坡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與孫巨源同會於王晉卿花園中。晉卿言：『都教餵飼了官員輩馬着。』巨源云：『一都尉指揮都餵馬，』好一對。』適長主送茶來，東坡卽云：『大家齊吃大家茶。』蓋長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常以『賣菜賣生菜，』對『磨刀磨剪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爲『掃愁帚，』山谷以『水晶脍』爲『醒酒』。

冰，』余爲正好作一對。（茗溪漁隱叢話）

### 壁蝨溪魚

魯直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虎子養溪魚』也。（後山詩話）

### 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徧干知識，無人可屬。久之，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予以爲道盡蜂蝶。（清異錄）

### 偷狗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卽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又云：『旣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卽日傳播諸郡（空喉取狗器也）。（侯鯖錄）

### 柏花菱角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柏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晚



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後山詩話)

### 櫻欄荷葉

吳人以『風吹櫻欄，千手佛搖摺疊扇。』久無對者。予先叔祖降神，令對之曰：『霜凋荷葉，獨脚鬼帶逍遙巾。』(近峯聞略)

### 三果一藥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爲對。(調謔編)

### 劉蘇善謔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爲對。(東坡手澤)

### 梅聖俞

歸田錄載梅聖俞受敕修唐詩，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應聲對曰：『君子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大觀中，薛

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有曰：『懽聲似鳳來銜詔，喜氣如鷄去揭竿。』韓子倉戲爲更之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謂的對，尤勝於梅。(閒燕常談)

### 紀文達公

紀文達公善屬對，信手拈來，出口成趣。一日，陸耳山學士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爲對？』公曰：『卽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祕製烏鬚藥，」「去風流木牙杖，滴露樺花頭油，」「學(經蒙任附)店(草料俱全)」、「秋爽來學，冬季諷經，」「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書畫，發賣川廣雲貴生熟道地藥材，」凡此者既聞命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爲對？』公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至其處，乃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蝶階外史)

### 陸陳

陸文量爲浙藩，與陳啓東飲，見其寡髮，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鬚，何須如此。』陸大歎賞，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

對鋸（句。）『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題）。』相與撫掌而退。（宦游紀聞）』

### 五行四方

乾隆間，工署火，金尙書督修之。有人出對云：『水部水災，金司空大興土木。』適紀文達入廟，有中書某，狀貌魁梧，自負爲南人北相，輒然曰：『南人北相，中書科甚麼東西。』（巧對錄）』

### 小鼠重羊

繆蓮仙云：友人許小慙示一對句云：『小暑小鼠，』時適兩羊交合，予對云：『重陽重羊。』（巧對續錄）』

### 壁虎癩龜

七修類稿：禱雨用蜥蜴，以其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每以壁虎代。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吃苦』之說。國初，江岸常崩，人言下有豬婆龍，又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龜也。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諺又云：『癩龜癩龜，何不稱冤？』兩諺正堪作對。（巧對續錄）』

## 一一 飲食

### 小器

復齋漫錄云：劉軫始爲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然。時郡推官沿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眞縣尉。』答曰：『窮坑難滿，是推官。』（茗溪漁隱叢話）』

### 盤游飯

東坡云：江南人好作盤游飯，脯鮮鱸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闕（其厥切）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云：『投醪谷董羹，鍋內闕窖盤游飯。』東坡大喜，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茗溪漁隱叢話）』

### 毛東塘

正德丙子，東塘毛公巡按河南。華泉邊公督視學政。會飲，華泉命承差酌酒勸飲。毛公曰：『承差差矣乎？』邊公曰：『副使使之也。』二公文雅並見。（道旃璣言）』

### 哀王孫而進食

子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於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概，具爲言。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子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須於今事不切，然卻是一個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容齋四筆)

### 周公魚

嘗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魚。』余謂坐客：『且喜「召伯鮮」有對矣。』滿堂盧胡不止。因戲爲足成其語云：『京市鮮先夸召伯，浙音魚或號周公。』(碧溪詩話)

###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寘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

『頭腦酒』，蓋以避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祖宗之體卹人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逼用之近侍，推己及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瑞州敖宗伯銑，與吳宗伯山嫻家相近。敖豪飲大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飢矣。吳戲出句，欲敖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一笑共飲極歡。(湧幢小品)

### 春宵

同人爲春盤會，有以『太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適紀曉嵐至，同人約曰：『對訖始許入座。』公曰：『春宵一刻值千金，吾饑甚，無暇與諸公爭勝也。』座客無不絕倒。或云道士娶妻，有作賀聯者，先得出句，而文達從旁足之也。未知孰是。(巧對錄)

### 吳董

錫金識小錄云：郡丞吳及郡判董以查荒至無錫，土產有紅白酒，飲之而醉。及出門，宜南行而反北退，迷其道。

路也。銷差返省，大憲知其醉酒，頗加呵遣，且曰：『當此青黃不接，小民賣兒賣女時，汝等獨溺於酒乎？現有一對，能對者免罰。』遂出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便迷南北。』吳董同聲合對云：『青黃不接，貧來變賣東西。』上憲頷之，置不論。（巧對續錄）

### 酒

後山詩話：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撰十四字謝之云：『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巧對續錄）

## 一三 慶弔

### 程篁墩

程篁墩舉神童，李賢許字以女，指席間果試曰：『因荷而得藕。』曰：『有杏不須梅。』（兒世說）

### 呂徐潘何

嘗聞呂徐兩姓結姻，呂爲女家，過徐門後，即傳其佻達無行，而徐氏子亦好邪遊，不務正道，遂有爲之語曰：『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徐家子弟，斜人多過正人。』

又有潘何二姓議婚，塞修語潘曰：『彼家雖貧，亦不責聘之多寡，惟望有吃飯耳。』潘固富，謂塞修曰：『斷可免飢耳。』潘又遣媒告何曰：『妝奩聽便，惟望生子爲似續計。』何女固宜男相者，遂訂婚。及吉期，有親懸一聯於洞房，句云：『有水有田方有米，添人添口便添丁。』此皆拆字爲對也。（巧對續錄）

### 妙人兒

有倪姓女，自負才色，其父出聯句以擇婿，募能應對者，則嫁之。句云：『妙人兒，倪家少女。』一時對者寂然，今不知究適何氏也。予亦思之日久，無以應之。後聞之內姪楊竹孫云，有對以『故言者諸子古文』，亦足見巧思矣。但語義不甚類耳。（巧對續錄）

### 堂堂乎張也

衡陽女士何承徽，部郎張通典之淑配也。幼承家教，績學工詩。結褵之夕，姻視媚行，自是新人常態。通典調之曰：『悵悵其何之？』承徽應聲曰：『堂堂乎張也！』（清稗類鈔）

### 集四書

有爲塾師者，曰胡荅涓。設帳數十年，性好談諧。耄矣，記憶力頗強，而四子書尤爛熟於胸中。蓋授徒既久，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日夕聞其學童之誦讀也。一日，其友許星齋納婦，往賀之。及夕，開宴，荅涓酒酣興至，輒作一聯以贈之。聯云：『有婦人焉，赧赧然，強而後可；我丈夫也，洋洋乎，欲罷不能。』蓋集成句以爲之也。(清稗類鈔)

## 一四 親族

### 薛昭緯

唐薛保遜大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王堯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堯遽請其下句，吟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摭言)

### 陳應求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卽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庶齋老學叢談)

### 李東陽

李文正東陽，舉神童，入朝不能踰門限。帝曰：『神童足短。』曰：『天子門高。』帝置之膝上，時父伏丹陛，帝曰：『子坐父立，禮乎？』曰：『嫂溺，叔援，權也。』(兒世說)

### 西席東牀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婿，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爲的對。(琅琊漫抄)

### 蔡攸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卽對曰：『人主人公翁。』其善爲諧，給如此。(老學菴筆記)

###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子對曰：『哩哩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權子）

### 某教官

某秀才與某教官，素相狎。教官出對句云：『老秀士，窮秀士，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老壯窮堅秀士。』時教官二子在側，秀才對云：『大世兄，小世兄，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大小霸王世兄。』（巧對續錄）

### 祖孫

嘗聞有一老翁，晚歲得孫，自課之。授以五經，尙能成誦。

周易讀畢，讀戴禮，按字講解其義，每有領悟。一日，以『帝乙歸妹』命屬對，並戒以須按字對之，不可忽略。孫應聲曰：『君子抱孫，』翁大喜曰：『吾真有孫矣。』及稍長，又授以漢唐古文，使熟誦之。未數年，五經讀畢。一日，與講出師表，出句：『縱成敗利鈍未能逆睹也，』命屬對，則遽應云：『而艱難險阻，則已備嘗之。』後成通品。（巧對續錄）

### 姚東石

澗花曰：姚東石用一僕，以年小遣之。父年七十，求復用，又恐他人攬入，願代執數日役，以待子來。東石固辭之。翌日挈子至，並挽予關說，聲淚俱下，憐之同其前往。東石縷陳顛末，並曰：『是所謂「愛憐少子」也。』予曰：『誠不免「牽牽老夫」耳。』東石撫掌曰：『此妙對也。』遂復留之。（巧對續錄）

### 貴公子

黃仲鸞曰：一貴公子恣情於色，其父戒之，不以爲意，患之甚。因大書於其壁云：『賭錢吃酒養婆娘，三者備矣。』公子卽於旁對云：『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抱

負不凡，後果顯達。(巧對續錄)

尙書少庶子多

康熙辛未，奉旨開局，專修尙書。華亭王司空頊齡爲總裁，纂修協修諸員，皆特簡。一時蒼萃名流，支給官物，按卷進呈。及夏秋，則封達熱河行在。東華珥筆，中禁蜚聲，稽古之榮，不可一世。惟尙書卷帙無多，竣事易而撤局速。又司空頗蓄姬侍，皆有所出，平日堅持雅操，雖浴躋清要，而宦囊顧不甚豐。其長君圖炳，官春坊庶子，恆以分產不給爲憂。或戲爲撰聯云：『尙書祇恨尙書少，庶子惟嫌庶子多。』(清稗類鈔)

### 一 五 器 用

烏舅金奴

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柏子油，但呼烏柏。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馬廐中物。一日黃昏，忽須燭，喚小黃門：『掇過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清異錄)

桃符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輿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墨莊漫錄)

扁榜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叛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曰：『鈴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勅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腳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太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舖，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老學菴筆記)

廣文

一秀才送廣文節儀，用銀三分。廣文出對曰：『竹筍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秀才應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雪濤偕史)

看如夫人洗足

某檢討有同年新納姬，往賀不值，姬方洗足。太史歸，遇某於途，戲曰：『今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之曰：

『看如夫人洗足。』某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金壺七墨）

杖

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製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清朝後，此杖久失，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爲之惘然。（巧對錄）

子瞻樣

師友談記云：東坡近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感戲作一聯云：『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彼書並戴彼帽，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年效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薦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丁仙現者）曰：『吾之文章，汝輩莫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巧對續錄）

茶龜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竈二字，坊本刻『茶龜。』集韻者不知其語，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見之笑曰：『此

正好對「尿鼈」也。』俗以溺器爲尿鼈，太史蓋戲之爾。按今人每有酒鼈貯酒，可以茶鼈對之。（巧對續錄）

## 一六 癖習

朝士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爲答空書。」』聞者無不大噱。（茗溪漁隱叢話）

孔目

余兒時，聞魏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爲惡詩。嘗至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卻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聯，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會。』衆請其句，云：『籠牀不是籠牀，蚊廚乃是籠牀。』方竊自稱奇，而魏卽應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紉乃是孔目。」』一座稱快，王卽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小人僭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在機上，不得不發也。（春渚紀聞）



謝某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雋尙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授受，誇炫甚喜。因謂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亦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王慚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寓簡)

陳某

海寧陳某楹帖：『三十步聊葺以居，一二件足耕而食。』或改之曰：『三分錢，聊曰生財；一二妾，足稱好色。』(棗林雜俎)

逃學

兒童逃學，似非佳子弟，然唐相韋端己詩云：『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文潞公幼時畏父督課，逃西鄰張堯佐家，後有燈籠錦之貽，蓋與貴妃本屬世交，常通縞紵故也。可見詩人名相，幼時亦嘗逃學矣。阿通九歲，能知四聲，而性貪嬉戲，重九日，余出對云：『家

有登高處。』通應聲曰：『人無放學時。』余不覺大笑，爲請於先生而放學焉。其師出對云：『上山斫竹。』通云：『隔樹鳥含花。』(隨園詩話)

一七 雜類

東坡云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亦的矣。』予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爲妙。』(侯鯖錄)

七上八下人才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稗海誤鄭)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才。』(侯鯖錄)

孫公素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

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子曰：『大病方安。』坡云：『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侯鯖錄)

### 寇萊公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歸田錄)

### 天造地設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東臯雜錄)

### 九百六十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尙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諳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痴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

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尙可，六十猶痴邪。』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痴。』(後山詩話)

### 又一佛出世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崇壽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撰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三朝野史)

### 顧淵白

攜李顧淵白，恃才傲物，晚年始得領教岳陽。高照庵先生以詩送之云：『豪氣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陽城。』切中其實。淵白自出一對句云：『天下秀才爺，有刀鐮人對之曰：『村中和尙種。』(輟耕錄)

### 張龍圖

潁州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團下，拽一畫。有人云：『押字有如蒸餅樣。』張應聲曰：『爲官恰似麵糊團。』有同人自言近年云：『鬚鬢恰如驄馬色。』張曰：『文章依舊草驢鳴。』(靈異小錄)

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爲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側聲，人謂難對。予云：「鴻雁行行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糧，」借兩爲禹，涼爲糧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髯吏部』爲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戶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爲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趁對云？』姚憲遠提刑，蓋借姚爲遙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吏部尙書兼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曰：『尙書。』或又曰：『尙書講尙書。』亦詩句也。屬余對之。予曰：『行者留行者。』坐中復大笑。(二老堂詩話)

水底月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月爲天上月，』未有以對。會楊公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

『眼中人似面前人。』一坐皆以爲的對。(詩談)

絕對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司馬溫公詩話)

陳亞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思州，到任，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兩個，眞實不虛。』又嘗曰：『平生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熟白』也。』(倦遊雜錄)

俗語對

天生好句，未嘗無對。俚俗之語，得之爲難。粟齋詩話載二對云：『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一云：『老手舊胳膊，窮幫餓舌頭。』今有一對，亦可比擬，如『磨油拌生菜，呷醋咬陳薑。』(豹隱紀談)

諧對

鷄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嘲葉廣文）三間草屋田  
中舍，兩面皮韁馬轡丞（田馬自相諠）冬瓜少貌猶  
施粉，甘蔗無才也著緋（猜謎婦人富英對丁中散）  
數行文字，那個漢書。一簇人烟，誰家莊子筵上枇杷，宛  
類無聲之樂；艸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醉公子酉生年  
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欸錢，銅聲相應；馬前斷  
事，鞍上治民。鉏麇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  
山下之灰。（滕達道與鄭毅夫對）（中吳紀聞）

### 王冀公汪聖錫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  
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  
紙筆，即取炭畫豬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  
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  
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  
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擎  
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  
年未冠，果廷試第一。（獨醒雜志）

### 遼使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  
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  
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  
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  
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  
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  
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  
亨利。」使睚眦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  
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  
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攷，使自愧勿  
及，迄白溝往反，辭舌不敢復言他。（程史）

### 王鏊

王鏊，字敬甫，吳郡人。嘉靖初，擢進士，授翰林。嘗見數  
王，文恪鑿兒時，學於舅氏。媼遣婢饋茶，公戲執其手，舅  
聞，試之曰：「奴手爲拏，此後莫拏奴手。」公曰：「人言  
是信，從今毋信人言。」（兒世說）

### 楊季任

吾邑冠朝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  
卯角書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爲戲。季任

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其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曰：『有。』乃卒言：『莫若公廉。』季任復詰之曰：『無賞又如何？』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之。蓋生名呂升，後官亦至江西僉憲，分按蒞邑，首詢楊僉憲之家，頗致照拂之意。(塞齋瑣綴錄)

成語

湖南李馥堂中丞，性質聰穎，能書能詩，而才甚敏。少時，嘗與友人談對，偶一友曰：『君向屬對甚捷，有一成語，請卽對之。』句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李答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合座爲之傾倒。(巧對續錄)

千不如人

游宦紀聞云：東坡一日語劉景文云：『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巧對續錄)

施可齋

施可齋曰：『予久於閩，閩事甚悉。道光丁亥，富陽周芸臬(凱)官興泉，水道頗有政聲。本係名士，才大而不

諸俗，其屬廈防同知許原清，以能吏爲上憲所契。每恃上眷，欺陵之事，多自專不請道示。或嘲以對云：『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巧合一時情景。因憶少時讀書，進館稍遲，先生面變相責，遂以『何晏也』三字，厲聲命對。予悚然允之，低應曰：『王勃然。』先生以予言其怒也，驟不解。予曰：『難得也。然兩虛字相對耳。』先生恍然稱許。然四書中別尋三字，亦無可對也。(巧對續錄)

世界

西堂雜俎云：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陳眉公曰：『佛氏朝廷之大養濟院也。』予戲作一對云：『世界小梨園，牽帝王師相爲傀儡，廿四史演成一部傳奇。佛門大養濟，收鰥寡孤獨作邱尼，億萬人遍受十方供奉。』(巧對續錄)

古諺

國朝會廷校輯古諺閒談，頌得意者四句，後人續以失意者四句，可喜可悲之狀，溢於言外。兩事正相反，一極好過，一極難堪，八句可作對也。『久旱逢甘雨，他鄉遇

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此極好過也。『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極難堪也。而好事者又於久旱句下注『冰雹』，他鄉句下注『債主』，洞房句下注『石女』，金榜句下注『副車』，則好過而不好過也。寡婦句下注『再醮』，將軍句下注『投順』，失恩句下注『發配』，下第句下注『赴挑』，則難堪而不難堪也。亦善諺矣。（巧對續錄）

### 紀文達公

吾師紀文達公，嘗言世間書籍中語，無不可成偶者。客舉『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公應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又舉『孟子致爲臣而歸』，公應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手拈來，不假思索，自是別才。（巧對續錄）

### 百歲老人

湘南有一老人，年百歲矣。嘗自負其壽，而不欲以告人。每問之者，輒少報十餘歲，歷有年所矣。一日，遇陶文毅公於少時，文毅尚在諸生，頗有文名。老人忽自喜曰：『余年實實百歲，今姑明告君耳。但欲求一壽對，更須

切百齡，君能爲之否。』陶不假思索，便告曰：『人生不滿君能滿。』老人曰：『此卽聯句耶？』曰：『然。』亟求其對句，則云：『汝不明告我，我亦不能逢君也。』遽對云：『世上難逢我，恰逢。』老人歡忻鼓舞而去。此爲其鄉人魏衣德觀察所述。（巧對續錄）

### 女子小入寡婦鰥夫

或以『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句，令紀文達屬對。文達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蓋欲使女子小入，寡婦鰥夫作偶也。（清稗類鈔）

## 一八 釋道

### 蘇杠佛

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觀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杠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陞僧」也。』（尚書故實）

### 僧睡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熟睡，東坡戲云：『髡鬚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對『釘頂上釘』？』(軒渠錄)

### 去頭脚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頭，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貢父詩話)

### 贊寧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六一詩話)

### 達觀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對士夫尤箕踞嫚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嚙眼珠將闔，』諸

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劇牙，眼中有珠，口中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湧幢小品)

### 彌勒佛

有傳一彌勒佛聯云：『笑呵呵，坐山門外，觀著去的，來的來，纏眼愁眉，都是他自尋煩惱。坦蕩蕩，在布袋中，無論空不空，有不有，含哺鼓腹，好同我共樂昇平。』後觀齊學裘見聞隨筆，知出語是王仙溪所撰，對語乃齊續成。此一對頗有禪機，似『共樂昇平』，改作『皆大喜歡』，爲尤切也。(巧對續錄)

## 一九 體容

### 瘦肥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撚髭之苦，豈有張頤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約

以『肥而癡』答以『瘦而狂』。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應勝癡。』（碧溪詩話）

### 鬚掃地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己，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獨醒雜志）

### 媚兒

遜齋閑覽云：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茗溪漁隱叢話）

### 鄒陳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徒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頸頰，髮髭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黑黑。』（逸忘一句）籥子

鐻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毵毵，身披一副醜裙衫。緊纏雙腳，苦苦要游南。聞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頰下髭鬚。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卻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茗溪漁隱叢話）

### 張又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率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長，甚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涇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舜關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



小矣。』皆叔躬之所爲也。(齊東野語)

### 王梅運

王梅運，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癸未，余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髑髏」否？』余欣然，爲王勾得對。(萍洲可談)

### 風流骸骨

王輔運，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曰『風流骸骨』。崇寧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有極瘦者，府尹朱世昌顧予曰：『爾識生色髑髏否？』予欣然，爲王勾得對。(羣居解頤)

### 楊鼎

成化間，司徒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間，林戲楊曰：『胡兒七歲能騎馬。』蓋楊有鬚子，故云。須臾，楊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此又以其形地而戲謔也。(塞齋瑣綴錄)

### 胡人

西域胡人，自言其國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宛

在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額微高，精采照人，或謂曰：『爛爛如崑下電。』明皇時，番胡入見，伶人譏其貌不能堪，相與泣訴於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淚枯棹打不出。』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襪出謁，無名子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隔句云：『行到暗碧禰前，必言「吾過矣，吾過矣」，坐向退光閣內，則稱「某在斯，某在斯」。』(寓簡)

### 紀彭

紀彭二尙書，與某公同值朝居。某先退，行甚疾，紀作對云：『足開五六尺，手寫十三行。』蓋某退食喜臨帖也。彭曰：『何不云「聖手書生，神行太保」。』一座解頤。(塗說)

### 麻眇

客座新聞：一朝士麻臉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者戲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者應曰：『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爲絕倒。(寄園寄所寄)

### 兩生

有兩生謁紀文達，一額有黑癩，一左目瞽。公見之大笑，兩生驚訝，公笑曰：『吾偶集杜句，得「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一聯耳。』（巧對錄）

### 王伯穀

王山人伯穀，工撰句，其屬對尤妙。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有輕薄子效其體嘲之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聞者絕倒。蓋王偶患惡瘡，而一目又生瘡翳，故云。（巧對續錄）

### 于忠肅

偶閱說部，忘其名，載于忠肅幼時，自塾歸，頭梳三角髻，一僧嘲之曰：『三角如鼓架。』公應聲曰：『一禿似鑼槌。』歸告諸母，明日改作雙丫，僧見之，復嘲曰：『牛頭且喜生龍角。』公又曰：『狗嘴何曾出象牙。』其敏慧也如此。（巧對續錄）

### 癩痢

有嘲癩痢頭以聯者，句云：『永夜無聊，同向西窗剪蠟（癩）；良宵獨坐，好從東閣燃藜（痢）。』（巧對續錄）

### 通天吼

陳香谷先生晚年重聽，必在旁大聲傳之，方得聞，有言昨聞縣令，收得惡少號通天吼者。先生聞得通天吼三字，不甚清，再三問不已。時沈聽篁前輩在座，大聲附耳曰：『諸公謂「通天吼」三字有對矣。』問何對，則又附耳大聲曰：『著地雙。』先輩風趣如此。（巧對續錄）

用書提要 (以首字筆劃多少爲次序)

【二老堂詩話】宋周必大撰。一卷論詩之語凡四十六條。所論多主於考證，頗爲精詳。

【十國春秋】清吳任臣撰，一百十四卷。任臣以歐陽修作五代史，於十國世家多脫漏，乃採諸霸史雜史，以及小說家言，並證以正史彙成此書。

【三柳軒雜識】宋程棨撰。

【三朝野史】元人撰，失名。所記皆宋代理度端三朝之事。舊本題宋無名氏撰，此中有歸附大元等語，則爲元人撰無疑。雖寥寥十九則，頗有與他書相發明者，足資考證。

【小名錄】唐陸龜蒙撰。所載皆古人小名，自秦至南北朝郡齋讀書志作三卷，今傳本僅二卷，已非完書矣。

【山居新語】元楊瑀撰。本小說家言，而所記軼事多有裨風教，足資考證。凡四卷。

【山房隨筆】元蔣子正撰，凡一卷。所記多宋末元初事，而敘實似道誤國始末尤詳。

【大唐新語】唐劉鼎撰。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曆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遺文舊事，有裨勸戒者，凡十三卷。

【六一詩話】宋歐陽修撰。前有自題一行，稱退居汝陰時集之以資閒談。蓋修晚年最後之筆也。凡一卷。

【中山詩話】宋劉攽撰。攽博洽名一世，而吟咏則不甚著。其論詩雖有失當之處，然在元祐諸人中，學問最有根柢，非空談說詩之比。凡一卷，其稱「中山」蓋後人用其郡望追題耳。

【中吳紀聞】宋龔明之撰。采吳中故老嘉言懿行，仿范純仁東齋記事蘇軾志林之體，口授子昇書之。時年已九十二。凡六卷。

【中興詞話】

【太平清話】明陳繼儒撰。上下共兩卷，多誌瑣事舊聞。卷首自敘云：「削冠諱戚，咸否皆古人清賞之事。」明季遼忠日亟，流寇正在萌芽時代，大江以南，人民猶安居樂業，眉公得以逍遙布衣優游著述，題曰「太平清話」。蓋託語憂盛危明之意。

【太平廣記】宋太平興國二年李昉等奉敕監修。分五十五部，所採書三百四十五種，雖多談神怪，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

【五代新說】宋徐鉉撰。說郭不著撰人姓名。其原序謂：「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後與好事者談，或以宣存。敘目錄時，提管隨記疏之，因而詮次，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凡三十篇，分爲上下兩卷。

【五總志】宋吳炯撰。一卷。日記見聞雜事，間亦考證舊文。其論詩獨尊黃庭堅，蓋亦江西之流派。其名「五總志」者，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義也。

【王感化傳】出十國春秋南唐卷。出南齊書。

【王敬則傳】出南齊書。

【仁恕堂筆記】清黎士宏撰。士宏長汀人。

【天祿識餘】清高士奇撰。作者受清聖祖特達之知，劇身禁近，得窺祕藏，聞見所及，記錄成帙。詮疏考證，搜采皆精。金良玉。

【公餘日錄】明湯沐撰。

【丹鉛總錄】明楊慎撰。其門人梁佐編，共六十九卷。

【丹鉛雜錄】明楊慎撰。後由其門人梁佐編入總錄者。

【甲乙劉言】明胡應麟撰。

【皮日休文集】唐皮日休撰。

【古今詞話】清沈雄纂。六卷。所述上起於唐，下迄康熙，中年雜引舊文，參以近人之論，亦間附己說。

【古今詩話】明陳繼儒輯。

【古今圖書集成】清聖祖敕撰，至雍正初始付校印。共分彙編六典三十二部，六千一百零九共一萬卷。網羅浩博，間有人問

罕見之書。

【古杭雜記】元李有撰，凡四卷。李字聽賢，廬陵人。

【北里志】唐孫榮撰。唐自宣宗以來，天子好狎游，苻梁競進，新貴之士多遊平康，其時諸妓亦多才慧，列舉共十三人，附錄雜事數則，凡一卷。

【北齊書】唐李百藥奉敕撰，五十卷。蓋承其父德林之業纂輯成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吳公武讀書志已稱其殘闕不完，今本多取北史以補亡，非舊帙矣。

【本事詩】唐孟榮撰。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敘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咎、嘲戲七類。唐代詩人軼事頗賴以存，凡一卷。清徐鉉又於續本事詩。

【司馬溫公詩話】宋司馬光撰。【四朝聞見錄】宋葉紹翁撰。述高孝光寧四朝軼事，各有標題，不以時代為先後。紹翁與真德秀遊，故其學一以朱子為宗，所論頗持平。凡五卷。

【玉照新志】宋王明清撰。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間及朝野舊聞。凡六卷。

【玉壺清話】宋釋文瑩撰，凡十卷。又名玉壺野史者，其所居之地也。

【白癩髓】宋張仲文撰，凡一卷。所言多南宋事。

【耳目記】五代劉氏撰，名闕，凡二卷。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清張泰來撰。

【江南餘載】本書載於宋史藝文志，類中不著撰人姓名。凡二卷，大都言南唐事。

【江湖紀聞】清郭書鳳撰。

【曲洧舊聞】宋朱弁撰，凡十卷。所述北宋君臣事迹，非小說瑣語之比。亦兼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

【曲話】西村曲話，清李調元撰。

【藤花曲話】清梁章鉅撰。本書所引者為藤花。

【行都紀事】宋楊和甫撰，凡二

卷。楊字德溫，延平人。

【行營雜錄】宋趙葵撰。專誌宋事，頗有新奇可喜者，殊出聞見雜錄之上。

【西清詩話】宋蔡條撰。

【西湖志餘】清傅玉露撰，西湖志四十八卷，後梁詩正撰西湖志纂十二卷，本書或即志纂。

【西墅記譚】明曾榮撰。

【夷堅志】宋洪邁撰。雜錄仙鬼諸事，取列子「夷堅聞而志之」之語以名。據書錄解題，原書凡四百二十卷，今所傳本乃其支志五十卷，餘已亡佚。

【夷堅支志】見夷堅志。

【因話錄】唐趙璘撰。其書取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之義，分宮商角徵羽為五部，商部二卷，餘皆一卷。在唐人說部中稱為善本。

【竹坡詩話】宋周紫芝撰，一卷。原一百條，今所存者僅八十條。蓋已殘缺。紫芝工於詩，故品評考證亦多可取。

【李文正公懷麓堂稿】明李東陽撰。

【李家明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吳中舊事】元陸友仁撰，一卷。皆記吳郡軼聞故蹟，以補地志之闕。

【吳中往哲記】明楊循吉撰，一卷。書中所列小傳，皆寥寥數言，不見端末。

【吳觚】清鈕琇撰，觚叢中卷名。觚，廣記。明末清初雜事，隨所至之地，錄其見聞。其文幽豔，頗似唐人小說。

【沈東陽野史】

【沈彬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却掃篇】宋徐度撰，三卷。所記皆北宋典故，前賢軼事，說部之有裨史學者。

【抒情錄】出太平廣記，不知撰者姓氏，當已佚。

【杜陽雜編】唐蘇鶚撰，凡三卷。記代宗迄懿宗十朝之事。所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然鋪陳縹緲，詞賦恒所取材，固小說家之

以文采勝者。

【吹劍錄】宋俞文豹撰。全書凡四編，中二編已佚。首編持論偏駁，四庫列之存目。其四編外集一卷，則列於子部雜家類。晚年所作也。記道學黨禁始末甚詳，多平心之論。

【吹劍續錄】見吹劍錄，卽外集。

【近峯聞略】明皇甫錄撰。八卷，係其子冲所刪定。於稗官雜說，採摭頗繁，而考證全疏，舛謬亦復不少。

【枝山前聞】明祝允明撰。允明生有枝指，故號枝山，又號枝指生。

【見世說】明趙瑜撰。

【金玉詩話】不知撰人姓氏，出說郛。

【金樓子】梁元帝撰。六卷。帝在藩時，以金樓子自號，因以名書。當時周秦遺書，未盡亡佚，故其所徵引多史外軼聞。

【坡仙集外紀】宋蘇軾撰。

【東坡手澤】見東坡志林。

【東坡志林】宋蘇軾撰。五卷。一名東坡手澤，蓋其雜說之文，蒐輯墨蹟所編也。

【東坡詩話】宋蘇軾撰。

【東軒筆錄】宋魏泰撰。凡十五卷。其所記雜事，多可採錄。

【東臯雜錄】宋孫宗鑑撰。凡十卷。孫字少魏，號安隱道人。

【花間集】蜀趙崇祚撰。凡十卷。詩變爲詞，始於中唐，而成於五代。然大抵附見詩集中，其以長短句自爲一編者，自此集始。其語多濃豔而隱秀，不似後來暢發無餘。蓋詞之初體本如此。

【庚溪詩話】宋陳巖肖撰。二卷。卷首先載宋累代及前代帝王之作，次卽評論唐宋詩人。於元祐諸家，尤多所徵引。

【後山詩話】舊題陳師道撰。凡一卷。陸游老學菴筆記，以爲僞託。蓋南渡後舊稿散佚，好事者以意補之耳。間有考證論詩之語，亦多可採。

【後村詩話】宋劉克莊撰。克莊

晚節頹唐，詩亦日趨潦倒。其論詩則終多心得之言。前集後集各二卷，續集四卷。統論歷代之詩，而唐宋爲多。所載宋人諸集，多今所未睹。新集卷六，惟論唐詩，往往連篇備錄，與他家詩話爲例獨殊。

【風月堂雜議】明姜南纂。多述名人事，而加以論斷。引證詩歌，尤見博雅。

【宣和遺事】宋人撰，失名。所記大抵爲徽欽北狩事。

【春明退朝錄】宋宋敏求撰。凡三卷。多述宋代典制，而雜說雜事，亦錯出其間。

【珍珠船】明陳繼儒撰。四卷。雜採小說家言，湊集成篇，而不著所出。既病冗蕪，亦有譌舛。

【南部新書】宋錢易撰。共十卷，以天干爲配。所記皆唐及五代故事。朝章典故，軼聞瑣語，雜載其間，實有裨於考證之書。首尾計八百餘條。

【南楚新聞】唐尉遲樞撰。凡三

卷。

【南齊書】梁蕭子顯撰。五十九卷。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

【南濠詩話】明都穆撰。一卷。刻意論詩，而見地頗淺。

【客座新聞】明沈周撰。

【洛陽伽藍記】後魏楊街之撰。魏太和十七年，建都洛陽，篤崇佛法，佛寺甲於天下。永熙之亂，城郭丘墟，街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拊拾舊聞，追敘故蹟，以成是書。其文穠麗秀逸，繁而不厭，舊有自注，今已佚。凡五卷。

【洛陽籍紳舊聞記】宋張齊賢撰。述梁唐以還洛城舊事。凡二十一篇，分爲五卷。

【幽聞鼓吹】唐張固撰。一卷。所記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有裨考證。

【蒼溪漁隱叢話】宋胡仔撰。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凡閱書所載者，皆不錄。惟閱書多錄雜事，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閱書多立門

目，此書以作者先後爲次。故二書雖可互相補苴，而其體例則各有不同。

【侯鯖錄】宋趙令時撰。採錄故事詩話，頗爲精贖。凡八卷。其曰

『侯鯖』者，取漢婁護『五侯鯖』之意，言爲雜錄之類耳。

【桐下聽然】朱季美撰。不知何代人。

【賈父詩話】宋劉攽撰。卽中山詩話。

【孫公談圃】劉宋延世錄，共上中下三卷。高郵孫升君孚之語。臨江劉延世所錄。升入元祐黨籍而所論於洛蜀二黨無所偏附。

【孫魴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悅生隨抄】宋賈似道撰。

【笑言】出太平廣記。不知撰人姓名，當已佚。

【能改齋漫錄】宋吳曾撰。曾人品不足道，是書輾轉繕錄，又多舛錯。而援據賅洽，爲考證家所不廢。凡十八卷。

【高坡異纂】明楊儀撰。上中下共三卷，所記多神怪異常之事。

高坡爲舊京之里巷，想係作者寓處，故名。

【留青日札】明田藝衡撰。仿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爲之，而所學不逮其中。詩談、玉笑、音、大統、歷、解、始、天、易，皆以所著別行之書編入。凡三十九卷。

【唐書】舊唐書二百卷，後晉劉昫等奉敕撰。長慶以後，凌亂不堪。故至宋有新唐書之作。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同撰。曾公亮等被詔刪定，共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

【唐語林】宋王諫撰。共八卷。以唐小說五十家，做世說，分爲三十五門。所記典章故實、嘉言懿行，頗與他書相發明。且所採摭之書，存者已不多，哀集之功，未可沒也。

【晉書】唐房喬等撰。共爲紀、志、二十，列傳七十。其載記三十。則記胡羯氏羌鮮卑十六國事。

者，缺前涼、西涼，全書事多詭異，文多駢麗，殊非史體。

【娛書堂詩話】宋趙與峴撰。一卷。其論詩源出江西，而兼涉於江湖宗派，故所取稍涉蕪雜。然名章雋句，軼事逸聞，亦絡繹其間，頗足以資聞見。

【軒渠錄】宋呂居仁東萊先生撰。凡一卷。

【軒渠後錄】

【倦遊雜錄】

【敖器之詩話】敖器之撰，不知何代人。

【豹隱紀談】宋周遵道撰。

【退齋雅聞錄】宋侯延慶撰。

【耆舊續聞】宋陳鵠撰十卷，皆載南北宋遺事，大致根據南渡以後故家遺老之舊聞，故多有元祐諸人緒論。其品評文藝，亦具有淵源。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十六卷。又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於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卜星算之屬，凡

意有所得，卽隨手劄記，辯證考據，頗精確。

【程史】宋岳珂撰。載南北宋雜事，凡十五卷，一百四十餘條。雖多俳優談諧之詞，然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宋人說部書之佳者。

【國史補】唐李肇撰。所載皆開元至長慶間事，小說家言也。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凡三卷。

【御史台記】韓琬撰，已佚，散見太平廣記中。

【雪舟陞語】元王仲暉撰。

【雪濤詩評】明江盈科撰。

【陳伯之傳】出梁書。

【陳陶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清波雜志】宋周輝撰，十二卷。別志二卷。所記皆宋人雜事，足資考證。

【清異錄】宋陶穀撰，二卷。探唐及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註事實緣起於其下。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不類。

宋初人語。然眞實無能考證矣。  
【道旃璣言】明蘇祐撰。一卷。雜記瑣事，而引據多疏。

【堅瓠集】清褚人獲撰。褚字學稼。長洲人。

【瓊椰漫鈔】明文林撰。多詳當時見聞，經史考證。按先生有故程目錄，當時已遺失，此共四十八則，不過百分之一耳。

【梁書】唐姚思廉奉敕撰。五十卷。本紀六，列傳五十。

【梁溪漫志】宋賈衮撰。凡十卷。衮爲無錫人，梁谿在縣之西南，故以名書。其書或言朝廷典故，或考證史傳，或品定詩文，持論具有根抵。

【涵虛子詞品】元涵虛子撰，不知眞姓名。

【剪勝野聞】明東海散人徐昌國所撰。昌國去開國時不遠，於高皇徵時軼事，故能言之鑿鑿。

【碧溪詩話】宋黃徹撰。十卷。持論推存風致，不尙雕華，徹本工詩，故不失風人之旨。

【常熟縣志】

【庶齋老學叢談】元盛如梓撰。凡三卷。是書多辯論經史，評騭詩文，而朝野逸事亦間及之。

【紫微詩話】宋呂本中撰。一卷。大致以論詩爲主，間涉經義及雜事，雜文不主一家，亦不主一格。

【啓顏錄】隋侯白撰。白字君素，魏郡人，好學有捷才，滑稽善辯，好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本書今已佚，散見太平廣記中。

【崔辯傳】出魏書。

【寓簡】宋沈作喆撰。凡十卷。其考據亦頗精核，惟以禪解，易爲支離，不可訓耳。

【湘山野錄】宋僧文瑩撰。共三卷，附續錄一卷。多記北宋雜事，作於荊州之金鑿寺，故名。『湘山』文瑩嘗遊汀晉公門，故於晉公不無左袒，然瑕不掩瑜，文筆亦不落尋常小說蹊徑。

【堯山堂外紀】明蔣一葵撰。一百卷。取記傳所載軼聞瑣事，擇

其稍僻者輯爲一編，上起古初，下迄明代，每代俱以人名標目，雅俗並陳，眞僞並列，殊乏簡汰之功。

【間中古今錄】明黃溥言撰。

【間談錄】宋蘇耆撰。凡二卷。

【雲仙散錄】唐馮贇撰。凡十卷。據四庫總目所載，此書即雲仙雜記乃後人所改名。

【雲間雜志】三卷。舊本題明人撰，所記皆明萬歷以前松江軼事。

【雲溪友議】唐范攄撰。攄白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別名，是書所載詩話居十之七八，多孟榮本事，詩所未及者，凡三卷。

【貴耳集】宋張端義撰。共分三集，各一卷。貴耳卽尊聞之義，初集二集，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三集則多記瑣聞，兼涉神怪，故自序謂稗官虛初之文也。

【詞林海錯】

【詞苑叢書】清徐欽撰。輯錄詞家故實，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諸謬，外編七類，採摭頗詳，凡十二卷。

【詞綜】清朱彝尊編。錄宋金元詞凡五百餘家，採摭極爲繁富，而鑿別精密，辨定詳核，迥出諸家詞選之上，凡三十四卷。

【詞餘叢話】清楊恩壽撰。

【萍洲可談】宋朱或撰。是編多述其父所見聞，士俗民風，朝章國典，皆足爲考證之資。中有左袒舒亶呂惠卿等語，而於二蘇有微詞，或疑其有黨見焉。

【隋唐嘉話】唐劉餗撰。述隋唐間事，自隋文始至開元止，間及齊梁，多摭實之談，可與正史相表裏。

【絕倒錄】宋朱暉撰。朱字養晦，錢塘人。

【黃雲叢傳】出十國春秋前蜀。

【集異記】唐薛用弱撰。所記僅十六條，卷軼雖狹，而歷代詞人恒所引據，亦小說之表表者。凡

一卷。

【朝野僉載】唐張鷟撰。事皆摭實，不同鑿空，可以補正史之闕。

【畫墁錄】宋張舜民撰。一卷。多載宋時雜事。一時典故頗有藉以考見者。畫墁語本孟子，謂畫地而復墁，滅之無用之謂也。書名取義於此。

【淇淵靜語】元白珽撰。辨析考證，可取者多。其記汴京故宮，尤爲詳備。凡二卷。

【無錫縣志】

【揮塵餘話】秦王明清撰。凡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三錄三卷。餘話二卷。

【善謔集】宋人撰，不著姓名，別號天和子。凡一卷。

【道山清話】宋人撰，失名。多記宋代雜事。或書在徽宗時。安石姦邪，詆之甚力。而於程子劉摯等，頗多微詞。想爲蜀黨中人所作。舊本說郭僅摘數條，題曰

『宋王暉撰』殊誤。新本說郭題曰『宋道山先生』良是。

【鶴永錄】凡三卷，不著撰人姓名。所錄皆雋永有味，間注出處。

【羣居解頤】唐高擇撰。凡三卷。高號高素處士。

【葦航紀談】凡五卷，不著撰人姓名。見於說郭中。

【過庭錄】宋范公偁撰。一卷。公偁爲仲淹之元孫，純仁之曾孫。其書多述祖德間及詩文雜事，以皆紹興丁卯戊辰間關於其父，故名曰過庭。

【楮記室】明潘瑱撰。十五卷。大抵抄撮而成，冗雜特甚。

【楓窗小牘】宋袁夔撰。上下共兩卷。作者上及見徽宗崇寧，下及見寧宗嘉泰。故舊本題爲

『百歲老人』所記多汴京故事。

【釋史】元仇遠撰

【詩眼】

【詩詞餘話】元俞倬撰。

【詩談】明徐泰撰。一卷。皆論明代之詩，宗旨不出七子門庭。

【解縉集】明解縉撰。

【閩小記】清周亮工撰。上下共

兩卷。所誌爲閩中事物，頗能詳贍。無遺筆亦修潔可喜。

【閩川名士傳】黃璞撰。不知何代人。

【齊已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齊東野語】宋周密撰。共二十卷。多誌宋代事。自云『太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記，可信不誣』。密爲吳人，以其先世爲齊人，故名齊東野語云。

【摭言】五代王保定撰。多述唐代科名事。掄才大典，取士嘉話，亦一朝掌故所在。間有名人軼事，爲他書所不及載者。

【聞奇錄】唐于逖撰。

【滄南詩話】宋王若虛撰。三卷。

【說郭】明陶宗儀編。體例如曾慥類說，而採摭較富。所摘錄亦較詳。原本一百卷，後佚其三十卷。宏治中，上海郁文博，仍補爲一百卷。清姚安陶珽所刊，又增爲一百二十卷。蓋非宗儀之舊矣。

【說聽】明陸燾撰。此與庚巳編同出一手。所記多鬼怪事。庚巳編爲其少作，此則晚年所蒐採成帙者。足補庚巳之遺。文筆尤較簡貴。

【碧湖雜記】宋謝枋得撰。一卷。書僅八條，殆非完本。隸說郭。

【碧雲暇錄】宋魏泰撰。託名梅聖俞。凡一卷。歷詆朝士。碧雲暇者，馬有旋毛，意謂雖貴而不能掩其旋毛之醜也。

【嘉話錄】唐韋絢撰。又名劉公嘉話錄。一卷。謂錄劉禹錫之語以成書。經史創解，朝野異聞，下至雅諺卜視，靡所不載。不得病其蕪雜。

【夢溪筆談】宋沈括撰。共二十卷。附補筆談三卷。續筆談十一篇。括多技能，音律星歷尤遠。此雖隨筆記載，而其辨證考究，似出漢唐諸儒之上。

【賓談錄】唐人撰。闕名。

【誠齋雜記】元林坤輯。專誌瑣事，而豔異之迹尤多。要皆新奇。

六



可喜。

【談助】清王榮簡撰。所誌皆史乘軼事，而明代為多。與冬夜箋記同一筆墨。吳序所云：『懸圃積玉，無非夜光。』信不誣也。

【談淵】宋王陶撰，多誌宋初事。雖寥寥數頁，文筆却幽雋可喜。

【談藪】宋龐元英撰，清四庫提要謂元英為宰相藉子，乃元豐中人。此書多述南宋寧理兩朝事，且皆他說部所有，殆書賈鈔合成書，以售偽者。凡一卷。

【樂府紀聞】

【樂善錄】宋李昌齡撰。大旨皆談罪福因果，所記宋事為多。

【夢花洲閒錄】宋高文虎撰。

【賢奕】明劉元卿撰。

【嘯亭雜錄】清禮親王昭槿著。是編所錄清代開國以來君相之嘉謨懿行，故家遺族之軼事，見聞詳確，敘述豐贍，亦一代掌故之書。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劉涓子傳】出十國春秋南唐。

【鄭逸祖傳】出北齊書。

【鄭榮傳】出唐書。

【輟耕錄】明陶宗儀撰。書中稱明兵曰「集慶軍」，又曰「江南游軍」。蓋元末時作也。於元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東南避兵之事，紀錄頗詳。所考訂書畫文藝，亦足備參證。孫序謂陶避兵三吳間，時時輟耕，休於樹陰，遇有肯綮，摘葉書之，蓋十載而後成書云。凡三十卷。

【駒陰冗記】明關莊撰。

【墨莊漫錄】宋張邦基撰，十卷。自序稱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以為名。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考證，博識典核，宋人說部之可觀者。

【履園叢話】清錢謙撰，凡二十四卷。泳金匱人字梅溪。

【劇說】清焦循撰。

【遜齋閒覽】宋范正敏撰，凡十四卷。范曾任福州長溪縣令。

【稿簡贅筆】宋章潮撰。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錢氏私誌】宋錢佃撰。此編乃

【諸臯記】唐段成式撰。唐人小說，頗多幽渺怪異，是編尤覺離奇。理想之空靈，才情之恣肆，堪與博異記並傳。

【辨疑志】唐陸長源撰，多言幻異。

【諧噱錄】唐朱揆撰，詞旨雖近俳諧，而後人引用已成典實。不特酒後茶餘，可供笑噱。

【獨醒雜志】宋曾敏行撰。敏行吉水人，自曾祖以來，在熙寧中皆不肯以新學求進。敏行守其家法，自號「獨醒道人」。此書多記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是非皆不詭於正間，及雜事，亦足廣見聞。凡十卷。

【歸田詩話】明瞿佑撰，三卷。所見頗淺。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歸潛志】元劉祁撰。凡十四卷。一卷至六卷，悉為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十一、十二兩卷，紀哀宗亡國始末。末二卷為雜說之文。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祁為金之太學生，元

兵入汴，遁還鄉里，勝其室曰『歸潛』，故以名書。後復出就試，西山之節不終見。

【鴻苞論詩】明屠隆撰，共爲鴻苞四十八卷，放誕駁雜，併所爲雜文案牘同編入之，體例尤爲鉅釘。

【避暑漫抄】宋陸游撰。雜誌唐宋間瑣事，異聞多他書所未載，間有一二斷語，亦足警世。諷俗

【避暑錄話】宋葉夢得撰。夢得練習舊聞，博通羣籍，其所敘述辨論，頗有稗考核。凡二卷。

【臨漢隱居詩話】宋魏泰撰，一卷。所論多薄元祐而重熙寧，稍持門戶之見，然精確之處亦有可取。

【蹇齋瑣錄】明尹直撰。多詳成化間事。而天順景泰兩朝亦復不略。作者隨所見聞記錄成帙，自足補正史之闕。

【雞肋編】宋莊季裕著，共三卷，多識軼聞舊事。

【雜志】原名隣幾雜志，宋江休

復撰。

【魏書】北齊魏收奉敕撰。紀十三列傳九十二，分爲一百三十卷。今本爲宋劉恕祖禹所校定，凡一百十四卷。

【簪雲樓雜記】清陳尙古著。所記皆異聞軼事，江浙爲多。至爲懿安雪失節之冤，尤見關係不小。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撰，共八卷。

【麓堂詩話】明李東陽撰。

【藤陰雜記】清戴璐著。專紀清代都門故事。目見耳聞，隨手漫筆，足資談助。

【簪曝偶談】明顧元慶撰。多讀書有得之言，不當作說部讀。

【顧曲雜言】明沈德符撰，一卷。專論南曲北曲之別，條分縷析，辨訂頗爲精確。

【顧愷之傳】出管書。

【鐵圍山叢談】宋蔡條撰。專誌北宋朝野軼聞，爲他書所未載。文筆稍嫌近蕪，而敘述皆據實。

【續詩話】宋司馬光撰，一卷。卷首自序謂續六一詩話而作。光不以詩名，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

【續墨客揮犀】墨客揮犀爲宋彭乘撰，故本書亦有人以爲係彭乘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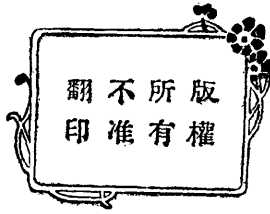
【權子】明耿定向撰。

【鑑誠錄】蜀何光遠撰。多記唐及五代間事，而蜀事爲多。凡十卷。

【靈異小錄】清葉廷琯撰。

【鷗波漁話】清葉廷琯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幽 默 詩 話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胡山源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上海大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唐蘇萍

# 諸子平議

精裝一冊

實價六角 (寄掛號費三分)

全書目錄

|      |         |        |
|------|---------|--------|
| 管子平議 | 管子春秋    | 韓非子平議  |
| 晏子春秋 | 呂氏春秋平議  | 董子春秋繁露 |
| 老子平議 | 賈子平議    | 淮南內經平議 |
| 墨子平議 | 楊子太元經平議 | 楊子法言平議 |
| 荀子平議 |         |        |
| 列子平議 |         |        |
| 莊子平議 |         |        |
| 商子平議 |         |        |

俞樾著

古聖哲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說，亦各有所得；或以政論見長，或樹仁義之幟，學者自亦不能等閒視之。是書盡攝諸子精要，按以文字上意義上之考證，以貢諸一般研究子書之人。茲將書目錄下：

世界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8644B

# 幽默詩話

胡山源編 精裝一冊五角 (寄費掛一三分)

是書爲幽默筆記之姊妹篇；取材分  
爲四部：幽默詩話 1，幽默詞話 2，  
爲四部。幽默曲話 3，幽默聯話 4，  
意趣詼諧，興味雋永，而足以引起  
美感者爲抉擇標準；並將其來源  
處注明，分類別，如鏡，堪  
爲學者參證之用。

世界書局發行